PL
2699
H73
1915
v.2

CHENG YU TUNG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8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xuejiuxintan028800

CHINA

新小說

學究新談

商務印書館
印行

PL
2699
H73
1915
V.12

新譯社會小說

俠女破奸記

劉幼新譯　二角五分

倫敦有貧女某傭於書記待聘公司。久之。知該公司爲亂黨機關。利用貧女以濟惡。非能介紹書記者。乃設種種方法。破其奸謀。鈎心鬭角。爾詐我虞。有五花八門之妙。譯筆亦文從字順。書凡八節。每節一事。自具首尾。合之爲長篇。分之爲短篇。於閱者尤便利焉。

新譯偵探小說

假跛人

汪德禕編　一角五分

書記紐約盜黨賄通富商之僕。喬裝跛人。竊富商珠寶鉅萬。旋以分贓不均。自相衝突。偵探利用之。乃得破獲。情節頗曲折。亦偵探案之佳者。

（完全華商）上海各埠商務印書館發行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PL
2699
H73
1915
v.2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East Asia

學究新談卷下

第十九回　尹子奇嘿籌演說費　吳公權大開請客筵

却說笑哥合吳公權商議。要捐歐陽亞春關大力的錢。公權答應。約笑哥請他們喫飯。勸捐二人評論一回。各自散去。子奇把章程交出。也自回去。走到半路。遇着一位大維新朋友。姓夏名奇峰。表字山子。他是城西女學校的教員。到過東洋。向來負有盛名。子奇最拜服的。連忙合他拱手。山子本是西裝。如今把辮髮養得長了。他的文明。只在脚下一雙皮鞋。頭上一頂外國帽子。上面看得出來。當下見了子奇。大喜道。久違了。我們喝酒去。子奇雖說是吸煙的人。與酒無緣。却靠着本來量大。還能喝一斤半斤。難得山子高興。不得不湊趣兒。二人同到四馬路德泰昌酒店坐下。堂倌見山子來到。是他家老主客。分外巴結。挪了兩塊簇新的毛巾送上。不消說是花雕兩小瓕好了。擺在夏尹面前。山子命他到徽館裏叫兩箇過酒碟子來。一碟醉蝦。一碟白斬雞。山子淺斟低酌。問子奇道。聽說你合吳笑二位商議開辦學堂。這是一樁極

文明的事。不料他們這班人。肯盡義務。却是難得。子奇道。笑哥本是箇讀書人。隱於彼業的。他的價値。學界中都能知道。不消小弟揄揚的了。他們同行中。也就只他。肯出錢倡辦。其餘的人。都不甚願意。還在那裏觀望。不肯捐款哩。山子道。原來如此。我來替他們發傳單。借張家花園演說。請他們同行中的朋友。都到。包他這事必成。這事不靠演說的熱力。那裏會成功呢。你去和他說罷。學界裏的事。脫不了我。他只消幫我些傳單費。借園包茶費。便好效勞的了。眞正慚愧。我們學界中。天天說盡義務。盡不了一樁義務。倒不如笑哥這樣熱心教育。還好不幫忙麼。子奇聲聲應諾。道有山子君出來演說。果然事必有成。我明天一早和笑哥說去便了。山子道。最好他請我去會一會面。這事還有箇商量。子奇道。會面倒很難的。他事兒也忙。不比小弟是合他混熟的了。可以隨隨便便。等他一刻半刻。也不甚要緊。或是他們有什麽朋友。商議祕密。也不消避小弟的。因此見面倒容易些。他素聞山子君的名。那敢怠慢。定然要必恭必敬的。斷見所以覺得爲難。有甚緊要的事。還是待小弟傳話罷。原來夏

山子維新的名望。雖然比子奇大些。恰也是家況清寒。有縫必鑽的。早就聽說吳笑二人。要開學堂。尹子奇替他定章程。不覺十分妒忌。對人說道。他們懂得什麼。也要開辦學堂。只怕上海灘上學堂擠不下。要開到黃浦江裏去了。尹子奇這箇人。我就認識他。眞是冒充新黨。肚子裏一點兒新氣都沒有的。他會定什麼章程呢。只好定他戒煙丸的數目。一頓幾粒罷。他背後的議論如此。及至見了子奇。他又想借着子奇走吳笑二人的路。不得不讚揚吳笑。却注重在見吳笑的面。子奇何等精明。暗道。我要引他見了吳笑。有了他地步。沒有了我的營生。那還了得。因此打定主意。不教他見吳笑。想出這篇話來。回覆了他。山子沒奈何。只得轉過念頭。要在他身上敲吳笑一箇大大的竹槓。便陪笑道。原來笑哥這般忙。你只把演說的話。合他說說罷。子奇答應。山子喝了兩壺酒。子奇只喝得一壺。瞥見一箇堂子裏的娘姨。穿件靑灰色竹布衫。竹布褲子。一雙天足。梳着漆黑光亮的髻。插帶着金扁簪兒。金押鬢兒。打從扶梯上來了。劈面就到自己這張桌面前。山子別轉頭。子奇却把兩隻色眼的視線。

注在這娘姨身上那知這娘姨更是奇怪偏偏轉到山子面前叫道夏大少爲啥該幾日勿到倪箇搭去哉山子發急道我又不姓夏你認錯了人了那娘姨碰了這箇頂子眞正晦氣啐了一口道阿是看見子鬼哉滿面通紅下樓去了子奇笑着問道這箇娘姨眞是稀奇怎樣知道山子君姓夏呢山子道有箇緣故舍弟前幾天販繭子到上海作興到過他堂子裏他看錯了只當是我我懶得和他說是舍弟就這般回覆了他倒乾淨些子奇道山子君眞是爽快但只據小弟意見這些地方偶然走走也不妨事山子君也太拘了山子正色道這算什麼話我們當教員的人第一是道德須要規行矩步不要說鴉片煙吸不得堂子裏也去不得的你說偶然走走不妨要知道被學生取了法去也說偶然走走不妨這不是彼此相欺麼我於這些上面的界限甚嚴生怕一朝失足我一人不要緊害了無數少年的道德我怎樣對得住社會呢中國的現象如此我們還敢泄泄沓沓跟着下流社會混去豈非是罪魁麼山子酒已有八分說這話時淚隨聲下子奇倒被他鬧得沒法半晌道山子君一

腔熱血是大衆公認的小弟如今把煙已戒盡也算得半箇完全人格我們在學界裏面本是最苦的苦業只不知我們這般心跡有人知道沒有山子道你足算好到極點也不過幾箇知己的人知道你要是吸烏煙逛堂子這箇風聲傳出去只怕通上海灘上都曉得郎如我今天遇着這箇娘姨難說就有人造謠言哩子奇忖道他倒脫卸得乾淨我知道他沒有兄弟確確鑿鑿是他做的倌人的娘姨我雖沒合他同過局我的朋友謝子蘭合他同了幾次局的眞人面前說假話這人實在可怕哩

慢言子奇肚裏菲薄山子且說山子酒已喝够了就叫堂倌來慿帳子奇假意搶慿山子道這是你搶不過我的我這裏有摺子可以上得子奇只得道聲破鈔堂倌把摺子呈上山子山子抽出來看過給了堂倌三十錢的小帳二人一同下樓拱手而別子奇回到寓處只見一副請客帖子子奇看時上面寫着謹詹十五日巳刻潔樽候教公權笑哥拜訂那公權笑哥四字却是雙行還有四箇字注在旁邊原來是席設吳宅子奇掐指一算暗道今天是初十日還有五天我倒要先去會會笑哥把山

子的話。合他說說看。分肥點兒油水。也是好的。我這幾天的煙資。正愁沒有着落哩。主意打定。次日便去訪笑哥。笑哥正在喫飯。聽說尹先生來了。忙叫請進來。子奇踱進客堂。笑哥起身相迎道。來得正好。就在這裏便飯罷。子奇道。屢次奉擾。不當。笑哥道。好說。叫家人添上碗筷。子奇看他飯菜果然豐盛。一樣冬瓜清燉南腿。一樣冬菇鴨子。一樣炒雞片兒。一樣炒蝦腰。還有一樣黃魚羹。一樣小白菜燒豆腐。座中並沒別人。就只他三箇兒子。笑哥叫他們叫老伯。子奇讚了幾句。一屁股坐下喫飯。覺得飯軟菜香。十分開胃。接連喫了兩碗。五人喫完。家人送上手巾。擦過臉。立起。笑哥拉子奇進了書房。叫家人添上一盞燈。二人對躺吸煙。笑哥道。請子翁的帖子。送到沒有。子奇道。送到了。就是爲捐款的事兒麼。笑哥道。正是。你看我們中國辦椿事兒難不難。不知道要費了多少唇舌。貼了多少酒飯。還不知這天能說得下說不下哩。子奇道。據我看來。只怕還未必說得下。這事總要學界裏的人。開箇演說會。鼓動他們的興致。再者。叫他們擠在場面上。不得不寫捐纔妥當哩。笑哥聽得這話。把煙槍放

下。沈下心想了一會道。子翁。你這話很有道理。怎麼能叫學界裏的人來演說呢。子奇道。這箇不難。待我去招呼幾箇同志。只要他們肯出頭。這演說會就開成了。笑哥大喜道。全仗子翁運動。子奇謙言不敢。當得效勞。笑哥接連呼煙。子奇也吸了幾口。滿屋裏青霞繚繞。紫霧紛騰。二人掉邊吸足。又吸水煙。閒談一會。子奇辭別回去。笑哥再三囑託邀人演說的事。子奇回去。暗自躊躇道。話便這般說了。虧得他倒深信。只是山子說的發傳單包茶。都有數目的。賺不到幾文。怎樣好開花帳呢。當晚喫過夜飯。一面吸煙。一面打主意。一邊五筒煙吸足。精神陡長。計上心來。不覺自言自語道。我立箇新名目。出來叫做演說費。有何不可。這是演說鋪第一遭開張。收費價目多定點兒不要緊。我定爲頭等演說名家。演說費洋五十圓。三人。二等演說名家演說費洋三十圓。五人。這麼辦法穩穩的騙他三百塊錢到手。我除却煙資零用還好添做幾身新衣服哩。當下子奇喜得心花開了。又抽了四口煙。以酬其勞。山子一層的話。置之不理。却忖道。此舉必成。倒也全虧山子。他教了我這箇妙法。如今是不客

氣。叫做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於是殺羿。古人就有這箇訣竅。算不得我的罪過。哩。原來子奇拿穩了。笑哥要上他圈套。所以這般喜悅。當晚安心睡覺。次日意欲去會笑哥。轉念一想。不好。我說的是運動同志。昨天回來。已經不早了。那裏運動得這樣快呢。今天是去不得的。主意已定。就在寓裏納悶一天。飯後。山子有書信一函送來。問及演說的話。子奇覆信。足足寫了兩箇時辰。內言笑哥已經合公權出帖子請喫飯。且候他們自伙裏說了再講。來人去後。當下就是胡子春來到。子奇問道。你這兩天在那裏逛逛。爲什麼不來。子春道。不消說起。我這兩天發熱傷風。很是難過。今天略好些。特來候你。那學堂怎樣了。到底開辦不開辦。我母舅要叫我到行裏去管帳哩。子春道。令母舅叫你到行裏管帳。想必薪水是可觀的。子春道。那裏會可觀呢。要是可觀。我用不着和你說。早已去了。子奇道。到底有幾塊錢一月呢。子春道。左右不過十塊八塊錢一月罷了。子奇道。還有分紅等等呢。子春道。通統沒有。包乾淨十塊錢。子奇道。你自己打定主意。要去只管去。我是不強留你的。要不去時。這學堂開

成。我包你十塊錢一月必有。子春道。這話果眞麼。子奇道。誰合你說頑話。子春喜謝道。全仗你合我爲力。你知道我親戚家的飯。我是不願意喫的。隨他少些。我也願意就別處。子奇把大拇指頭一豎道。好漢子。人都要自立。不靠親戚。就是有志氣。好好。子春兄。我們這學堂開辦。你總是箇大大的教員。子春大喜道謝。談了些閒話自回。子奇一天沒有出門。早早睡覺。次日忍不住。趕到笑哥家裏。只見一客堂的人。子奇一箇也不認得。笑哥略擡擡身。請他坐下。自己只顧合那一班人議事。子奇一句也懂不得。插不下嘴。呆坐在那裏等着。一直等到日落西山。這班人纔散。笑哥匆匆要出門去了。子奇只得告別而歸。暗道。演說費的話。一時倒不便說。況且他們已經請亞春大力喫飯。料他二人決不肯輕易捐錢。那時我再獻計不遲。眞是好事多磨。子奇說不得耐心等候。光陰易過。只隔一天。就是十五日。子奇第一箇到得公權家裏。那房子格局。也合笑哥處大同小異。就只客堂裏擺設的古玩多些。還有皇太后御筆賞的一幅行書。王爺中堂賞的書畫也不少。客堂裏都挂滿了。子奇忖道。倒底是

他們闊的多。尋常人家。那有這樣氣派。公權穿了一件半節綢衫。從上房出來。合子奇一揖。道今天勞駕了。請坐。子奇升了炕。公權獻茶。一切氣派。都合官場一般。子奇暗覺納罕。合公權閒談一會。原來公權比笑哥還要豪爽。子奇便想把演說會的話。合公權商量。未及啟齒。忽見門簾掀處。走了一箇人進來。公權起身相迎。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吳公權徧發傳單　周子郁往聽演說

却說尹子奇赴吳公權的筵席。見一箇客都沒到。就想合他談演說會的話。還沒開口。忽見有人進來。公權起身迎接。原來就是笑哥。當下笑哥坐下。對公權道。我那同班的人。都合我意見不合。我這學堂的事。不願意經手了。歸你辦去罷。我捐的五千銀子。明兒也交給你。勸捐開辦。都要你一力承當。公權勸道。你是一片美意。創這箇義舉。自然辦下去爲是。我不過幫你的忙罷了。他們合你意見不合。隨他們去。我們辦我們的事。就是他們不肯捐錢。我們兩人各捐五千。就是一萬。以後的經費。靠着

嗓子苦掙下來。還怕不夠麽。笑哥道。不是這般說。長年經費。我也樂助。只是他們都說我假斯文沽名釣譽。把我這一片熱心都埋沒了。我決意不出頭一樣出經費便了。捐簿帶在這裏。也交給你。說罷。就要辭去。公權見他主意打定。沒得挽回。也實在沒法。只得接了捐簿。便道。儘管不問這事。何妨喫了飯去。笑哥道。不妥不妥。我在這裏礙了你們說話。倒覺未便。公權還欲留時。笑哥業已走出去了。公權只得送別了他回來。不一會。歐陽亞春這班人一齊來到。公權都請他們坐了。看看客都到齊。就叫開席。定了坐。喫過一巡酒。公權不免開言道。今天這一局。兄弟是承笑哥的意思。開辦學堂。諸位老哥幫助點經費。成就這樁義舉。亞春道。笑哥也太得意了。他只知道自己是箇能人。假斯文的。看不起同事。我自己有錢。也會開辦學堂。冒充才子。犯不着拿了銀子。給他做場面。去公權笑道。亞兄錯怪了他。他並沒這樣的心思。況且他如今已不願管這樁事了。特特的交給兄弟管捐款經費。他依舊照常出這樣的人也算得滿腔熱血。這是義舉。據兄弟的愚見。列位隨緣樂助些。於自己的名譽上。

也很有益的。亞春等人聽了。面面相覷。牙齒縫裏也迸不出一箇肯字。子權淡淡的幫着公權說了幾句。也是無益。公權的話。却愈說愈緊。亞春有些動怒。公權也是箇大爺脾氣。那肯相讓。二人衝突起來。幾乎就要動手。被子奇合衆人解散了。須臾席終。亞春早已溜之大吉。公權把別客敷衍去了。然後回來。合子奇商議。子奇趁勢把演說會的策。獻了上去。公權搖頭。半晌。又是點頭。子奇猜不透他葫蘆裏賣的甚藥。不敢追問下去。只得告辭而別。隔了這麼半箇月光景。公權着人來請他去。子奇只得就去。公權接見了。道。我們的學堂。不要捐錢了。我合笑哥合辦。你拿三千塊錢去辦儀器圖書。送到學堂裏去便了。子奇詫異道。學堂在那裏。公權道。原來你還沒知道。有一箇富翁鄭炳如先生。聽得我們有這番義舉。借給我們一所房子。送我們一塊匾額。叫做優立公學堂。我本打算寫好了關書。過來敦請鄭先生。對我說。學堂請總辦。是要訂合同的。我們就此訂定了罷。子奇大喜。允諾。公權就叫家人搬出文房四寶。講明三十塊錢一月。請子奇寫了一張草底。公權把來謄出。送給子奇。又把一

張三千塊錢的票子。交給子奇。子奇那敢怠慢。接了票子。便去置辦圖書。却很很的賺了些扣頭。次日把圖書運到學堂。子奇就請了三位教員。胡子春也在其內。笑哥薦了一位監學。姓余名昆生。都是十塊錢一月。招考告白登了。報報名的人陸續而來。却都是優伶中的子弟。胡子春監考。出的題目。本就難做。十成中倒交了八成白卷。子奇弄得沒法。要不取。又都是東家一邊的子弟。要取了。却實在教不下去。然而東家臉面要緊。只得一齊取了。開學那天。公權笑哥都到。拜過孔夫子。進了課堂。倒都齊整。吳笑二人大喜。至晚方歸。隔了幾日。學生的老毛病發作。在課堂裏唱起戲來。子春沒法禁止。告知昆生。昆生到課堂裏喝他們不住。心中甚怒。二人同去稟知總辦。子奇道。這班學生開學時。我就知道有些不妥。如今果然。我們告知東家去。當下約了昆生。找到公權。正要訴說情由。公權先言道。你們來得甚好。我想我們這箇學堂經費不夠。還仗人家捐湊些。方能辦得下去。笑哥說索性發出傳單。請上海的幾位官紳到場演說。我們班裏要是捐錢的便准入會。不捐的不能入會。這麽一激。

他們自然肯捐錢了。你替我寫傳單去。子奇唯唯答應。趁空把學生難教的話告知公權。公權躊躇半天道。這些學生都是同夥中人子弟。要斥退了。得罪人使不得的。子奇道。我倒有箇法兒。如今趁這發傳單的機會。另外登報招考。要是貴同夥中子弟。捐過錢的便准進來。沒捐過錢的。一起斥退他們。這樣一激。他們捐錢。分外踴躍了。公權喜道。你這條陳倒很可以採用得。這章程合登報告白。你就替我辦去罷。子奇昆生別了公權。便回學堂。照公權吩咐的話。把各事辦妥。公權又具了幾副請帖。給上海官紳。一齊都允來到。這箇風聲傳出去。有好幾班同行的人。都願與會。或捐三百吊。或捐五百塊錢的不等。倒很湊集了一大注款子。歐陽亞春這班人。私下商議道。我們只因合笑哥鬧過節兒。沒肯捐錢。如今他們學堂倒開成了。又請下許多官紳。開什麼演說會。別班的人。尚且一齊都到。這們幾箇人不得到場。坍臺不坍臺呢。闕大力道。隨他們去。闊我只不捐錢。亞春道。不是這般說。那吳笑二人。想出種種法子。都只爲我們不捐錢。處處奚落我們。要不早些捐助。只怕他們招呼報館。把我

們不肯捐助的話。敘上幾句。那時壞了名頭。不必說。只怕連這班子裏都站不住。我們趁早要打主意。當時關大力舉魁光。還有一位王二瘸子。一位柏錦標。都面面相覷。半晌。魁光道。他們的主意也毒。我們如今捐錢已遲了。況且從前斬釘截鐵的不答應捐錢。而今自己湊上去說肯捐。這箇臺就坍不下來。亞春道。我認得胡大人的。我見他們請客單子。胡大人也在裏面。我把實情告知了他。等他出來轉灣。足算是他力勸我們捐的。這麽辦法。我們的面子也算過得去了。魁光喜道。既如此。我也願捐。大力道。我也願捐。王柏二人。都說願捐。亞春果然找到胡大人。把意思合他說了。胡大人自然肯成全他們。合吳笑說通。這一回。吳笑的同夥。齊都捐足了。并且同擔責任。長年經費的話。也議准了。到得開會那天。吳公權合笑哥先傳齊了一班同夥商議。笑哥道。我們這次演說。是各位大人都到的。總要站班迎接。大家預備衣帽纔是。公權道。你我都有職銜。衣帽自然齊備。他們從來不穿衣帽的。那裏會有呢。依我的愚見。也不消一齊去站班。只挑選幾位出得場的人去便了。笑哥點頭。魁光亞春

聽得這話。知道自己的儀表。很下得去。不怕不入選。王二瘸子關大力一干人。不三不四。心中有些忐忑。笑哥果然挑選了亞春魁光余小琴柏錦標四位。餘下的幾位都被黜落了。咕噥着嘴背過不提。公權吩咐他們四人。趕緊預備衣帽。就要到學堂去了。四人齊都出去預備。有租的。有借的。齊都穿戴了來。只畢魁光身軀長大。袍褂太短些。稍不登款。只得將就罷了。別班有衣帽的。也被吳笑二人。挑選幾箇。同去站班。其餘沒衣帽的人。只准到演說場聽演說去。別樣榮耀的事。一槪不得與聞。衆人倒都佩服他們二位挑選得公道。按下慢表。再說上海有一位維新的豪傑。姓周名文表。字子郁。他生平。醉心歐美。只恨自己力量不足。不能多開幾箇學堂。暢伸這箇歐化主義。忽然聽人傳說。上海的戲子。都開起學堂來。而且還發傳單演說。甚爲詫異。道中國的維新黨。連他們都要算在裏面。可喜可喜。這樣看來。歐化實在快。也是大家的幸福了。當下十分得意。可巧有他一位朋友。姓吳。名殷表。字子質。本來是優廩生出身。如今學做維新。正因接了吳笑的傳單。覺得詫異。來通知子郁的。二人見

面子質把傳單給子都看道你看不是稀奇事麼子都道事呢也不算奇我倒以爲必有的子質道你道這事算好不算好子都道有什麼不好令人生長在黑暗的中國受慣了重重壓制稍有點權力就覺得自己的身分高的了不得看得別人低微我們主義最要緊的是平等士紳算不得怎麼尊貴娼優隸卒算不得十分下賤要知道我們中國貴族專制政體行得久了所以把紳士擡得越高以下的人層層賤下去到娼優隸卒賤到極點了做了這箇行業幾乎一件公益事都不配他做去我就很不佩服他們也是一般的人假如行爲不端甘心下賤不必說了他們既有這般公益的思想就是紳士尚且不如他們那人格的高自不用說了你想上海官紳不在少處有了十萬幾十萬銀子只知道賽闊浪費那一箇肯提這麼十分之一二拿出來開學堂就只商界中人還有良心還肯創辦箇把學堂光光場面然而收人學費也就不算少了每月要人家出十塊八塊的學費貧苦的人那裏出得起名爲普及其實只成就幾箇富家子弟罷了他們一箇戲子輪到他開學堂論理還早到

很哩。即便創這箇義舉。於他們有什麼益處。別人還說借點名譽收回利益。他們用不着名譽的唱得好。做得好。就有名譽。就有利益。全不在乎。開學堂他們忽然激發了這一片熱心。居然創辦學堂。活活的把一班富官富商媿死。我所以崇拜他們不當以尋常的俗見論的了。子質聽了子郁這篇高論。方纔開悟。子郁就約他去聽演說。子質道這天弟學堂裏有課。不能奉陪。到了吳笑演說那天。子郁獨自去聽。可巧遇着那些官紳到堂。吳笑諸人穿好大衣大帽。鵠立在馬路旁邊伺候。子郁認得戴金頂子的二人。是公權笑哥。見他這般模樣。老大不佩服。忖道。做的事這般文明。為何伺候起官紳來。到底性質如此。改不過來。不覺歎息。一會兒。官紳都已進堂。吳笑諸人也就跟着進去。一直到花廳裏去了。子郁看不見他們在內如何光景。在花廳外面徘徊。就有余昆生領他到一班維新中人來聽演說的隊裏去。子郁自然合他們打招呼。雜七雜八的議論一回。也議論不出什麼道理。子郁悶悶不樂。一會兒堂裏有人來請他們喫點心。子郁辭了沒去。却叫人領到演說的三開大廳上看時。椅

子倒是外國式樣。做得很精緻的。等了許久。衆官紳纔進來。吳笑諸人。合一班聽演說的。一齊擁了進來。大家坐定洗耳恭聽。起先是一箇戴紅頂子的官兒。勉勉強強說了幾句。臉都漲得通紅。以次就是吳公權上檯。大家拍手。公權放出嗓子。說了一句道。我們開這箇學堂。子郁正要聽他底下的話。誰知他乾咳了幾聲。下文沒得說了。那臉上紅得合關公一般。子郁大笑不止。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談學務自誇能管理　閱課卷不覺笑胡盧

卻說郁子周聽得吳公權演說開學堂的事。只說了一句。就沒得說了。不覺大笑。公權被他這麼一笑。越發臊得無地可容。連前天預備的幾句話。要說也說不出了。只得下檯。其餘的人。更沒一箇敢上去演說了。只得招呼搖鈴的人。把鈴搖了幾搖。就此散場。幸而這時。各位官紳已去。沒有被他們看見這坍檯的樣子。也就罷了。當日公權吩咐尹子奇。另外招考。子奇只得再去登報。這回招考。沒有面情。果然有好些聰穎子弟。報名應考。胡子春出的題目。也都做得來了。自此這優立公學辦成。倒也

很有名譽的子奇十分得意。一天和子春二人。在奇芳茶館裏喫茶。會着好些學界中的同志。都恭維子奇管理的學務好。子奇道。不瞞諸君說。兄弟於這學務上面。是很留心的。從前幾位東洋留學的朋友回來。合兄弟至好。都蒙他們指教。因此得着訣竅。再沒有辦不好的學堂。子奇正在誇張。不防別張桌上。有一位蘇州辦學堂的唐文韶。表字舜卿。正因他辦的學堂裏屢起風潮。人家都說他學堂辦的不好。他不服氣。特地來到上海。考察學務。無意中聽得子奇說。很得辦學務的訣竅。不覺觸動了請教他的念頭。忙走過來。通問姓名。子奇那敢怠慢他。連忙讓他坐了。舜卿道。方纔聽說子翁辦的學堂好。願求指教。兄弟在蘇州。辦了一箇高等小學堂。自己想想也沒一件事不文明。學生只是不服。動不動合教員學監衝突。這是什麼原故呢。子奇道。這必是教員學監不好。不然。爲什麼學生要衝突呢。舜卿笑道。兄弟倒聽得一句笑話。前年南京城裏辦了一箇中學堂。每年總要換這麼三箇五箇教員。後來請到一位有本領的教員。那是各種學問。都能精通的。一天在課堂裏面。出了一箇理

學題目。學生不懂的。他又不肯細解。學生做不來了。都沒交卷。他急了儘催學生。學生恨極。都說他野蠻。他氣極。就到監督那裏訴寃去。誰知學生早已告到監督。說他不肯盡心教導。已經立案了。他不知道。還自投羅網去。被監督着實挖苦。說他不盡義務。這人骨氣倒很傲的。碰了這箇項子下來。只得預備辭館。卻氣憤不過。把粉筆在課堂黑版上。寫了八箇大字道。天下無不是的學生。你道好笑不好笑。如今子翁說起敝學堂來。也道是教員學監不好。據這麼講。直頭學生合父母一般。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那有不是的學生麼。舜卿說完這話。鬨堂大笑起來。原來這奇芳茶店。是學界中人聚會之所。別的桌上。也有些學堂中的教員等等。聽他這話說得入神。自然也好笑了。只尹子奇板着臉不笑。內中有一位魯筱垣道。舜翁也不要發這箇感慨。學生呢。知道什麼。他們都是年輕。不曾有過閱歷。那性質好的。自然懂得公理。不至合辦事人爲難。性質差些的。正要盡心教誨。如今有些教員。仗着自己的本領好。看不起學生。自然學生不服。還有那教員的本領不好。也被學生看得輕。容易起風

潮。就是這箇講究。要曉得學生。是人家的子弟。就合我們自己子弟一般。自己的子弟。有了錯處。只不過罵幾句。極而言之。打幾下也就算了。過了些時。依然待他好的。為何人家的子弟。就該兩樣看待呢。如今辦學堂的動不動開除學生。也不是箇正理。一開除了。他回去。父兄責備自不必說。甚至自己羞愧難當。鬱悶至病死的也不免。有幾箇不是造孽麼。我說辦學堂的不要把學生當做父母般的看待。卻要把學生當做自己的子弟般看待。原來教學生是要教的。不是合學堂動怒的事。曉得這箇道理。自己的心平。學生的心自然也平了。這麼辦。學生那有辦不好的理。等到學生心平。再誘導他學問。這就是造就國民的祕訣。舜卿聽他這一番話。可巧說中了自己的毛病。不覺臉上泛紅。原來舜卿在蘇州辦學堂。恰都是一班同志的朋友。充當學監合教員的。平時很有交情。聯成一氣。就只學生是新招來的。沒一點兒情面。那肯將就他們。便大家商議。都說外國的學堂。最講究規則。學生不敢不遵。這纔真是文明。我們也要學他纔好。所以定的章程。沒一點兒放鬆。起先是年紀小的學生

多些。自然被他壓服。沒得風潮。後來學生大了。又添一箇中學預備科。都是一二十歲的學生。就有點兒不受約束。向來學堂裏喫飯。是學生合教習分喫的。那學監想出主意。來要監他們喫飯。學生的主意也毒。他們就大家商議。索性在飯廳上吵起來。嘈嘈雜雜的大聲講話。後來竟有人豁起拳來。學監只作不知。教員卻看不過。把學生說了幾句。學生道。他不該管閒事。那教員是最合舜卿知己。就把這頂撞的學生告知舜卿開除了。後來又因中學預備科內。有些學生不上課堂。開除了幾箇。因此學生不服氣。會齊了都求退學。還是舜卿有主意。對學生說道。你們要退學。儘管退。我也不過一片熱心。要造就幾箇國民。所以開這箇學堂。并不指望什麼好處。你們想想。學費這般輕。還供給你們膳宿。我一年總要賠墊幾千銀子。你們去了。我落得省這幾千銀子。不很好麼。衆學生聽了。沒得駁回。心裏也感激他的好處。便又願留下讀書。但不肯受他的約束。舜卿沒法。這纔到上海來考察的。所以聽見魯筱垣說的話。有些刺耳。覺得自己也有錯處。一時良心發現。臉都紅了。半晌道。這話果然

不錯。學生是應該愛惜的。子奇道。話呢。誠然不錯。我也是這箇意思。我們學堂裏定的章程。本就從寬的。他們倒都遵守。我見別的學堂裏定的章程很嚴細。問起來。誰知沒一箇學生肯守的。要督責起來。就有風潮。鬧到後來。倒不如我們學堂裏整齊了。舜卿道。領教領教。兄弟明天還要到貴學堂看看哩。子奇道。明天恭候便了。當下各散。子奇回到學堂。聚齊了學監教員商議道。我們學堂。從沒有人來看過的。昨天我在奇芳喫茶。不該誇張我們的學堂好。被一位蘇州的朋友聽見了。要來看我們的學堂。我想別的都不必說。就只這些學生在臥室裏唱起什麼先帝爺三月裏來。不叫他笑滾了麼。你們有什麼法子。求告學生。請他們停一天兒唱。替我一齊上課堂去。能允了。就算你們的功勞。學監道。這不難。包在我身上。待我去說便了。各教員見他認了去。樂得省事。各自退出。到得晚上。余昆生走到學生的臥室去。只聽得唱戲的聲。豁拳的聲。鬧箇不休。昆生也是縐眉。不免硬着頭皮。進去說道。總辦有令。叫你們明天不要唱戲。大家上課。有人來看學堂哩。休得被他笑話。衆學生道。胡說。我

們唱戲是唱慣的。上課不上課。看我們高興。橫豎課堂裏總有幾箇人便了。昆生被他們啐了滿鼻子的灰。這纔僵哩。曉得這些人動起蠻來。不論什麼笑話都鬧得出的。不敢合他一般見識。只得垂頭喪氣。走到總辦室內回覆了他。子奇見昆生不行。又派子春去。子春的話。却比昆生說得隨和些。學生也不理他。子春覆命時。子奇弄得沒法。子春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明天要他們上課。只消每人賞給三角小洋。自然大家歡喜。都來上課了。子奇躊躇道。話呢誠然有理。只是這筆款子倒也不少。子春道。不多。一箇人三角。十箇人三塊。現在我們學堂裏統共六十箇人。三六一十八塊錢。還有幾箇告假回去的。好扣除一兩塊下來。只不過十五六塊錢罷了。子奇道。待我請收支上的嚴又青來商議商議着。言下便叫人去請收支上的嚴師爺。一會兒。那嚴又青來了。子奇告知就裏。又青道。東翁雖吩咐過要節省辦。只是這十幾塊錢。他也犯不着細算的。總辦儘管替他用。開銷上去便了。這是名譽上面的事。他沒有不願做的。子奇大喜。就叫又青明天出去兌角子。又青唯唯答應去了。子奇又叫

子春去對學生說合。又道。明天須要點名上課。下課時也要點名。不到的沒獎賞。子春奉命又去合學生說。學生聽說有獎賞。果然箇箇願上課堂。而且情願給他們點名。子春惟恐他們到了課堂。從中偷懶出去。便道。還要坐足六箇鐘頭。中間有躲避的。只給一半。都歸我們記暗號。衆學生吐吐舌頭。都說利害。沒法允了。子春又到子奇房裏。告知了他。子奇大喜。次日照辦。果然一箇箇學生都來應名。齊上課堂。子奇樂得手舞足蹈。拍拍子春的背道。今天要算你第一件大大功勞。子春也十分得意。子奇又吩咐廚房裏預備添菜。留舜卿喫飯。到得十下多鐘。舜卿一部馬車來了。家人來回。子奇趕忙迎了出去。子春卻在課堂裏。不能同去迎他。舜卿道。果然貴學堂規模不小。但是名目不好。太犯實了。我替你們改箇名目。叫做械樸學堂罷。子奇大喜道。好箇械樸學堂。就請舜翁大筆寫好。兄弟明日叫匠人去做罷。原來舜卿一筆好字。在蘇州是有名的。他的字要賣三塊錢一副對子哩。當下也不謙遜。就答應了。子奇一面叫人買紙磨墨。一面陪着舜卿到客廳裏就坐獻茶。又請了余昆生來合

舜卿見面閒談一會。舜卿便要去看課堂。子奇昆生領導他。一班一班的課堂看過來。到得胡子春的課堂。只見先生坐在那裏看書。一箇學生嚷道。我要出恭去了。子春不理。那學生站起來。往外就走。子春見他起來。正待發作。恰好擡頭見了舜卿。連忙起身招呼。舜卿跨進課堂。看那些學生。也有面前擺着些三字經幼學須知的。也有手裏拿着一本天水關桑園寄子這些唱本的。舜卿很覺詫異。却不便問。畧看一遍。就走了出來。子奇昆生陪他到了客廳。子奇道。到兄弟的臥室裏坐去罷。舜卿答應。三人同到總辦室。舜卿不免恭維子奇幾句。道他學堂裏果然整齊。實在應該這樣的。子奇非常得意。就把月考的卷子。檢了一大捆出來。請舜卿看。舜卿只得略爲翻閱。忽見一箇題目。却是白帝城論。那學生更妙。就把白帝城上唱本直抄了好些。還寫了幾箇錯字。那先生不問他抄不抄。把來單圈了幾句。有的句子。捉不定就沒有圈。舜卿忍不住好笑。子奇坐在一旁吸水煙。見他失笑。料想這本卷子。實在做得好。他看着得意。所以笑的。舜卿把看過的卷子理好。仍舊替他捆了起來。道已見一

斑。果然耳聞不如目見。子翁的高徒。有這樣文才。將來都是聖朝的供奉哩。要知這幾句話。是舜卿挖苦他的供奉呢。就是戲子的職分。子奇那裏得知。覺得他口氣是讚這些學生的文章好。不免謙道。他們那裏會做到供奉。不過胡亂謅幾句罷了。舜卿暗笑。道原來這人也是箇不通的。一會兒有人來請喫飯。照這學堂規矩。總辦是另外開的。子奇要獻出自己管理的好處來。叫把請客喫的一桌飯也擺在飯廳上。三人同上飯廳。舜卿忽聽得嘩啷一聲。嚇了一跳。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易教員改良械樸　講輿地陡起風潮

却說尹子奇留唐舜卿在飯廳上喫飯。正待舉箸。忽聽得嘩啷一聲。舜卿嚇了一跳。子奇子春昆生齊都起立看時。第五桌上一位學生。把菜碗砸破了一隻。撒得一地的菜。子奇問其所以。那學生嚷道。帳房裏只知道扣錢。叫廚子弄出這樣的菜來給我們喫。還有公理麼。這學堂本是我們家裏出錢開的。養着你們這一班人。也該在我們身上盡點兒義務。纔是子奇被他說得啞口無言。昆生認得他是公權的外甥

盧爾榆。不好得罪他。只得拉他到僻靜處勸道。你不要動氣。我去叫廚子來。給你添上一樣好菜。罷爾榆道。不稀罕。你叫廚子下次當心些。要再拿出這樣的菜來。我們連桌子都要掀翻的。昆生唯唯答應。爾榆纔平下這口氣。回到桌上喫飯去了。昆生告知了子奇。三人重復入座。舜卿問道。到底為什麼事。昆生道。學生合廚子鬬口。磁起碗來。被我罵了幾句。就沒事了。舜卿點頭道。不錯。應該罵的。飯後。墨已磨來。舜卿拉起一枝大筆。寫了棫樸學堂四箇大字。子奇子春昆生齊都贊好。舜卿起身告辭。子奇送他上車去了。自回便請昆生來商議道。學生這樣鬧皮氣。還了得。今天偏偏落在人家眼裏。傳揚出去。不是箇笑話麼。你快替我查出這箇學生的名字。我要斥退他。昆生搖頭道。使不得。這位學生。就是吳東家的外甥少爺。要斥退了他。得罪東家。我們在這裏也站不住了。子奇呆了半晌。歎道。現在的學堂。也實在難辦。既如此。只得罷了。次日子奇檢點學生的課卷。看到幾篇不妥當的文章。覺得難堪。暗道。我也忒冒失了。這樣的課卷。怎麼給人家看呢。怪不得唐舜卿看了只是笑。又說什麼

供奉之才。我聽說東家也授過供奉之職。莫非他說我們的學生。只好做箇戲子麼。再著胡子春出什麼白帝城論也太粗俗了。這樣的教員。我就不佩服。他倒要訪請幾位好教員。纔能教出些好學生來。有點兒功效。我這館地方能牢靠哩。主意已定。便到吳公權公館裏去說這樁事兒。可巧公權還沒出去。當下請進子奇坐定。公權問道。學堂裏還安靜麼。子奇道。倒很安靜。只是教員不好。沒什麼功效。我想把現在幾位教員一總辭退了。另外訪請高明的來教導他們。公權道。這事你有全權。看是怎樣好。便怎樣辦去。不消告知我的。子奇道。不是這般說。他們都是開辦時聘下來的。如今要辭退他們。總得公翁寫封信給他們。多送幾文盤纏。人家纔沒得話說。要就是這麼辭退。恐怕他們不肯走哩。公權縐眉道。這麼辦法。不是我來得罪他們麼。使不得使不得。他們都是讀書人。只不過景況難些。來我們學堂裏當箇教員罷了。其實他們身分比我高得許多。我正該敬重他們纔是。若是寫信辭退他們。這不是挫辱了他們麼。不比你是學堂的總辦。辭箇把教員。不妨事的。子奇道。公翁過謙了。

如今的世界有什麼身分高低只要有錢有勢就好拿出些威風來管他什麼讀書人都是公翁用的教員罷了。如今用不着他們。儘管辭退。包在兄弟身上。沒得意外的岔子。公權聽了。膽壯起來。便道。話雖如此。也要訪請到了好教員。再辭他們。子奇大喜道。包在兄弟身上。說罷。別了公權。便往他那幾位維新朋友處。訪請教員。果然謀教員館地的多。不上三日。已經訪到了三位好教員。都是新學界中赫赫有名的。子奇告知了公權。合他們訂定三年合同。這纔請公權出信。自己替他起稿。就說學生沒得功效。應請辭退。另圖。公權到底待人寬厚。每位批了二十塊錢的盤纏。叫帳房照發。子奇接了公權的信。合批單。別了公權。回到學堂。叫嚴又青照單。封好盤纏。遣信送給胡子春這干人。別人倒還沒得話說。只子春接了這封信。大為詫異。趕到子奇書房裏。嚷道。你既請了我來。為何半途而廢。如今不請我也好。送還我全年的束脩。我便去。不是這樣。我却不管課堂的事。束脩要照數送的。我就住在這裏。我們是老朋友。東家呢。決想不到辭退我們。都是你鬧的鬼。好好還我全年的束脩來。萬

事全休。你要不肯。我合你拼一拼罷。子奇見來勢不妙。只得賠笑道。你休動氣。我們原是好朋友。我不知道東家聽信了那箇的謠言。今天交給我這封信。你看不是東家的親筆麼。干我甚事。你要全年束脩。請到東家那裏要去。這學堂須不是我開的。我作不得主。子春沒法。只得答道。好好。我們就同去。子奇道。這却不能奉陪。你自去罷。子春憤火直冒。擄起衣袖。便要動手打他。子奇知道他力氣大。那老拳是喫不住的。便回過口道。老兄請住手。我陪你去。我陪你去。子春一把拉着子奇。便走。飛奔的到了吳公權公館裏。子奇走得喘不過氣來。公權正要到茶園裏去。見他們兩人揪扭而來。情知出了事故。當下請他們坐了。問子春有何見教。子春道。貴學堂請我來當教員。還沒到半年。就把我辭退。我有什麼錯處。這都是尹子奇進的讒言。我只問他要全年束脩。他說要你作主。我特特的拉他來見你。聽你判斷。你連他也辭退了。我便一文也不要你的。公權呆了一會。看看子奇。只見他氣得面皮鐵青。一言不發。公權想了想。便道。胡先生你鬧錯了。子奇并沒有進什麼讒言。倒是學生說的。因爲

合胡先生不甚投契。兄弟也沒得法子。只得請胡先生另圖高就的了。兄弟也很知道胡先生的景況爲難。既如此。待兄弟另送先生半年束脩罷。子春還待開言。公權吩咐家人封六十塊錢。送給胡師爺。站起來道。對不住。兄弟要出去了。說罷。一揖而去。子春無可如何。只得拿了六十塊錢。自去。子奇也回學堂。新聘的教員。陸續來到。子奇一一接待。替他們安置好了。就商議定功課。內中一箇無錫人。姓周名靈。表字子晉的。向來當慣教員。知道初級小學的程度。只應該讀些新編的國文歷史與地等類教科書。便合子奇商量照最文明的辦法。定了修身國文歷史與地算學唱歌體操各門。子奇甚爲佩服。依他的法子。立下一張表來。又定了好些課堂規則。不准學生私帶別的書籍進課堂來。起初稍有些衝突。到得後來。大家也就服他。安心用功。很有效驗。果然課卷也像箇課卷了。一天恰逢禮拜。子晉正想出門去逛逛。忽然外面來了一位朋友。姓葉名琛。表字蘅芳。投進文明名片。子晉連稱請他進來。一會兒蘅芳踱進子晉的臥室。子晉道。久闊了。我們有一箇多月不會面了。蘅芳道。可不

是。兄弟因爲學堂裏功課忙。沒得工夫出來。子晉道。正是。兄弟聽說你們學堂裏要起風潮。到底爲的什麽事。蘅芳道。不要說起。我們這學堂本來甚好。學生的西學程度。倒很不低。就只中學差些。自從去年來了幾箇同文館裏的學生。一味胡鬧。幸虧總教習白損軒先生。管理得法。把這風潮壓下去了。至今安然沒事。我們的監督本來很信這損軒先生。誰知提調陶評書接着了什麽學生的公稟。借此興波作浪。鬧得損軒先生站不住了。要想辭館而去。被監督留住。如今請了一位庶務長楊穉生。一意合損軒爲難。我們氣憤不過。也想辭館。看來是站不下去的。不過眼前敷衍罷了。子晉勸道。辭館也不是事。你既在裏面。就該補救纔好。蘅芳道。補救不來。那穉生不但合損軒爲難。看得我們這班舊教員。就如眼中釘一般。恨不能一總拔去。纔快活哩。二人正在談得熱鬧。忽然一人跑進來道。葉師爺。我找了你半天了。原來在這裏。白老爺叫小的來請葉師爺去談公事。現在學堂裏等着。師爺就去罷。蘅芳呆了一會。只得別了子晉自去。原來蘅芳就的館。就是尚武學堂。這學堂附設在船廠內。

船廠的總辦。姓褚名執敬。表字克家。本是箇秀才出身。捐了箇中書科中書。在京供職。可巧他一位同姓不宗的撫臺進京面聖。克家使盡千方百計。合他認了同宗。後來褚撫臺調任江蘇。克家借了一注銀子。捐箇三品銜候補道。指省江蘇。褚撫臺那有不照應他的理。因此委了他做這箇船廠總辦。克家在京城裏。曾經替人代庖。充當過三箇月的京師大學堂教員。因爲教錯了歷史上一樁故事。把赫連建都的統萬城。誤做平城了。被學生鬨堂大笑。爲此沒趣。辭了出來。只因有代庖大學堂一節。他就以爲懂得學務。見了學界的朋友。總要說幾句辦學堂的內行話。此次既然做了船廠總辦。不必說。找出前任總辦許多弊竇。上條陳。給撫臺。要怎樣怎樣的整頓。撫臺大喜。自然批的甚好。只這時克家一心在船廠上。如何革弊。如何弄錢。還沒工夫理會到學堂裏。所以尙武學堂中。倒還安靜。誰知褚撫臺不上半年。爲着一樁公事罣誤。革職留任。褚公氣憤不過。告病回家。後任是方棨字子楷。湖北人。現任安徽撫臺。調過來的。合褚公本有些意見不合。接印後。一反其所爲。把褚公委派的人員。

撤掉了許多。只褚克家的船廠差使。還沒撤哩。克家時刻躭心。打聽着這位中丞。最講究辦學堂。因此想從學務上面聯絡聯絡。只因白損軒是禮部主事出身。到過東洋。深明學務。這纔特特的請來做尙武學堂的總教習。注意在要他改良上箇把條陳。誇張他辦的學堂好。損軒呢。本就在上海城南同文學堂裏做過監督。只因彼處學生不受約束。辭館出來。如今到得尙武學堂。可巧。又遇見了。同。文學堂。裏。幾箇學。生。心裏。就。覺。躊。躇。幸而這幾位學生。打聽。得。褚。總。辦。很。信。任。他。不。敢。違。拗。都。聽。他。的。約。束。損。軒。始。克。安。心。就。下。損軒有點兒名士派。辦事上不大起勁的。克家託過他幾次。要上條陳。損軒雖則答應他。却不肯動筆。克家事不遂心。暗暗地恨他。只因自己公事忙。沒工夫理會他。就這麽含含糊糊的過了半年多。也是合當出事。一天學堂內一位輿地教員余仲鈞。教了學生一大篇政治輿地。又畫了一箇圖。叫他們記熟了。明天要考問的。這些學生散誕慣的。那箇理。他到得明天。這先生上課。果然考問。學生一箇都對答不出。那先生發話。說他們太不用心。學生當時自知理屈。沒得話

說下課後。大家聚在自修室裏。同文學堂裏考取來的一位齊賢思。一位莊中。一位莊左。一位未大全。都恨這余教員。賢思發話道。這余教員算什麼東西。他自己的輿地工夫。本來有限的很。倒在我們面前充內行。我明天上課時。總要駁他幾句。莊中道。駁他幾句。他倒不怕。就是他回答不來。也不過一時坍臺。他懷恨在心。暗中給我們苦喫。倒要提防着。據我說。不如把他這種腐敗樣子。稟給監督。等監督辭退了他。樂得眼前清淨。莊中說罷。齊賢思莊左未大全一齊拍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喜出望外得聞新樂　言聽計從招足逃兵

話說齊賢思莊中莊左未大全。要上稟給監督。辭退輿地教員余仲鈞。當時就由賢思主稿。稟帖上去。余仲鈞知道了。不安於位。便趁早辭館走了。從此這箇船廠裏的學堂。更加腐敗得不成樣子了。回頭再說唐舜卿看過械樸學堂。又有人請去看移風學堂。說起這移風學堂。原來是妓女們聚集資本開的。當初將開未開的時候。學

界中人箇箇反對此事。幸喜這學堂開在租界上。華官權力。便有些辦不到的地方。只得任其消長。又喜得這些捐錢的妓女。略略有點堅定性格。果然把這件事辦成了。但是這學堂課程。除了識字解釋字理之外。只有女工樂藝三項專門。因爲女子們。不能不識字知理。並不能以自己處了下位。便自甘於下流。不應讀書知理。所以定了課程以識字知理。爲第一級專門。其餘西文東文。亦不過預備。任便這些學生考習。第二級女工。因爲女子。沒有女工。並無生活可做。女子即寸步難移。針頭線腳不齊。即永遠不能作女子分內之事。所以定女工作爲第二級專門。這箇學堂原是樂戶開的。因爲中國國樂失散。久已無傳。大家就請了音樂會專科高等學生。編造了四等中國國歌。把中國舊樂器節繁去簡。留了些精華。再參入西方軍樂。合爲一般的聲音。也將西國繁重的聲音刪了。併到中國樂器之內。一齊發響。非凡高華瀏亮。比到中國舊樂樂聲。但只有激裂鼓舞的聲音。並無一些委靡淒切的音韻。使人聽了。箇箇有發皇蹈厲的心思。人人起發憤有爲的勇志。決不致使人聽了。沈昏欲

睡。流蕩忘返。所以這箇學堂開了。社會亦頗歡迎。這一次唐舜卿。來看這箇學堂。大家業已預備好了。並不致於和械樸學堂一樣。措手不及。諸事業已派定。等到唐舜卿馬車到門。學生軍隊列隊奏樂。卽用尋常迎賓樂章。洋洋盈耳。已覺分外好聽。等到辦事人引唐舜卿。同入講堂。學生已排班唱歌。學員奏風琴同和。以述仰慕之意。經辦事人告知此意。舜卿愧不敢當。謙遜了許久。學生唱歌已畢。請入客廳。然後請獻新戲。第一齣是秦如雲的招國魂。第二齣是陸綺霞的俠女子。第三齣是金雲嬌的勇丈夫。第四齣是李詠的美社會。歌喉一串。檀板入雲。兩旁軍樂大作。秦如雲扮一美婦人入場。兩手執中國龍旗。滿身淡黃衣服。細腰闊裙。短襟窄袖。翩躚而舞。說不出那一種慘淡經營的樣子。只聽如雲首唱。大衆和道。

我國東海兮東海之東。泱泱大風兮雄中之雄。飛翔昊天兮奔游龍。橫壓大地兮摶雲鵬。首出世界兮作主人翁之翁。

舜卿大樂。拍案叫絕。一時臺下衆人。亦復拍掌如雷。以後舜卿便目迷五色。自己也

說。不。盡。種。種。好。處。做。書。的。人。也。無。從。揣。摩。只。得。擱。筆。等。到。調。查。清。白。後。面。再。續。此時四戲將完。辦事人又來告道。這是本學堂。要想。改。良。戲。曲。的。苦。心。究。竟。能。行。得。出。行不。出。亦。未。可。知。舜卿道。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堅。定。天。下。事。斷。無。不。成。的。辦。事。人。領。首。會。意。一、時、戲、完、各、散。也、不、請、舜、卿、會、食。僅、獻、茶、點、而、已。舜卿回去。耳中。猶。有。餘。音。嫋嫋。可。聽。不。覺。神。移。着。累。日。一日正要出門訪客。忽然接着一箇蘇州電報催他回去。舜卿遂打點第二日。一早附火車溯行。恰好這日有一位阮知府要去到蘇州舉辦徵。兵。舜卿聽見徵兵二字。是文明強國種子。不覺心動。倒要順便考察徵兵內容。一則。以。爲。徵。兵。是。關。乎。全。國。進。步。二則。以。爲。徵。兵。也。是。學。生。影。響。心中動了念頭。斷乎強壓不住的。第二日一早到火車棧等候。等得一箇不耐煩。方見四箇人擡了一乘破轎。到車棧歇着。後面兩箇家丁。帶了煙槍煙燈。各色具備。坐了東洋車跟在後面。大轎一停。東洋車跟着就停。兩箇管家走近轎邊。揭開簾子。豈知。這。乘。轎。裏。的。人。竟。自。睡。着。去。了。叫。了。幾。聲。方。把。他。叫。醒。兩。箇。家。丁。使。勁。的。拉。出。轎。來。跨。出。轎。槓。倘。是。閉。

着眼睛儼如屍首一般一脚絆倒了轎槓幾乎跌了一箇倒栽葱幸虧有兩箇家丁扶着不致栽觔斗兩箇家人好容易攙扶上了火車尋了一間頭等房間坐位讓他睡着兩箇家人手忙脚亂連忙打開了煙具點上了煙燈抽出許多煙槍燒了好幾口煙請這位轎裏擡來的老爺喫了方聽見這老爺說快開車了他們諸位老爺到那裏去了家丁說早哩他們只怕還沒有起身呢說猶未了只見車棧門口接連有四部車子車到却是三箇男的一箇女的四箇人眼泡都是腫的三箇男的更是面色發黑滿臉煙容一箇女的雖有幾分姿色却是大脚嘴脣發黑像是新上煙癮的多半是堂子裏大姐樣式舜卿無心理會只聽那箇家人笑道好了好了來了來了我們大人在那裏着急呢胡老爺你怎的還要帶一位姨太太去徵兵嗎胡老爺說我們三箇人昨夜在他家抽了一夜的煙抽到這時候纔來他也一夜未睡他是來送我的並不到蘇州去舜卿聽了恍然方知前頭來的是位候補知府這三位來的就是咨調來的練兵隨員舜卿不免暗暗納悶心中躊躇道如此看來蘇州徵兵又

是糟糕了。弄了這一班煙鬼到蘇州。只好去練煙槍煙礮。那有功夫去練洋槍洋礮。姑且不提。看他到了蘇州。再有什麼舉動。一時開車。那大人已經擺出一副煙盤抽煙。一時間三副煙盤也齊齊擺出。却好兩邊兩箇。兩邊對喫。呼拉呼拉。好不熱鬧。過了兩鐘。到了蘇州。各人跟人收拾煙具。跟了就去。打聽說住在盤門絲廠裏面。舜卿急於調查這四位行蹤。也跟到盤門一箇客棧住下。果不多時。四乘轎子一直進城。半夜方回。次日打聽。方知是到小陳家喫花酒。這也官場應酬應有的舉動。也不爲怪。再用心細訪消息。幸得練兵新章。帶兵官非由學生出身。不得分派。這幾位煙鬼只得派爲收支文案。終日鬼混。自己又不知道自己醜處。每每想出花樣生發生發。四箇人每月要喫四十八箇公板大土。還要到廣成信來帶清膏。有人代他預算。每日至少也要燒到三十兩膏子一天。這話暫擱。話說各省徵兵。原爲提倡軍人資格起見。當過徵兵之後。地方官遇事保護。不得輕視。所以大衆傾心。方肯投身軍界。這等軍人。原非前幾年募兵可比。竟爲世界上至尊至貴的人格。這幾位煙鬼。就應該

知道這事非同小可。不是輕容易可以亂動的。誰知這幾位煙鬼。平日這顧抽煙。並不講求時事。以致連徵兵二字。不解作何說法。也當作尋常兵勇看待。照例扣月錢。誰知徵兵不服。接二連三。吵了好幾十次。幸而沒出大事。一日。忽然奉到撫臺嚴札。要派出本隊軍隊前往南京會操。各營徵兵。因爲平時統領。只顧喫煙喫花酒。並不十分注意。在操練上用功。以致各營徵兵嬌養慣了。竟致操練陣法步伐。一些兒也沒有。不免內愧生慙。因慙生忿。盡行歸罪在統領教練不善。又因跋涉長途。喫不起這種苦處。不免有兩箇私逃的。始而每日不過一兩人。繼而大衆看看統領。也不追究。由漸而入。遂至每日有三四起人逃走。那知府看看自己隊裏。逃兵日多。若到了南京。竟至無人可以會操。面子上不好看。心中又不免着急。就請了三位老爺來商量此事。其中一位老爺。就出主意道。以軍法從事。教他幾箇看看。他們再敢逃不逃。那知府道。不好。現在的徵兵。和嬌養的兒子一般。打也不敢打他一下。那裏還可以殺嗎。又一位老爺道。如此說來。只得隨路再招幾箇叫化子。添補人數。足了就完了。那

知府道。叫化子。沒。有。操。過。的。到了。會。操。的。時。候。却又。怎。樣。他。道。要是要操過的人。除非就在這裏私鹽販子。請兩箇出來。那是操起來沒有不好看的。而且這班人收了。依我看起來。到此徵兵有用。那知府想了一會。道這箇主意。好却好。只是露不得風聲。一露風聲。前程莫保。現在只好就照辦。仔細些。不要弄出事來。大家臉上不好看。說畢退出。便一路暗中亂招私鹽販子。充補逃兵之數。誰知一招就招出一件新聞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大勝關徵兵受激刺　南京城煙鬼樂逍遙

話說招募鹽販。以補逃兵的數。這招來的人。都是要想借此做一筆私鹽生意。起先的帶私鹽。尚是偸偸摸摸。不敢聲張。這一回營裏自帶私鹽。自稱軍鹽。却是堂而皇之。闖禍越卡。沒有人敢查他一查。又不知那一箇不識時務的。暗地裏却通信把南京大勝關釐局委員。說是新來會操的營頭。內中夾帶私貨。這位委員。也是有大脚路。的。却。不。怕。得。罪。人。等。他。一。到。便。帶。了。綠。勇。巡。丁。不。由。分。說。一。湧。上。前。將。徵。兵。攔。截。

見物。即。搜。這。班。帶。私。鹽。的。販。子。早。已。見。勢。頭。不。佳。逃。走。淨。盡。只。賸下一半眞的徵兵。與他對敵。這。帶。的。私。鹽。只。有。幾。位。收。支。文。案。是。明。白。的。除。此。以。外。又。無。人。知。道。就是同行的眞的徵兵。都是一班少年。平。生。沒。有。受。過。風。波。出。過。遠。門。的。人。並。不。知。道。可。以。借。此。夾。帶。私。貨。看。看。釐。卡。巡。丁。過。於。恃。强。欺。侮。箇。箇。都。要。當。面。受。辱。回。想。當。初。徵。兵。時。候。一。切。尊。貴。軍。人。的。話。都。成。了。空。話。不。由。的。衆。心。不。服。激。成。大。變。內中有箇徵兵。姓名叫許報國。年紀不過十七歲。也是讀書士子出身。看見釐局巡丁。强壓徵兵。如。搜。盜。賊。不。覺。怒。發。沖。冠。要。想。捨。身。一。戰。既。而。一。想。一。箇。人。怎。能。敵。住。衆。人。却好事有湊巧。看見一枝大令。正插在行軍馬前。遂走近守令的軍官前說道。這事愈弄愈大了。非用大令彈壓不可。守令的軍官怕事。聽了許報國的話。看他年紀甚輕。料他幹不出甚麼事來。遂瞪目大聲道。我是不去。倒是你去罷。一手拔出大令。向許報國臉上一戳。許。報。國。正。在。火。頭。性。子。上。也。不。管。事。大。事。小。順。手。奪。了。過。來。立。即。跑。在。亂。人。隊。裏。高。聲。嚷。道。巡。丁。欺。侮。徵。兵。情。形。可。惡。我。有。了。令。箭。了。你。們。打。呀。打。呀。這一班

徵兵全是好事少年看見有人捧了令箭叫打大衆都以爲統帥叫打遂人人抖擻威風箇箇不顧性命横衝直撞一陣亂喊從自己營裏打出去打到大勝關把箇大勝關關卡搗毀淨盡關上的人幸而知風逃避沒有人敢來阻擋任他們拆的拆搗的搗這裏幾位的大人老爺箇箇都沒有喫煙發了癮一動也不能動竟沒有一箇人敢出來說句話那裏徵兵正打得高興這許報國又拿着令箭高聲嚷道這是箇總局他們還有分局哩我們趁着今日一氣拆了他的罷也可替數十年商民出氣說罷大家哄然一跑又跟着許報國去打第二釐卡早已有人知風報信把一切要緊物件拿了逃去了這裏許報國統率亂兵又到第二箇釐卡雖是巡丁人人手中都有兵器却看見徵兵手中箇箇都有洋槍沒有人敢捨身出來放一箇屁儘其任性亂拆亂打只聽這裏乒乒乓乓那裏嗶嗶拍拍滿天的灰塵翱舞空中竟致對面看不出人連屋上瓦片他們也要拉過精光不許他有一片完全瓦片果然造一所房屋要一年拆一所房屋只一天釐卡上房屋向來是不結實的那銷一刻功夫遂

拆成平地。許報國督率衆人。拆完第二箇。又去拆第三箇。自從午前拆起。一直拆到傍晚。拆到了朱雀橋。共總拆了七箇。大家筋疲力竭。盡興而回。一路說說笑笑。好不興頭。走回大勝關。剛要尋自己營頭安歇。不料行營前有一大隊人馬。攔住了不許進去。爲時已晚。也看不出那一營營兵。這一大隊人馬中。便有一箇軍官走來說道。制臺有令。要繳還軍器。方許放回營中。看官你道這隊兵是那裏來的。原來徵兵當初在大勝關的時候。此時南京地方。漸有進步。早已舉辦了德律風。彼此都可以從電話中通信。這時候釐局總辦、早已從電話筒裏稟報釐金總局。釐金總局稟報制臺。制臺方派兵出來彈壓。幾箇週折。已經挨了時候。又況派來彈壓兵丁的。從城裏由南而北。這裏亂兵。是從城外由北而南。兩面竟不鬬頭。論理這樁事。純是帶兵官辦理不善。究與徵兵無干。要是半路不招私鹽販子。那箇會帶私鹽。那箇會受釐卡淩辱。就是釐卡上明知有夾帶私貨的兵丁。也應該先和帶兵官商量。大家合力嚴查。也就分出青紅皂白。到底是徵兵不是徵兵。犯罪那有含混糊塗一筆抹煞。逢兵必

搜。就是守令的軍官事到臨頭只有挺身出來辦事或是排解或是彈壓那裏有用。急激的言語的。總之此事一則誤於辦事的終日抽煙不顧公事。二則誤於這班煙鬼。不知時事。混招鹽販。貽害好人。弄到後來帶私貨的反逃去了。倒連累了眞的徽兵。這不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嗎。就是這許報國起初無非想寶貴自己軍人資格。不許他人侵犯。並非有意闖禍。等到後來振臂一呼。也無非想洩洩胸中悶氣。究於本心。是無絲毫不光明的。俗語說的好。做官總要詳情。那裏可以偏聽一面之詞的。誰知近來世上的人都和糊塗蟲一般。竟沒有一箇明理的。當時制臺派來的兵丁。收了亂兵軍火。派來的統領就入營盤查問。誰是捧令號召的人。許報國氣沖沖的走近前。高聲答道。是我。派來的統領道。制臺要請你去呢。許報國道。去就去。那箇還怕事不成。派來的統領道。好男子。你就是捧令的軍官嗎。許報國道。不是。派來統領道。你不是捧令的軍官。這令箭怎會到你手裏。許報國道。是捧令軍官送把我的。派來的統領道。這樣說來。這位捧令軍官要請他同去的。說罷。便叫跟來兵丁請到了。

一起同行。大家遂簇擁着派來的統領。上馬而去。不多一時。到了制臺衙門。制臺傳出話來。說是發在營務處審問。於是又帶了許報國到營務處。此時營務處已散。只有一箇空衙門。因爲制臺發下來的大案。連忙到各處當營務差使候補道公館去請到營務處會訊。南京地方又大。走了半夜。方將各位當營務處差使候補道請齊。大家又要喫煙。又要喫點心。方能在公館起身。等到在營務處會齊。業已東方大白。早已沸沸揚揚滿城。傳徧了。這一起。徵兵。喫苦。不。打。緊。於是。滿城。的。徵兵。大家。動了。公憤。要與巡丁爲難。好容易大家勸住了。靜聽制臺發落。再行商議。那知大關上委員。只顧私財。不顧公論。這一次被許報國等打壞釐卡。不免於他自己出息有損。恨如切骨。日夜在制臺跟前託人進言。道南京地方徵兵又多。要不照軍令行事。以後人民豈能安居嗎。非殺不可。制臺聽了這話。也是有理。遂批飭營務處訊問。營務處早已聽得徵兵起鬧。爲了這事大動公憤。不敢十分嚴辦。不過定一箇永遠監禁的罪名。大關上委員聽得這箇風聲。以爲自己出不得這口怨氣。不好再在南京稱强。

遂暗地出箇主意。叫通省釐卡巡丁。全行罷役。果然次日各關卡巡丁。不去檢收商稅。聲勢洶洶。不可終日。這是全省財政所關。事情越鬧越大了。遂把許報國就地正法。可憐這許報國年紀不過十七歲。當初原想以身報國。故取了報國二字做了名字。豈知一腔熱血。瓦解冰銷。身子到沒有報國。這一次因爲勇於任事。要想保全公衆體面。倒反做了刀下寃鬼。又不料營務處極其腐敗。還箇殺人劊子手。也尋不出一箇。倒反請出地方官上元縣。做了監斬官。將許報國剝去衣服。週身捆綁。送到向來殺囚犯地方去殺。一時南京學界。大爲不服。全省徵兵。大動公憤。先是大家已有蠢動之勢。各處派人勸住。都說聽制臺發落。以爲必可平允。那知道是這樣結局。於是軍營界的人。各發傳單。要向釐局巡丁報仇。人人摩拳擦掌。處處打草驚蛇。弄得滿城不得平安。大家紛紛逃避。也有搬家的。也有收場不做生意的。甚至連秦淮河裏。妓女也不敢出門。一種蕭條的氣象。居然是箇逃兵荒的樣子。還是營務處委員有計策。連夜趕忙上院稟見。自己做了條陳。一時看也看不清楚。說也說不上來。制

臺說。你到這時候。不用做。文章了。你趕快拿箇主意。彈壓他們。就是了。一句話打動了這委員聰明竅。忙即回悟過來。隨即面請道。還是大帥發令。各處要路。不許徵兵過橋。挨過幾天。就可淡下去了。制臺也回悟過來。忙叫中軍。再派營官。東西南北各城門。各街口。均叫人派了人。拿了令箭。禁止徵兵來往。果然登高一喚。羣下皆應。制臺的命令。自與別官不同。霎時間大令一傳。頓時把箇南京城。壓得靜靜的。雞犬無聲。又虧得南京學界裏。連夜發出了傳單。奉勸徵兵。不可妄動。不可自己。失了軍人資格。使外國。笑話。這面。徵兵。得了。這箇傳單。到底。讀書。知理。人多。就此。平和了。結後來學界。又覺得。巡丁。太無。情理。大家。又遞了。公稟。再把。釐局委員差使。撤了。又把向來滋事巡丁。拿到幾箇。監禁起來。方爲公允。制臺也允照辦。就是。便宜了。幾箇。煙鬼。和。一箇。捧令。軍官。首先。發難。人都置。不問。這件事。總算平定了。不料不多時。南京城又出一件學界風潮。把監督剪了辮子。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竊名譽忝附時流　截辮髮難爲監督

且說南京有箇昌明學校在城裏鈔庫街。本是私立的。這昌明學校的發起人。姓沈名蔭齊。號鳳林。是六合縣人。從前做秀才的時候。一樣也念八股念試帖。等到朝廷變法。廢了科舉。沈鳳林也改絃易轍了。他家裏向稱富有。開着好幾座當舖。還有分到上海天津各處的綢緞舖子。沈鳳林有樣本領。是一生專在名譽上做工夫。有的是錢。把來結交官府。今天請某觀察。明天請某太守。見着稍爲有些聲望的。年紀大的就拜他做老師。四時八節的孝敬。年紀輕的就和他換帖拜把子。如兄若弟。十分親熱。有幾箇有骨氣的。看他這種樣子。覺得卑鄙。都不去理他。其餘那些窮候補。以及奔走風塵的志士。卻當他是箇孟嘗君。久而久之。人家曉得沈鳳林是名士。他又把平日詩文之類。刻了專集。到處送人。等到朝廷變了法。還不上兩三箇月。他又把著作刻了。送人就換了什麼天下大勢論。盧梭學說。孟德斯鳩學說。人家都詫異說沈鳳林雖五官并用。兩三箇月裏也看不完這些書。就算看完。這些書非平素有心得的。也發不出這種議論。又過了些時候。朝廷詔令各省設立學堂。沈鳳林首先捐

輸一萬吊錢。及一所大房子。作爲蒙養學堂。就是這昌明學堂了。稟帖到了學務處。學務處大爲獎勵。說他能毀家興學。培植人材。洵屬熱心各等語。更把他興頭的了不得。有班慕浮名的學界朋友。都來恭維他。沈鳳林日日被他們恭維。恭維得自己也忘其所以然。居然是大英雄大豪傑了。此時沈鳳林又在捐局裏報捐了箇試用道。便紅頂花翎起來。有時也夾在鄉紳隊裏隨班行禮。這年兩江高等學堂。爲着起了風潮。監督自行辭退了。沈鳳林便託了許多人。來鑽謀這箇缺。先在裏面運動好了。過了幾日。果然奉到高等學堂監督一差。查有沈紳蔭齊堪膺是選云云。沈鳳林登時上院謝委。制臺不過勉勵了幾句。擇了吉日。便去到差。那裏曉得兩江高等學堂。肄業諸生。是各府各州縣所立中立學堂中送來的。學問程度。却有極好的。他們初以爲沈監督必是非常人物。所以大家遵守規矩。沒有一箇不恭順。時候久了。漸漸覺得沈監督到處外行。便有瞧不起他意思。沈鳳林有些明白了。想用法子去覊縻學生。他本來在南京花牌樓開了一座大書局。連着編輯所的。上至教科課本。下

至小說。無一不收。他便在書局門口。貼了一張紅紙。說是本局兼收外來撰譯各稿。又暗暗囑咐總理人。凡是高等學堂學生拿來的稿件。無論如何不通。總得收買。而且價錢較平時從豐。高等學堂學生。得了這箇風聲。箇箇人在自修室裏。無明無夜。著起書來。一脫了稿。就拿到沈監督開的書局子裏去。經理人得了東家的吩咐。自然來一樣。收一樣。不上兩箇月。就收了無數若干的稿子。帳上開銷到兩萬多塊錢。高等學堂的學生。從此便歌功頌德了。後來沈鳳林見學生們貪得無厭。煩不勝煩。他的書局裏。每天送稿子來求售的。擠破了大門。漸漸的用出挑剔手段來。十種裏不過收箇五六種。又過了些時。書局裏經費支絀了。十種裏不過收上兩三種。到後來。爽性不收了。學生們從前是歌功頌德。到了現在却是罵不絕口了。沈鳳林裝做不聽見。也只索罷了。那年十二月裏。高等學堂照各學堂例。放了年假。有些學生。過不了年的。便來想弄沈監督的錢。內中有箇上元縣的廩膳生。叫做李摶鵬的。為人極其刁猾。還有一箇棚紹元。一箇張亞禹。平日是和李摶鵬一鼻孔出氣的。摶鵬為

着看上了釣魚巷一箇姑娘叫做五子的。每逢禮拜放假。必去嫖一夜。前前後後。所化也不少了。到了年底。還有百十塊錢的局包。沒有開發。窮極無聊。約了柳張二人。寫了一封信。送到監督公館裏去。說每人要借二百塊錢。沈鳳林看了。沒有理會。李搏鵬又寫了封信去。沈鳳林惱了。把信丟在地下。叫把送信的人趕出。搏鵬從此恨極了沈監督。鴨蛋裏尋骨頭似的。到處找他的錯兒。明年正月。照例開學。沈鳳林仍舊做他的監督。這些學生。便不似從前那樣的馴謹了。動不動打盤砸碗。有時在飯廳上。把菜潑了滿地。監督走出去申斥他們。他們早已一鬨散了。這盤那箇打的。這碗那箇砸的。值飯廳雖知道。却不敢說出姓名。沈鳳林也拿他們無可如何。一日合當有事。沈鳳林正在監督的休息室裏。忽然門鈴一響。一箇面生的走了進來。把了一封信。望寫字臺上一丟。回身跑了。沈鳳林拆開一看。原來是封情書。沈鳳林大怒。正待喚人查究這送信的人是那裏來的。這封信是誰人寄的。暴跳未了。李搏鵬等兩三人。忽然闖了進來。看見這封信。伸手抓了去。出了監督的休息室。嘴裏大嚷道。

請看監督情婦之書。一路嚷了出來。卽有許多學生。圍着要看。摶鵬索性拿到講堂上。當着大衆朗誦一遍。衆學生一齊鼓噪道。監督是我們的表率。現在監督犯了淫行。當如何處治。以儆官邪。講堂上登時大聲忽起。沈鳳林氣得目瞪口呆。自己不好意思出去。叫監起居的去約束衆學生。監起居的去不多時。蹌蹌踉踉跑了回來。說他們要拿這封信去告訴制臺呢。沈鳳林道。奇了。我非但沒有這回事。并且不認得這箇人。他們明明做了圈套來誣衊我。他們不去告訴制臺。我還要去告訴制臺。務須澈底清查。把主使的人。斥退他們一兩箇。以儆效尤。監起居的得了這句話。又跑將出去。照樣說了一遍。衆學生方始散了。沈鳳林有箇脾氣。喫了中飯。必須睡午覺的。剛纔躺下。便昏昏沈沈的睡着了。等到醒來。喚服伺的人進來打臉水。一眼看見桌子上亮晃晃的有樣東西。原來是把剪刀。心裏想這樣東西是那裏來的。正在疑惑。服伺的人端了臉水進來了。沈鳳林站起來洗臉。服伺的人失驚道。大人你自己的辮子呢。沈鳳林伸手一摸。辮子已經去了大半截了。怪不得頭頸裏亂蓬蓬的。沈

鳳林這一急非同小可。一面喝叫拿人。一面吩咐提轎子上院去。說是拿人。這人那裏去拿呢。況且是監督的休息室。除掉教習學生之類。沒有一箇外人。明明是學生弄的鬼了。沈鳳林當時暴跳如雷。及至轎夫把轎子端整好了。沈鳳林匆匆坐好了。擡出學堂門。剛出二門。有許多人圍在那裏看沈監督的辮子。高高掛在那裏。旁邊還有一張字。大約寫的是沈監督私通蕩婦。擅自往來書簡。不顧廉恥。不惜聲名。加以割辮之刑。以期儆戒云云。沈鳳林上了院。訴明了原委。制臺也沒有什麼法子想。只叫把李擣鵬柳張等三人斥退了罷了。沈鳳林一條辮子。可是白白的貼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眞文明初入勸學會　大教育先開國語科

卻說沈鳳林被學生剪去辮子。也叫沒法。只得聽了制臺革去三箇學生。就算了事。論起辮子來呢。本來剪的人也不少了。只要改着外國裝。跑到上海去。人家倒當他是一箇維新人物。無奈自己是長在官場上混的。沒得辮子。要算是話柄。況且政府

裏正要查拿革命黨。專在這沒辮子上起訛頭。鳳林想到此處。一發駭怕。猛記得新聞報上面。登過專裝假辮的告白。就想到上海去試試。主意已定。即日告了假。趁着長江輪船。到得上海。叫家人王升。把行李下了四馬路石路口吉陞棧。自己僱一部馬車坐着。剛到棧房門口。正要下車。就遇着了一位朋友。連忙拉下眼鏡。作揖招呼道。吉翁。好久不見了。那人作揖還禮。說道。鳳翁纔到麼。從那裏來的。鳳林道。從家裏出來。吉翁是江西回來麼。那人道。是的。那人把鳳林打量一回。道。鳳翁截了髮麼。怎麼沒有辮子。鳳林臉上一紅。支吾道。不必說起。我們再談罷。那人又道。鳳翁住在那裏。鳳林道。就住這箇棧房。那人道。好極。我們要算得巧遇。又在一箇棧房裏。早晚好請教哩。說罷。拱手自去。你道這人是誰。原來他姓孫。名文光。表字吉羽。從前舉過優貢。原是鳳林家裏的西席賓東。要稱莫逆。後來吉羽學到了文明教育的祕訣。要想辦點學務。就到江西去混了四五年。倒還得意。這回也是爲學務到上海來的。誰知合鳳林不期而遇。再說鳳林一面叫家人打開鋪蓋。吩咐去找裝假辮的薙髮匠。半

天纔來開口。就要六塊錢。鳳林還了箇半價。那薙髮匠轉身便走。幸虧王升從中說合。還到四塊錢。這纔勉强答應。足足裝了半箇時辰。鳳林照着鏡子。勒着辮子。倒還沒有痕迹。當天沒出棧門。直到夜裏十一下多鐘。吉羽回來了。踱過鳳林房裏。鳳林起身讓坐。吉羽道。鳳翁沒有出去麽。兄弟在這裏。瞎忙。幾乎弄得晚飯都沒工夫喫。鳳林道。吉翁爲着甚事。這等貴忙。吉羽道。就是開官話學堂那樁事兒了。自從七月十三日。有了豫備立憲的上諭。各處開的學堂。更多。兄弟在江西。合一班同志。說起這豫備立憲。必定要國民先有普通學問。這箇普通學問。那樣的輸入呢。必定先要有普通的說話文字。方纔容易下手哩。可巧一位觀察公贊成。所以要在上海辦一箇官話學堂。叫什麽國語科專修學校。此地同志也以爲這意思極是的。今兒兄弟到中國勸學會裏頭。想和那班職員商訂開辦式。可巧勸學會又要開大會。他們正忙的了不得。反要拉兄弟幫忙。直到十下多鐘。方纔各散。又到陳陶庵觀察那邊談了半天。所以到這時纔回來。說罷。就叫茶房。你到四如春去叫兩客水餃子來。鳳林

連忙說道。叫王升去便了。一面笑道。吉翁。我們五年不見。你越發了得。這些。學界的。事情。除了吉翁。也沒第二箇人辦得到。實在佩服。得很。但是。這官話。學堂。總得是有做官資格的人。才去學。他怎麼叫小孩子的去學。起來。兄弟。倒不很明白。這箇意思。吉羽曉得他在教育裏頭是外教。怕一時合他辨論也不會明白。將機就機的說道。陳觀察的意思。因爲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口音。同國的人。要說幾句話也多弄得不懂。所以交通往來很覺煩難。如今是立憲了。學務商務工務農務。那一樣不要交通起來。交通是要從說話上着手的。拿官話做普通的話。這交通上頭便省了許多糾葛。所以叫小孩子自小就學些官話。然後再做文字。將來不致受言語不通的委屈了。這就是想辦學堂的意思。並不是專爲做官的人要撇半句藍青話開這箇造官廠哩。說罷。都笑了。鳳林還將信將疑的。也就不說下去了。吉羽忽然像想出什麼事來的樣子。急問道。正是我們談了半天。還沒有問到鳳翁的貴幹。現在得意在那裏。到上海有什麼要事。鳳林道。沒甚得意。今年承辦省城裏一箇昌明學校。兄弟。雖說

略懂些學務却擱不起如今學生裏頭不純正的多要辦得好是很難的特地來看上海的學堂辦法回去想整頓整頓吉羽道辦法很難說的學生呢總是少年負氣什麽自由咧主人翁咧聽慣說慣了不問事情是不是總要放出些脾氣至如辦學堂的當教習的實在那箇是內教鳳翁是不見氣的可不是我們都要算是半瓶醋不比那從小進過學堂學過師範自然本事高强了前幾年裏頭辦學堂的那一箇不用壓制手段如今鬧怕了就索性放寬些學生卻又得隴望蜀弄得辦學堂的沒有法子對付他們兄弟從前在江西辦了幾處學堂雖從沒鬧過亂子總覺得不是脚踏實地所以兄弟到上海來要合一班教育大家仔細研究研究多想些改良方法鳳翁這不是一時可以看得出好處的莫怪兄弟瞎說鳳翁要是走一躺上海看一看學堂就得着了回去整頓的方法那不是同迷信佛菩薩的叫什麽燒一炷香就好求財得財求子得子一樣頑話嗎依兄弟愚見現在有絕好機會就是後天中國勸學會開會會裏頭研究教育的人却也不少鳳翁且去聽聽演說也是研究作

料不過是一樣鳳翁你入會沒有鳳林道兄弟常在南京此處聲氣不很相通所以還沒入會吉羽道這會應該入的後天開會明天要去報名繳費兄弟就做鳳翁的紹介不妨鳳林道這會裏頭章程是怎樣的要納多少會費吉羽到袖子裏去一掏掏出箇手巾包來解開了一張紙遞給鳳林道這就是兄弟帶來章程請鳳翁細看罷說時聽隔壁打了兩下鐘吉羽道天已不早睡覺罷次日鳳林看了章程知道要繳會費便取了二十塊龍圓交給吉羽去報名入會到了會期吉羽先去約鳳林到南京路外國議事廳上中國勸學會會場見面鳳林捱到午後自叫馬車向南京路來到了小菜場面前下了車只見門口的馬車東洋車一直排到泥城橋為止擁擠的了不得會場門口有兩箇印度巡捕跕門進得門來曉得會場是在樓上上了扶梯一望却見人頭簇簇坐得一大間洋房幾乎水洩不通鳳林揀後面一張空椅子坐下望見上面桌邊站兩位中年的人略有幾根鬍子旁邊陪着許多少年人也有西裝的有中國衣服的有一箇鼻架金絲邊眼鏡身上着元色海虎絨馬褂身子是

高高的。把一張紙對着下邊宣讀。讀了幾聲。纔住口。那排坐的檔裏有一箇人站起來說話。聽不明白。只聽得一句道。這道怕是分省界了。原來鳳林雖辦學堂。這上海會場。從沒經過。今天到了此處。覺得沒有什麼好聽。惛惛坐着罷了。坐了多時。看看天色漸黑。還見人叢中有站起來的。說什麼三年一任太長久。連舉連任這更不妥。那些話頭。鳳林決意不聽。獨自走出。剛到門口。忽然一箇胖子。一隻腳是蹺着的。過來攔住道。現在不好走。須停一刻兒。等得搖鈴散會。纔好聽便。這是會場的規矩。鳳林只得退了幾步。站在一旁。指望有人搖鈴。等了半天。並沒鈴響。恰見那班人都站起來。嘻嘻哈哈的。蠭擁而出。鳳林心中詫異。要找那箇胖子。問他爲什麼不搖鈴。找來找去。竟沒找到。只得悶悶的上了馬車。自回棧房。家人送上一張條子。曉得是有人請他喫番菜。又留了一張外國式的名片。姓名上面有兩行小字。寫什麼强華學堂國文教員中國全國勸學會會員慶祝立憲會幹事員。鳳林看了。楞了一楞。道原來如今要把這許多做官銜。並且好擺到各片上去的。一面換了衣服。出去應酬。回來

已是十下鐘。又過了一下多鐘。纔見吉羽回來。鳳林連忙走過打訊。吉羽道。鳳翁此時還沒睡。今天會場上。爲甚麽走得恁早。沒有等得到散會。嗎。鳳林道。恁的沒有天也。黑了。看見一。班人。出去。兄弟。方纔。走的。言下。就把、胖子、說、搖鈴、的話、問、吉羽。吉羽、曉、得、鳳、林、是、少、見、多、怪、的。就道。不相。干。明天。還要。開會。這纔。不拘。常例。鳳林沒得說。就道。我明天想回南京了。吉羽就勸他等官話學堂開演說會過了。再行回去。一則、聽、聽、各、人、議、論。二、來、也、好、看、看、官、話、學、堂、的、辦、法、章、程。且、須、仰、仗、鳳、翁、助、些、捐、款。鳳林果然允諾。又說道。吉翁。兄弟有一小事。要煩吉翁。兄弟此地是生疏的。所以不得不打攪吉翁。吉羽道。什麽事。鳳林道。就、是、那、外、國、式、的、名、片。懇、求、代、向、印、刷、館、裏、印、出、二、百、張、應、用。如、今、到、上、海、來、應、酬。是、不、能、不、用、這、種、名、片、的。說罷。到帖袋裏去找出一張紅紙來。道。就照。這底。子。費心。吉羽。一。看。笑道。鳳翁。倒已。經換。了。新。官。銜。麽。鳳林也不禁失笑。當下各自安睡。次日早起。鳳林出去拜客。吉羽就搬到學堂去住了。不多一會。鳳林拜客已完。想到官話學堂裏去候吉羽。原來這官話學堂。自從孫吉

羽運動陳觀察。認了三千銀子的開辦費。就在新馬路永年里左近。租得一所洋房。布置一切。打算就要招學生開辦。章程已都印刷好了。止缺教習幾位。那也不必管他。且就已聘定的幾員講授起來。他的科目。是修身、官話、官音、語學、簡字、體操。附設東文、英文、爲隨意科。倒也很新鮮的。開辦的第一日。已准備請極有名譽的人演說。如莊近德、羊叔良、程伍達、雲蔚然、陸明儀、楊大炎、王之純、伍大魁等。俱三日前發了傳單。這天鳳林到學堂裏。想看看形式。又好合吉羽一談。卻遇吉羽在東邊辦事室裏頭。豫備那演說會場的傢伙。寫得紙條兒。一條一條的。拉雜滿地。什麼會員席呀。來賓席呀。會場規則呀。演說次第呀。又派定職事員的名單也。一一寫好。鳳林忽然闖入。見吉羽正寫得有勁兒。且不驚他。一面向地上看字。吉羽猛回頭。看見是鳳林。便叫道。鳳翁來得好。也不招呼我一聲。鳳林笑道。這是緊要的公事。不好打岔的。平白地擾亂人家文思。怕要犯罰跪。記過的罪名哩。吉羽道。鳳翁休這樣取笑。被人家聽得。要叫我們一派酸氣未除呢。鳳林笑而不語。忽然聽差送進來一箇柬帖。是裔

會裏慶祝立憲請陳觀察及孫明經去演說的。吉羽看了。搖一搖頭。把柬帖擱在一旁。鳳林不懂他的意思。走近桌邊。瞧見那箇柬帖。正要拿過來細看。忽然吉羽嗤的一聲道。他們今天慶祝。明天慶祝。慶祝箇不了。究竟在豫備立憲的實際上有什麼關係呢。鳳林道。吉翁意思到底怎樣。吉羽道。依兄弟愚見。想合陳觀察商量。演說裏頭。痛陳一番。叫他們都研究些實在學問。譬如官話。就是國民普通應有的學問。要大家在這上頭着點力。也是說得過去的。鳳林道。吉翁言不忘本。眞是善於取題說罷。就合吉羽散步出來。看了課堂膳堂的款式。時候差不多要開飯了。鳳林連忙辭別回棧。兩日無話。第三天就是官話學堂開辦演說的會期。鳳林果然午後自到。剛進了門。見兩箇人。好像面善得很。仔細一看。原來都是同鄉。一箇叫方東皋。一箇叫王國棟。曉得他們從前是坐村館的。今兒怎麼會到此地來聽演說。只聽二人唧唧噥噥的談話。不知道說些什麼。也就只作沒有看見。拂袖過去。耳邊刮得兩句道。官、話、也好算得學問。怪道人家說有磕頭、請安、的教習哩。鳳林暗想道。這人更比我說

話纔了。倘然被吉羽遇着。不知又是怎樣的對付哩。一面想。一面走進中間會堂。忽然旁邊房裏走出一箇人來。笑笑嘻嘻的道。請閣下先在此處簽名。鳳林只得走進。剛把簿子寫好自己名字。又一箇人伸手遞過一本簿子來。鳳林接了一看。不覺色變。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言語科獨標新義　捐助款具見熱心

卻說沈鳳林到了演說會。只見有人送上一本簿子。鳳林打開看時。上面寫着爲開國語專修學校。勸學界資本家捐助。後面書捐的人很多。有捐五百圓的。有捐三百元的。至少的也捐到一百圓或八十圓。鳳林喫了一驚。半晌說不出話。那人道。鳳翁就請簽名罷。鳳林忖道。我說爲着甚麼演說。原來爲的是錢。我既到此。間退不出去。只有擺箇闊。寫他幾百塊錢。橫豎我要到別處去的。那時他們要找我。我也找不着的。主意打定。便提起筆來。要寫五百圓。轉念道。不好。眞箇他們向我要錢。我那裏拿得出呢。不好不好。寫了五十圓罷。當下落筆。寫到五字。那人眼睛裏放出電光。急忙看

時。却見他底下寫箇十字。那人不覺發話道。鳳林先生是學界巨擘。大家仰慕的。這捐款似乎太少些。鳳林道。閣下貴姓台甫。那人道。弟姓余。賤號鏘甫。鳳林道。久仰久仰。兄弟於學界的事。沒有不盡心的。只是目下財政支絀。捐不起整百塊錢。將來補捐罷。余鏘甫只得罷了。鳳林寫過捐冊。匆匆走到會場上。只見孫吉羽已到。合他談起捐款的事來。吉羽道。你只捐五十圓。似乎覺得少些。鳳林默然。一會兒。會員陸續來到。吉羽便叫搖鈴。手裏捏一張演說底稿。交給一箇人。鳳林苦於不知名姓。然而前番經過勸學會。懂得些規則。當時見大衆坐下。肅靜無聲。自己也揀張椅子坐了。恰好近着演說臺。只見那接吉羽稿子的人。向下面彎一彎腰。走入桌子裏面站着。高聲說道。兄弟是承吉羽先生之託。有一番意思。要向諸君宣布。吉羽先生在我們學界裏。最有熱心。最能擔任教育。此次想開一箇國語專修學堂。諸君不要看輕了這箇國語。要曉得一國的人。總有箇團體。這團體如何結合呢。仗的是語言文字交通情誼。團體固。雖有外來的強種。無如我何。團體不固。外族乘機而來。奪我們商務上

的利益工業上的利益鐵路礦務上的利益及至財政權既失卻了國民愈窮國勢愈弱人家就來干預我國的政權到那時只怕要限制我國的練兵破壞我國的教育弄得人人不識字不當兵做了別國的屬國自己還不知那處受了害的英國之待印度俄國之待波蘭不是前車之鑒麼鳳林聽他說到此就有下面一片拍手之聲鳳林只得也跟着把手掌拍了幾下卻拍不響又聽得他說道諸君莫看輕了這箇語言要曉得國家之有國語就如人體之有腦筋有靈魂人有這腦筋靈魂纔能有知覺有運動人的身體斷不能取別人的腦筋攝別人的靈魂以爲知覺運動的這麼說來一箇國裏的人也不能借別國的語言習別國的文字以爲日用交接的說到此又是一片拍手之聲那人又道我們如今學東語的人倒不甚多學東文的人覺得多些爲什麼呢東語難些至於學西語的人最居多數學西文的人也就不少以理而言生在如今交通的世界不論歐美亞澳非各洲那處不該交通那一國不該合我國交涉要不懂得他語言文字別說科學上我們沒有進步就是交涉上

面也將處處喫虧不但關繫國家的事我們要喫人家苦頭就是箇人的交涉我們遇見西人總爲其所懾喪失了貲財權利這麼說來西語西文是不能不學的但學西語西文的人自己要拿定主意要知道我們學他們的語言文字爲着學業上起見爲着交際上起見並不是他們的語言文字比我們講究些應該捨却我們的語言文字用他們的語言文字只不過懂得西語西文的也算一種技藝並不是通國都要崇尙西語西文的通國國民都要知道保存知道愛惜的却是國語國文這是我們的靈魂我們的腦筋雖如此說那國文自然有淺深有雅俗要待專修這國語是人人從小會說修什麼呢我如今要創辦這箇國語專修學校豈不是駭人聽聞麼其實不然要知我們國裏的語言最爲雜亂有南北的分別有閩廣的分別有蘇杭甯徽淮揚的分別川漢湖廣江西又都言語不同這是雜亂的大概至如每省中間各府與各府不同各縣與各縣不同甚至城裏的語言合鄉間又不同單就江浙兩省而論常州人說我上海人說儂甯波人說挨拉常州人說你上海人說耐常州

人說他轉音為加太切蘇州人說俚奈甯波人說俚拉這樣有聲沒字的語言不一而足自然是北方人爽快些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他就是他然而還有人說語言隨聲音而異聲音裏面有許多講究上古之世沒有脫却野蠻的氣習那聲音重濁且亦甚簡近世文明進步聲音輕清音也漸漸增多了我們讀詩要曉得古人押韻沒平仄的分別到齊梁時纔發明四聲如今纔曉得聲雖只平上去入四種音却有五有七又古時音沒甚麼舌頭舌上的分別也沒甚麼輕唇重唇的分別如今翻出康熙字典來一查就知各類分得清清楚楚再如讀書時同一箇字先生把來東邊角上加了箇小圈就換了音西邊角上加了箇小圈又換了音這不是鬧着頑麼要知並不是頑換了音就換了義古時一字止有一音雖然換了義並不換音的音近的字轉好通用後世纔有五音如隋書經籍志梁有五音韻一卷其後李壽據孫氏唐韻編為音韻譜怎樣的五音呢把平聲分為陽平陰平加上上去入三音便是五音配得上宮商角徵羽五聲本朝毛先舒韻學通指又說平去入皆有陰陽惟上聲無

陰陽這麼說不是有了七音麼一班研究韻學的人都覺得古人的音單簡後世的音繁複又覺得北方的音單簡南方的音繁複把這箇作爲文野的比較這話極有道理却還未得根源爲什麼呢百種科學有了秩序有了階級纔能依着做去如今的音學雖經許多名人研究過那階級秩序還未分明且普通社會也難合他說明我們的意思且從極普通的語言上教授先把名詞定準叫他劃一這纔講到動靜各字這纔講到助歎各字如今語言的不同名詞上先經分異了即如一箇筐北方人說筐子南方人說籃一箇馬南方人說馬北方人說牲口一隻船普通的都說是船廣東人偏說是艇荸薺不是普通名詞麼上海人偏說是甜梨茄子不是普通名詞麼上海人偏說是落蘇諸如此類一時也說不盡我們走出家門幾十里或整百里兩下交易就是言語不通有入國問俗的光景至如語助更無從通得來的了所以我說要劃一語言先從名詞上劃一起只是現在的名詞不比從前的名詞譬如一件東西南方有的北方沒有的北方就沒有這箇名詞還有那件東西外國有的

中國本來沒有如今纔輸入的通商埠頭有內地沒有就不知道這箇名詞況且新輸入的外國東西名詞多有未安件件加上箇洋字先就不對煤氣燈叫甚麼自來火燐寸也叫自來火又叫火柴北方又叫洋取燈以意會之都失其眞這一類的名詞也該早定爲是語助更是難講咱我雜陳你耐並說還是顯而易見的試把各方的語助依着他聲音要找箇字去貼切他就怕一百年也找不着哩有人說我們的語言都是天籟卽如我字是發語的聲音聲音從喉嚨裏出來都帶着我字的音古人就把這箇字作爲己身的稱呼日本字母第一箇是ア字ア音阿是我字的變音你字也是發語的聲音我們要指示一樁事嘴還沒說喉嚨舌頭的中間先含有你字的音古人就把這箇字作爲他人的稱呼日本字母第二箇是イ字イ音伊是你字的變音我們稱父親多數都稱爹爹試聽小孩學說話嘴裏不時發出一箇爹字的音所以叫父親就用了爹字小孩啼哭嘴裏發出一箇嫣字的音所以叫母親多半用嫣字西國人叫父母的音也頗和中國的音同這箇叫做天籟因音造字大有

道。理現在我們要添造些字出來。怕人說是甚麼非天子不考文。我們何致只把已有的字。着實編次。依着字音去教語言。依着語言去教文字。怕不文言合一麼。及至文言既然合一了。那方音的不同。自然消歸烏有。這纔能令挑葱賣菜的都知道認字。都能曉得時事。都能結合團體。國不怕弱。民不怕貧。就是兄弟要辦這國語專修科的宗旨。指望諸君熱心佽助。說罷。大家拍手。那人退下。吉羽合他作揖道。費心得極。忽見後面椅子上站起一箇人來說道。這國語專修學校。也止能收到數十箇學生。或百來箇學生。況且限在一隅。不能普及。再者。收學生時。還是收國文程度高的呢。低的呢。若是收國文程度高的。怕沒這些學生。肯爲着國語來專修。若收程度低的。又怕教不好。這是箇困難的問題。那演說的人。只得又上去說道。蔡君發這箇問題。果然有理。只是現在除了我們。沒別處注重國語。今日要算國語萌芽的時代罷了。我們的意思。要在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這樣傳開去。庶乎可以徧及。至於學生。自然是收國文程度高的。好待他教授別人。以求速效。這風氣一開。怕不人

人研究麽。卽如廣東省的人。兄弟知道他們出仕的經商的。都須先學官話。那官話固然算得國語。但我們的意思。還要調和南北。再加普通些。纔是哩。又見後面站出一箇人道道年先生吉羽先生這一番話。句句着實。我們都是中國人。都有愛國思想。像這樣的大問題。那好不贊成麽。我助一千塊錢。諸君量力佽助罷。那演說的人道。仲屛先生眞顧公益。就請書捐。說罷。就見那余鏘甫把簿子呈上。那表字仲屛的手揑一枝鉛筆。把簿子來寫。果然寫了助洋一千圓。大衆面面相覰。沒法也都寫捐。有捐三塊錢的。有捐五塊錢的。總算起來。還湊不上二百塊錢。當時搖鈴散會。吉羽約了那代演說的人。合捐一千塊錢的人。並拉鳳林。回到一枝香番菜館裏。鳳林問那兩位姓名。纔知那代演說的姓陸表字道年。是美洲留學生卒業回來的。那捐一千塊錢的姓張表字仲屛。是做過廣東潮州府知府。爲着合外國人衝突。罷職回來的。二人也問知鳳林姓名。都說久仰。當下點菜喫酒。仲屛道。吉羽先生創辦這箇學校。正是中國國民的幸福。只不知這學校怎樣辦法。捐助的經費有了多少。吉羽道。

經費只三千多塊錢。辦法正待商議。兄弟的意思。須各省請幾位懂官話的。大家研究出箇公例來。方好着手。道年道這却不妥。那各省的人聚攏來。已非容易。再者各府各縣。還有口音不同的。如何聚得到這許多同志。依我說。這學校要成立。必須先編一種國語教科書。把切音轉音定准了。再說。就仿初級西文的格式。一排是官話。註上各處土音。待人把土音去合官話。那土音注不出的。姑從缺略。或招人注解。這事方有頭緒。依兄弟的愚見。那官話的字眼。大都寫得出。但這後面還須區別名代動靜狀介連助歎。爲通文法的那條路。纔無遺憾哩。吉羽道。這學校成立。須仗道年先生大才。兄弟雖然發起這事。却也知道其中有許多難處。但是我們不好因難辦而生阻力的。仲屛點頭稱是。飯後各散。次日吉羽來找鳳林。問他要五十塊錢的捐款。鳳林只得婉告道。兄弟這次來上海。本沒豫備多躭擱的。帶的錢只夠客寓零用。連盤纏都還不敷哩。等我回南京後寄來罷。吉羽無奈。應允。次日鳳林起身回南京去了。吉羽去送行。款子的事。又再三叮囑而別。吉羽送別回來。路上遇見一位朋友。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精國語新編教科書　述學區大有開通象

却說孫吉羽送了沈鳳林回來。半路上遇見一位朋友。忙叫車夫把車子停下。那人也停了車。吉羽道。子輸兄久違了。我們找箇茶館敘談罷。那人道。吉翁住在那裏。兄弟明天過來拜訪。現在爲着學區的事。要去採辦書籍。沒工夫談話哩。原來這人就是曾子輸。前回表過。在杭州辦理學區的。此次特來上海辦書。合孫吉羽不期而遇。當下二人說明住處。彎腰而別。次日。子輸套車來到白克路。只見轉灣角上。果然挂了一塊黑鐵皮牌子。上面白字寫着國語專修學校六箇大字。子輸下車問孫先生時。却見一位文縐縐的先生。從耳房裏踱出來招接。領到樓上。合吉羽會面。子輸見這樓上一排三間。確係西式房子。非常寬大。外間有幾位先生。在那裏編書。子輸道。我們一別有三年沒會面了。吉羽道。可不是。兄弟也聞得子翁在學界上的名譽甚好。只是不知道子翁躭擱在那裏。沒處通信。子輸道。兄弟本沒一定的蹤跡。只因學

界上幾位朋友公推兄弟回去辦這箇學區。不瞞吉翁說。儆省社會上雖說開通。像這樣文明的事。還有人反對哩。幸虧撫院一力主持。總算有點兒效力。好容易各鄉紳董都承認了。吉羽道。這學區怎樣辦法呢。子輸道。這學區須先查圖分。每縣畫成多少區。責成公正紳耆捐款興辦學堂。或半日學堂。或初級小學。總叫沒一鄉沒得學堂。這是開通民智的第一樁緊要事兒哩。吉翁辦的這箇學堂。是甚麼宗旨。吉羽道。兄弟的意思在叫我們中國人語言合一。子輸道。語言合一。果然要緊。只是很難。怕一時教不明白。吉羽道。且試辦起來。兄弟的意思。先開風氣。風氣開了。慢慢有人傳開去。自然有了頭緒。子輸道。怎樣教法呢。吉羽道。我們先編教科書。有了書。那教法就易於研究了。子輸道。這書就很難編。吉羽領子輸走出外間屋裏。合那編書的人會面。問起姓名。纔知他姓鄺。表字靄人。原籍廣東南海縣人。寄籍在厦門的。子輸對吉羽道。吉翁。你有這位幫手。這學堂是不難辦的了。吉羽笑問道。怎樣講。子輸道。這位靄人先生。佔了兩箇難懂話的省分。國語上面。已經思過半矣。吉羽道。子翁還

沒知道靄人先生足跡半中國除了雲貴四川沒到過其餘各省都走到的或是住三年或是住兩載着實研究過方言哩子輸大喜三人交談一會子輸聽那靄人說話一口京腔非常圓亮幸虧自己到過京城言語上面總算留心所以還應付得來子輸見桌上擺着一本揚子方言便道靄人先生這書太古用不着的了靄人道這是參考書也很有些說話合如今同的再者說話的口音同不同須待各人體會至於名目的不同顯而易見廣東省說喫茶叫做飲茶說走叫做行這不是很古的麼兄弟想起來古人的說話也因時而變漢朝人的說話必和晉朝人不同晉朝人的說話必和唐宋朝人不同試想漢高祖往往自稱乃公稱人叫做若與周時人稱吾稱爾汝固覺不同後世史上這稱若稱乃公的話輕易不見足見史漢是摹寫劉季的聲口的明明一句俗語還有灌夫傳灌夫說生平毀程不識不值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曹呫囁耳語這三句話似乎極文其實不值一錢及長者爲壽女兒曹呫囁等字都是當時口頭俗語後來讀的人尊重史漢文章不敢當他俗語讀是

爲古人所欺但掩着書細想這一類的話如今却萬萬沒有了到了晉朝俗語又是不同晉書王衍傳擧阿堵物去何物老嫗生此甯馨兒這阿堵甯馨定是當時俗語沒什麼可疑的但是這類的俗語史書上止一見以後就不再見以後有沒有這話雖不敢斷定然細看歷朝史書只唐宋以後詞氣相仿漢晉人的詞氣却和後世迥乎不同因而有人說文氣厚薄時代爲之其實當時說話就合後世不同的文字總跟着語言走這是一定的道理一字不識的人連語言都說不齊全却甚可憐所以兄弟的意思要從語言上研究透出文字的機關方纔有用再者兄弟還有一箇拙見覺得我們中國的語言文字原是合一的我試說語言文字合一的道理譬如有了太陽古人纔造出一箇日字有了月亮古人纔造出一箇月字有了人古人纔造出頭面手足身體髮膚股肱脛踝各類的字今人但知道西人文字美備身體一門節節完全中國人只知頭面手足沒細細的分類造字殊不知造字的人早已造的差不多箇箇多有自己不去留心細看罷了這是閒話不說只說造字的定是先會

說話。再會造字。那造的字。必然就是說話的。斷然無疑。那有字話不合一的道理。不過方音不同。念岔了音是有的。卽如古人詠驢。連用得得兩字。我們在京城裏常聽得人說什麼得嘞。及至北路上聽那騾夫呼騾。叫做搭搭。得一聲之轉。看來這箇字音古今大約相同的。總之要審得清聲音。就能叫字話合一。又能叫五方的音都能合一。這箇學問很大。兄弟井蛙之見。擔當不起這責任。還望指教指教。子輸吉羽齊道。靄人先生的名論。佩服極了。果然悉心研究起來。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倖福。靄人謙言不敢。子輸起身要行。吉羽道。我們好容易會面。多年朋友。何妨暢敘一天。就在兄弟這裏便飯罷。子輸應允。一會兒開出飯來。四盤兩碗。雖然不甚豐富。却也清潔適口。當下喫過午飯。吉羽約了子輸出門散步。順脚到頤園。在草地上蹀了一回。吉羽道。我們上樓喫茶罷。子輸只得陪他。二人同上扶梯。堂倌送了一碗雨前茶來。二人憑欄而望。只見遠遠的來了兩部脚踏車。吉羽認得是志高大學堂裏的學生。不覺發了感慨道。東西洋學生都是守定規則。獨我國學堂弄成一箇放任主義。未免

卻行求前了。子輪道。現在學界的風潮。倒覺得平靜些。吉羽道。這也有箇原故。從前學界所以容易鬧風潮。爲的是辦學務的很有幾位老先生。又喜借着官場勢力壓制學生。兩下衝突。也是情理上該有的事。如今學堂裏出來的教員也多了。辦學務的也漸漸文明起來。學生程度也比從前高了。都有求學的意思。輕易不爲着一點兒小事就起衝突。兩下調和。所以風潮少些。只可怪的一班辦學務的。不趁此時多辦些學堂。好好的誘道學生。卻聽人家考優考職。紛紛的找別條出路去。這麼看來。我國的學界。終究沒有發達的日子哩。子輪道。考優考職。也怪不得人家。你想做了我們中國的讀書人。最是淸苦。不過要不找條出路。單指望學堂當教員。如何容得下這許多人。再者還有一班思想老舊性情迂拙的人。一入學界。就要起衝突的。只有叫他去考優考職。找一條出路去。吉羽道。這箇自然。只是學堂的出路。鬧了這許多年。始終沒有着落。出洋的學生。一班一班的送出去。將來學成回國。那有這許多事給他們辦去呢。依舊仗着各人的路子。營謀鑽刺去。這麼看來。不是要另開一箇

新學界的營謀鑽刺場麽到那時的競爭淘汰就目不忍覩了。子輪道世界上的事。我們猜不透。且到了那時再看罷。天色不早。兄弟要拜夏仰西先生去。我們再會罷。吉羽道。仰西先生。兄弟也久聞其名。只是無緣會面。學界裏沒有箇團體。終是不妥的。我們雖說沒了箇勸學會。有些大教育家。都還不能入會。兄弟的意思還須在會上面設法。破除了界限。弄箇廣義。好不好呢。子輪道。甚好。我們再談罷。吉羽只得起身。二人同出園門。吉羽自回學堂。子輪上車。望强華學堂趕去。一會兒到了虹口。子輪細看那學堂的規模。又經改換。匾額上不是金字。已換了黑字了。草地前面幾棵樹。長得更高。忽聽得一片聲的讀洋文。車夫停下車子。子輪下車。擡頭一望。道錯了。我是到小學堂去的。車夫問了管門的。纔知小學堂係新造的房子。要出大門轉過去。子輪重復上車。到小學堂停車。問夏師爺。學堂裏一箇茶房領他到會客廳坐下。道。夏師爺代駱師爺上課哩。請老爺寬坐一會。還有一刻鐘下課呢。子輪只得耐心守候。茶房送上茶來。等了許久。只聽得鐺鐺鐺鐘聲敲動起來。仰西下課。便到客廳。

子輪道：「仰西先生久會了。」仰西笑容滿面道：「子輪先生辛苦了。聽說先生辦家鄉的學區，辦得很好，要算家鄉人的倖福。」子輪道：「休提這話。仰西先生那般大才，偏不肯擔任這箇義務，叫他們找到兄弟，鬧得稀糟。」仰西詫異道：「仲時先生前天還有信來，說起的家鄉的學區辦得妥帖，有幾處已經開課了，這不是子輪先生的力量麼？爲何這樣過謙？」子輪道：「不是兄弟過謙，家鄉的事也實在難辦。前年兄弟到家的時節，還沒出門拜客，就有人來告知兄弟道：學裏一班秀才恨極了你，都說是好好一箇杭州城的學務，被你來鬧壞了，辦學堂不成，又來辦什麼學區，也不留人家一寸地步。他們大家商議，要拉兄弟到明倫堂羞辱一番；又有人發議論，要把老拳奉敬；又有人發傳單，要阻止這學區的事。兄弟一概置之不聞不見，但也不能不防。不瞞仰西先生說，兄弟到了杭州，韜聲匿跡的，從沒和那班秀才們會面。幸虧幾位開通的紳耆蕭仲頴先生、許維屏先生、錢子實先生，大家都說這學區是應該辦的，在學務公所集議，請了兄弟去。那天到的客倒很多，總算議定，這纔約了各鄉紳董來城，把

這辦法宣講給他們聽原來那班紳董雖說守舊却反比學裏的秀才明白許維屏先生只演說箇大概他們已經贊成當天簽了字算是定局這纔講到辦事那天到了一鄉秀才最多的兄弟倒沒防備誰知他們聚攏來把兄弟團住你一句我一句指指摘摘隨口亂說兄弟只得開道他們幸而說得好直把嘴脣幾乎說破這纔解散要說錯一句只怕就被他們打到半死那粗蠻的拳脚可是我們經得起的誰知事情沒辦之前大家洶洶的吵鬧事已定局他們又是一番情景都來走路子送文章要謀那教員一缺仰西先生你說這班人的程度可能當得教員麼兄弟却顧不得情面把來一概回絕了又結下一重怨望幸而沒出花樣仰西聽了笑道你眞合孫行者似的遇着了蜘蛛精被他們纏住了後來的事如何辦法呢子輸道說也奇怪我因他們學區裏要開學堂不免下鄉調查調查誰知鄉裏讀的書十分詫異有什麼繪圖百家姓改良千字文最新增圖的幼學須知特別千家詩附教授法這些舊法翻新的教科書也不知是那位書業裏的名公編印的鬧得來又是叫人惡心

又是叫人噴飯仰西正色道這也難怪他們鄉裏的先生能够教學生認幾箇字就是莫大之功了子輸道且慢着忙兄弟找那幾箇年紀大的讀書久的學生考問考問大約認滿十箇八箇字的也就不多哩仰西道所以這學區不可不設子輸道仰西先生原來還沒知道這學區的難設處哩那時開學的日子近了東鄉沒有教科書西鄉缺了教員這事說不得是我們的責任一面替他們辦書一面替他們訪請教員那裏請得着只有招考一法告白貼出去果然來應考的不少兄弟不由分說充當了大主試比較好壞短中湊長總算取足了額仰西未及答言只聽得鐺鐺鐺鐘聲又響仰西道我們喫飯去罷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戒躐等夏仰西諷世　識公益陸靜甫譽兒

却說魯子輸同夏仰西談那回杭辦學區的事正說得高興忽聽得鐘聲響亮仰西道我們喫飯去罷子輸把錶看時已是六下鐘起身道兄弟告辭了今天約定了人七下鐘會面不可失信的仰西只得送他出去又合他約了七曜日會面子輸坐車

來到四馬路奇芳茶店。那位朋友還沒到來。子輪找箇空桌坐下。只見奇芳喫茶的人鬧轟轟的。或上或下。紛亂不堪。舉眼見窗子外面。憑着欄杆喫茶的。還有兩箇學生。不知是那箇學堂裏出來的。都穿着直脚袴子。散着脚褲管。以示學外國人的意思。那頭上的短髮披到眉頭上。望去却很像箇南洋獅子頭兒似的。足登皮靴。臉上漆黑。眼光散漫。沒什麼精神。衣服上汚舊得很。知他家裏是窮的。手裏揑着一張報。露出風月兩字。子輪忖道。可歎中國少年。好的那敢說他沒國民思想科學進步。不好的像這兩人。打扮得一種中不中西不西滑頭不滑頭文明不文明的這箇怪現象。看報呢。那種報不好看。原是最文明的事。他偏喜看那有花叢的報。鬧得眼中的神光迷離恍惚。可見他心裏只慕上海浮華。並不是誠心求學。誠心做國民的。都像這樣的性質。隨他徧地開了學堂。教育到一百年。也是無用的。心裏正在躊躇。却見他友人走上樓來。子輪起身招呼。原來這人姓邵。表字杞如。是子輪少年時的朋友。他是從東洋回來的。只因前天在路上合子輪遇着。約定時刻在奇芳喫茶敘談。當

下子輸問道。杞翁在東洋躭閣了幾年。學些什麼。杞如道。不要說起。媿死人哩。兄弟初到那裏。好容易託人說項。進了宏文學院。第一學期。每六天內三十三箇鐘頭。倒去了二十七箇鐘頭。去學他們日語。第二學期。每六天內。有五箇鐘頭的歷史輿地。五箇鐘頭的算學。到了第三箇學期。六天內又添了五箇鐘頭的理科示教。這些學問都不難。難的倒是日語。杞如一面說。一面把手抹着鬍子道。子輸兄。你想我們偌大年紀。舌頭掉不轉了。如何當得來呢。我去了很是後悔。那費用不必說。就是飲食上。我也弄不慣。每天喫些醃菜飯。又是扣準了喫。多喫了。人都笑話。我們他那裏上等的好飲食。叫做甚麼哈嘻鑪。只不過一箇小鑪子。加上箇小鐵鍋兒。邊那生牛肉生雞片。喫罷咧。這在我們中國。也不爲奇。他們覺得非常貴重。輕易沒人肯喫。其實花費不多。我有時喫不下飯。就去買箇哈嘻鑪喫。他們猜我是中國的貴族。又說中國人實在有錢。怪不得一次賠款。就是幾百兆。你說可氣不可氣。我好容易學會了日語。能和他們會話。談到科學上。我應付不來。他們便笑。我說你們中國人。只會喫

哈嘻鑪沒別的本事這話就合我們上海罵人家飯桶一般把我臊得沒法只愁沒箇地洞鑽下去然實在自己的學問不與那裏敢和人家反對那學院裏規矩非常認眞到十下鐘一律熄燈我有時功課沒温熟或須寫封家信私下點一枝洋燭照着看時寫時他們就有人巡查到來不知不覺的被他吹熄了那敢嘖聲只得睡覺我在那裏學了三年卒業後想進高等師範學校遇着取締的事沒見成功閒住在那裏沒味兒只得回來了子輸道如今打算到那裏去杞如道也沒一定的地方中國的學堂我是不願意進去這鬍子也不好再剃子輸笑道還是當教員罷我在杭州辦學區正缺少教員像杞翁這樣深通教育的人那裏去找呢這不是來得極好麽杞如却甚躊躇子輸道杞翁爲什麽不應允莫非爲着太小就麽不要緊可以擴充的這是公益的事杞翁也該盡一半義務杞如道且回去定了主意再說子輸就請杞如到江南邨喫飯去直喫到九下多鐘盡歡而散到了七曜日仰西來拜子輸可巧孫吉羽也來了吉羽不認得仰西子輸紹介彼此說了一番仰慕話頭談起學

務來吉羽又說國語如何緊要仰西道但是學務裏的事沒有不緊要的只是我們中國聽得外洋辦學堂我們也辦學堂幼稚園沒辦家庭教育沒整齊如何冒冒失失的開小學堂小學堂沒開南北洋的大學堂早經成立這不是箇大蔽麼有人說從前沒人注意學堂先開風氣也是好的如今却不在乎開風氣了正要在這學務裏研究究竟怎樣的程度纔好進初等小學初等小學怎樣及格纔好進高等小學高等小學應該用怎樣的教科書教教授到怎樣地位纔好進中學堂如今開學堂的都知道程度不合不可誤人家的子弟無奈却不過情到招考時冒冒失失的收了即如我們強華學堂要算開得最久是箇科學完備的學堂了然而據我看來學生的程度太覺不合初級小學的程度也有高等小學的程度也有中學的程度自不必說這學堂本算是中學其中學生應該够得上中學程度纔算合格爲什麼有初級高等兩種小學程度的學生呢只爲招考時沒法應酬面情收下的如今叫他們補習那裏補習得及還有一最苦的事是西文好了中文不及格中文好了西文

又不合格教授的人弄得一無主意只有看那程度高的多數就教他高等程度低的多數就教他初級以致一箇課堂裏面高的不願意聽講低的聽了不知道講些什麼然而教員都喜講高的爲什麼呢講了高的那高等學生對付得過名譽就好了那低的學生甚至茫無頭緒又不好把初級小學的功課教他所以永遠沒得箇貫通的希望了有人說現在的學堂好比一樣物件叫做網籃西人初到我們中國見了人家上路時帶的網籃甚爲納罕只見他酒瓶茶罐釘靴洗臉盆紙匣面巾飯碗茶壺筷子都裝入裏面甚至書籍便壺也向裏面擠下去鬧成一箇牛驥同皁西人不覺佩服歎道這法兒倒絕妙的如今一箇學堂裏有初級小學有高等小學有中學有西文好的有算學獨擅長的有國文歷史獨精的這不是網籃裏的器具一般麼就叫做網籃學堂罷我看網籃學堂徧國都是不須諱言的子輸道仰西先生又沒倒處去調查學堂如何知道徧國都是網籃學堂呢仰西道既然進兩等小學的沒受過家庭教育程度就不齊進中學堂的有沒受過兩等小學教育還指望他

程度齊麼你試用理想現在的學界不是這般現像麼子輸道現在我們既辦學區推廣出去普及的教育就有基礎各府縣既奉明文兩等小學和中國學堂以次開辦教科書也漸漸出板多了將來按着階級辦去不怕這些弊病了仰西道兄弟說的是現在景象將來改良未可限量然而還在辦的人合法教育的人盡心纔能挽回要不甚經意的辦去這弊病依舊免不了的子輸道仰西先生談的學務都從大處設想這番議論兄弟佩服極的。吉羽也贊揚了幾句仰西謙道兄弟也是箇人的意見。還望二位糾正纔是只因現在進學堂的學生總覺得學堂不好不能虛受業這都是越了階級的原故不但教授的人須評準學生程度連編教科書的人也須合着程度編輯譬如沒見過山就合他們講巖石講峯巒講峭壁沒見過水就合他們講波濤講潮汐講江淮河漢他們如何懂得呢相準了他心理裏面有這一層開悟慢慢的一層進一層去開悟他這就同繅絲似的找着了絲頭順勢抽出來不難的了如今的教科書也有沒找着頭緒亂抽的也有找著了頭緒卻不肯順着抽下

去。中間斷了幾節。化出許多頭緒。在那裏儘抽的。有幾種過於雅。有幾種過於俗。偏注俗的就罵雅的。其實教科書都是教人通國文的。那裏用得着俗語。只要用的字眼好。把俗話講明。沒什麼阻隔。不要轉幾箇灣子纔能說明。這就是極合用的教科書了。至於一層層的階級不亂。只怕現在學界上還沒這等程度。就有人編出這種書。未必大家信用他哩。仰西說完一番話。把一箇孫吉羽先生佩服到五體投地。子輸道。這時已有十二下鐘了。我們找箇館子喫中飯去。仰西道。我正要請你喫飯哩。我們到一枝香去喫番菜罷。子輸也不推辭。當下約了吉羽同去。正在喫飯的時節。仰西的車夫上樓對仰西道。東洋去的陸少爺回來了。他看見小的。知道老爺在這裏。他說兩下鐘在張園喫茶等候老爺。有話說哩。仰西點頭。三人喫飯後各自散去。仰西叫車夫拉到張園。果然見陸凱明獨自一箇坐在那裏。原來這陸凱明是南匯人。表字伯旋。係沈子聖的外甥。合仰西時常會面的。所以車夫認識他。在中興學堂卒過業。家裏又富有田產。立志要增進社會知識。辦了一種白話報。每年折閱本錢

五千塊錢。他索性跌價跌到三箇大錢一張。買的人倒多了。并不折本。也不賺錢。伯旋爲的是開通社會。本不在乎賺錢的。後來聽得仰西談學務。談得井井有條。就動了箇開學堂的念頭。回家合父親商議。他父親是富而好義的。平日於詩書上面工夫欠些。聽得人讚他兒子學問好。不覺滿心歡喜。有時考問伯旋兩句。不但對答如流。還能夠推論出去。說的話都是自己肚裏沒有的。老人家。喜極。兒子。轉生出。一種。佩服。兒子。的。感情。從此。天天。譽兒。有人不服氣。說世界上有兒子的也多。從沒見這般誇獎。難道你家世兄。千般都好。沒一件不會的麼。老頭兒道。我這兒子自然沒一件不好的。只我就找不出他一點兒錯處。後來伯旋開了箇白話報館。兩年折本一萬元。又有人。和。他。老子。說。你只。縱容。令郎。如今把你的錢。蹧蹋了這許多。也是他的好處麼。老頭兒不嘖聲。回家叫了伯旋問道。你開的報館停止了。罷有人對我說閒話哩。伯旋早知就裏。答道。父親。積下。幾百萬。銀子。將來。不是。給孩兒。用的。麼。譬如生下。一。箇。敗。子。把父親。的。錢。喫着。嫖賭。去。隨他。銅山。金穴。也用。得盡。的。這辛。苦。來。的。錢。

白花費了。自然覺得可惜。至如孩兒辦的報館。是有益社會的事。總然折本也買了這箇名譽來。父親試想我們見一件稀奇的寶貝。隨他要幾萬銀子也肯拿出去買。這名譽是世上最貴重的一件暗寶。孩兒替父親買名譽不好麼。他父親大喜。看官要曉得有錢的人喜的是名譽。要有錢的人名譽都不喜了。世界上的公益事更沒有人辦。只看如今各處辦些公所。各處開會。各處多少也辦幾箇私立學堂。無非仗着那幾位富翁爲着名譽上還肯破費些慳囊哩。陸伯旋的父親陸靜甫聽得兒子說開報館有名譽。自然滿心歡喜。再折幾年本也情願的。閒話休提。再說陸伯旋既被他父親信用。這纔能討出學費。前赴上海學成了。又志在開學堂。合仰西商議。要到東洋去調查學務。說不得又回南匯。稟知他父親。這時靜甫早知學堂的好處。況且他夫人沈氏。又是大教育家沈子聖先生的姊姊。那學務上是內行的。聽說兒子要開學堂。不覺喜動衷懷。道我兒這事着實可做。你趕緊到東洋調查去。只是南匯地方。男學堂倒有幾箇。女學堂一箇沒有。我的意思。還要開箇女學堂。這是不可再緩

的了。靜甫道開學堂也不是容易的事。只怕經費很大呢。他夫人道。你休管。他孩兒。自有主意。伯旋忙道。經費不至十分浩大。我們是要收學費的。靜甫放心應允。因此伯旋能到東洋。如今回來了。特找仰西商議辦法。恰好遇着他車夫。約在張園等候。當下二人見面。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黌舍有規因陋就簡　學堂難辦校散生歸

却說夏仰西在張園。會見了陸伯旋。談起辦學堂的話。伯旋道。外甥見日本學堂。比我們中國多了幾十倍。從前還說他們窮。爲何辦起維新的事業來。就不窮了。仰西道。我却沒到過日本。只聽人說日本却係窮的人多。只是人家肯耐苦。所以辦事容易。我們中國人驕貴慣的。一天苦也喫不來。不論新舊事業。那一件辦得好呢。即如學堂。第一講究房子。第二講究飲食。房子呢。我原不說不該講究。俱是空氣透光線準。修造得堅固。住在裏面。覺得軒敞。也就算了。爭奈都要仿造洋樓。工料一切都十分昂貴。甚至一所小學堂造屋費花到十來萬銀子。假如我們把這十來萬銀子化

分十處使不是多開了九箇學堂麼再不然化分五處使也還多開四箇學堂我想現在創辦私學堂的富翁都是非常人格尊翁有這樣美意那人格的高在我們中國要算是數一數二的見直有些歐西文明人的模範你本是學務內行又到東洋去過的那一件不知道不用我贅說的了我應該說的只勸尊翁預備多少造房子的款項把來攤派開應開一處不如開兩處至於飯食第一是潔淨不在乎豐盛廚子呢知道甚麼我却聽得一句笑話有一位文明先生辦了一箇小學堂却事事合着文明的格式一天踱到飯廳見飯桌上有一碗甯蚶當下大怒忙傳廚子來駡道你不知道這蚶子是喫不得的麼廚子道廚子實在不曉得文明先生道蚶子是有礙衛生的廚子道甚麼叫做有礙衛生文明先生就把這有礙衛生的理備細和廚子說知廚子笑道要是廚子也知道這些原故再不來做廚子也去辦學堂了所以我說飲食裏面的事總須自己檢點切莫等廚子端出一碗蚶子來有礙學生的衛生這是最要緊的伯旋笑道表舅說的話極是只是外甥見東洋學堂裏也有喫牛

生不熟的鹹魚的難道不礙衛生麼仰西道這就顯出中國人的怯弱來了不但帶生的魚肉等品中國人喫不來卽如冷開水中國人又何嘗喝得來呢你只看上海工部局的醫院裏不是把冷開水給病人喫的麼中國人喫了這水怕要病上加病雖如此說以後却不可叫生下的孩子這般嬌養總要叫他耐得住風浪新鮮的空氣叫他多吸受些冷水洗澡叫他洗慣了冷開水也叫他喫些跳繩踢球盪秋千他到了這箇年紀有這箇氣力儘管叫他要去切莫保護着他看顧着他愛惜着他處處防他喫虧或是防他傷了身體要知道嬌養慣的孩子將來要做廢人四萬萬人的裏面多一箇廢人沒甚麼益處少一箇廢人沒甚麼損害依我說生下箇兒子沒學問沒本領將來做廢人分衆人的口糧倒不如沒這箇兒子的好教育上的事總須在這些上面注意體育是各事的根本且叫國民身體强健了箇箇人當得來兵這就是强國的祕訣賢喬梓能在這上面注意就是莫大之功了伯旋道人說表舅深明學務外甥還不很信。今天請教這一番。頓開茅塞。句句話都可實行的。待外甥

回去告知家嚴。準用這箇宗旨辦去罷。只是一件。男學堂沒甚疑義。女學堂倒很難辦。仰西問其原故。伯旋道。內地風氣還沒開通。中國的舊法。表舅是知道的。做了箇女子就同罪人一般終身拘禁起來不得出閨門一步輕易不可同男子談話尋常人家的女子還好至於自命爲鄉紳家裏的女子尤其拘禁得利害有點兒詫異人都混造謠言說這女子邪氣那女子自己也很遠嫌甯可耐着性子躲在家裏不敢出門如今叫他天天上學堂去街上行走難保沒人指着議誚再者女教師那裏找去就是請着幾位科學都不完全不能不攙用男教員這裏面就大起衝突了有些鄉紳老輩都道風俗太壞偌大的女孩兒給男教員教授萬一有了曖昧的事這便如何是好有這些爲難之處外甥甚覺躊躇意欲不辦女學奈家慈卻注重在女學上面我們中國女學欠缺論理是要多辦纔是加以家慈這番美意外甥那敢駁回表舅有甚麼好法子。叫女學辦得好。又不致惹人閒話沒有。仰西道。這是社會使然。我那裏有好法子呢。依我說。閒話隨他閒話。我們只管辦。好在官場也在那裏提倡

女學哩。你們只管呈請。只要地方官批准了。人家自不敢亂說。只是女學又與男學不同。不在乎多通外國文。也不在乎通甚麽精深的科學。你看外國科學專家。到底是男子多。女子很少。爲什麽呢。女子有女子的天職。注重在持家。育子。針黹。烹飪。所以東洋的女學堂。總有家政一門。我們中國。卻須變通其法辦理。爲什麽呢。中國的弱。都從女子先弱起。粗蠢的女子。腦筋不靈。遺傳到兒子。也就是箇粗魯的坯子。難施教育。靈秀的女子。卻怯弱非凡。不是病肝。就是病肺。體力是更不必說。弱不能勝衣。怕大風吹倒了。遺傳到兒子。也就嬌怯起來。動不動傷風咳嗽。差點兒的讀書辛苦了。還有許多危險的症候。所以我說女學應該注重體育。能叫女子有了體力身子強壯。加之受過教育。智識既富。生下兒子。還怕不是偉大的國民麽。上海幾箇女學堂辦得極有道理。都在這上面注意。雖如此說。女子的教育。修身。國文。也是極當注重的。至於應請男教員。儘管請。只請時須細訪這人的道德。大約受過教育的男子。也萬不至忽起邪心。況且衆目昭彰。教授時那幾箇小時。有甚麽苟且的事。該防

閑呢。社會上的浮言。決不要爲其煽惑。纔是哩。伯旋聽了。這纔決意回去辦女學堂。當下二人談了多時。看看日光已淡。仰西要回學堂。伯旋也要到他舅母那裏去。二人一路同行。到得虹口强華學堂。仰西要到小學堂裏查點學生回堂的數目。不能奉陪。伯旋直到子聖公館裏。可巧他舅母從城南女學堂回家。見面行禮。伯旋道。母舅有信寄回來麽。幾時回來呢。他舅母道。前天有信來的。他說年底也要回來。我也很盼他回來。商議幾樁要事。第一是强華學堂代館的人。要到美國去。他不回來。沒箇交代。也對不住人家。第二呢。今天城南學堂裏會議。要在我們家鄉開一箇女師範學堂。他們公推我去辦理。我那裏走得開呢。你的表弟雖說在學堂裏讀書。到底年紀還小。總要有人照料。我盼他回來了。交給他。我就好脫身而去。好在他們的女師範要明年開辦哩。伯旋道。表弟既在學堂。自有學堂裏的人管理。這倒不消擔憂。只是母舅既當了學堂裏的西文教員。久在外洋。就該脫却這一席。纔是。如今代庖的要走。不是這學堂缺了一位教員麽。他舅母道。正是。他早就打算脫却。無奈辭不

了。所以倩人庖代的。現在卽便回來。我也勸他不必再就了。伯旋道。這卻爲何。他舅母道。這學堂的名譽實不好聽。起先本是好好的一箇學堂。科學也很完備。你只看這樣的房屋。這樣的體操場。在我們中國。只怕也是數一數二的。學生呢。高等的也有。粗通的也有。不通的也有。西文卻都是很讀得來的。規則呢。從前極整齊。課堂裏臥室裏飯廳裏。不亂一絲兒。誰知日積月累。鬧到這步田地。人說他們辦事的。只知道捧牢着自己的飯碗。還要傾軋別人。都有箇擠卻別人。自己便出色的意思。這也衆惡所歸。辦是辦不淸的。我們雖說知道一二。卻也看不透其中內容。面子上看來。固然是好好的一箇學堂。我聽得你母舅的同事說起。現在學生極肯用功。雖然沒得規則。他們倒也有自治的能力。偶然來箇把敗類。也還不至害羣。然而據幾箇學生說起。裏面的腐敗情形。又多着哩。總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要澈底根究。只怕煩難。我又聽說有人創議。要把校員通統辭退。另換箇有名譽的人整頓。不知是眞是假。橫豎你母舅不在這裏。隨他們去攪便了。伯旋聽了。也是納悶。談了一會。告

辭要去他舅母留他喫了晚飯再走。伯旋道。怕道路不太平。他舅母道。怕什麼。你又沒銀錢。誰來搶刼呢。要實在怕搶刼時。就住在這裏也不妨。伯旋只得應允。忽見一箇小學生穿着一身操衣。戴着操帽。脚下登着皮鞋。連走帶跳的跳了進來。那身體要用量身計量起來。也還不過三尺。却是英氣逼人。嘴裏叫道。母親。我今天運動得了好些賞賜。我跳高是第一。盤槓子是第二。啞鈴又是第一。只秋千後些。排到第五一邊說。一邊從腰裏皮帶上解下一包玩具來。呈給他母親看。原來是製造的小汽船。汽車。東洋信箋。小地球等類。他母親道。這位是你陸家大表兄。快來鞠躬致禮。那小學生果然對着伯旋鞠躬。很從容的。伯旋還禮不迭。拉着他手問他名字。他道。我叫英人。伯旋道。表弟這箇名字不好。外甥斗膽替他改了。罷叫做華人。他舅母笑道你休上他的當。他那裏叫甚麼英人。他學名叫做國英。乳名叫做阿新。阿新靠在他母親身邊。回頭婉告道。母親我年紀大了。不要再叫我阿新。叫我國英。罷說得伯旋也笑了。道表弟這般玲瓏。讀書上面是一定聰明的。他舅母道。總算下得去。就只頑

皮。些。國英正色道。孩兒幷不敢頑皮。見着母親就有說不出的快活。所以弄成箇瘋瘋顛顛的模樣。伯旋考驗他學堂的功課。他把高等小學國文歷史地理各種教科書。言其大概。又背西文說甚麼別辭啞克司。也是很熟的。算學更是學過開方。尤其會做。年紀纔只十二歲。伯旋大喜道。表弟這樣聰明。將來是出色的國民學生。都像這樣。辦學堂的人也就踴躍了。他舅母道。你這話說得不通。辦學堂的原是爲着人家孩子沒知識。要開通他的知識。那裏能揀定聰明的孩子纔施教育呢。我說笨的孩子。越發該受教育哩。伯旋唯唯道。這是外甥失言。舅母的話不錯的。當晚伯旋就住在沈家。次早纔只七下鐘。伯旋起身洗臉。聽得大門上的鐵環響了幾下。家人正在後面料理早點。沒人聽得。打門不一會。鐵環又響起來。伯旋只得出去開門。原來是夏仰西來了。伯旋大喜。請進書房裏坐下。仰西道。表嫂起來沒有。伯旋道。只怕已經起身。國英已上學去了。仰西略坐一會。見家人送出早點。仰西問道。太太起來沒有。你上去說。我有話要面談。伯旋自用早點。仰西是喫過的了。約摸等了半箇鐘頭。

子聖夫人下樓。合仰西會面。仰西道。強、華、學、堂、的、名、譽、不、好。表、嫂、是、知、道、的、了。如今有人創議。要把這學堂停辦。又有人說。不如請一位大教育家來整頓一番。但是這學堂。本、來、是、幾、位、富、商、捐、錢、辦、的。現、在、富、商、連、年、折、閱。財、政、上、漸、漸、支、絀、起、來。辦學。堂。呢。本是。他。們。名。譽。所。關。沒法。賠。錢。罷。了。既是。辦。得。不。好。還。不。如。不。辦。昨兒晚上商會裏寄來一信。內中說的是學堂一節。已經會議過。決、計、停、辦。房、子、賣、給、外、國、人。我們趁早打算搬家罷。子聖夫人道。好好的一箇學堂。停辦了不可惜嗎。仰西道。我們。說。好。不。中。用。人家。都。說。不。好。子聖夫人道。他們說怎樣不好呢。仰西道。他們說辦事的人不辦事。教育的人不教育。學生太自由。規則太不守。這。箇。老。大。學。堂。留。他。有。甚。用。處。還。是。停。辦。了。為。是。子聖夫人道。學生怎樣遣散呢。仰西道。學生不要緊。他、們、停、辦、了。學、生、自、然、散、去。子聖夫人道。小、學、堂、呢、也、停、辦、麼。仰西道。這、倒、沒、有、提、起、他、們、指、名、說、的、是、中、學、堂。伯旋插嘴道。這是。甚。麼。原。故。仰西道。這。也。有。箇。道。理。表。兄。出。洋。去。後。學。堂。裏。實。在。沒。人。合。學。界。聯。絡。自。然。公。論。難。容。的。伯旋怔了一會道。原。來。辦。學。

堂的也要合人聯絡不是容易的事鬧得不好徒然壞了名譽這麼說來外甥也覺灰心了仰西道你辦學堂不要緊是自己出錢辦的只要認眞辦去怕沒名譽麼略談一會仰西匆匆別去子聖夫人只得託伯旋去替他租房子一面寫信給子聖說其原故伯旋走出大門只見三三二二的學生齊都攜着行李書籍出門去了臉上都現出一種悽慘的神色迎面忽來三箇學生是合自己在中興學堂同學過的一位是潘仲華一位是王起卿一位是畢志魯伯旋見面招呼仲華道伯旋君甚時來的爲何到了這裏不來看我們伯旋紅着臉道我倒忘記了三君都在這裏沒去拜訪荒唐已極起卿道伯旋君現在是闊了中興學堂裏卒過業東洋又去過人格比我高了幾倍要來看我這就辱沒了伯旋君所說是貴人不履賤地幾句話說得伯旋臉紅過耳只得勉强答道實在是忘記的我們學界裏的人有甚麼闊不闊這句話你也說得過分了志魯道別這麼嘔着頑罷我們多年好朋友會着了也該敍敍舊交這裏不便說話我們到奇芳去於是四人同到奇芳坐定伯旋道正是你們學

堂為什麼停辦起卿正欲開言仲華憤道停辦是應該的只是苦了我們全體學生伯旋道這話怎講仲華道能來辦事的我們學生不能佩服他我們學生佩服的人又不能來辦事學堂裏的事沒人來辦不停辦也沒法兒辦所以只有停辦一法至於我們全體學生裏面自然有能自治的有不能自治的既然沒有人來治我們就靠着自治的能力發達無如害羣的人也很有幾箇被他們把名譽鬧壞了人家說起來一總是强華學堂的學生腐敗其實腐敗的居其少數不腐敗的居其多數又壞在平時沒有團體各人有各人的意見硬伙的喫虧輭熟的得意這風氣相沿已久自愛的學生只好閉着嘴不管閒事各人自己用功誰知弄到如今又得着了箇腐敗的惡諡別處學堂裏的學生縱然腐敗倒不著名只强華學堂著名我們學生不是受了寃屈還沒處申辦嗎伯旋聽了長歎一聲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苦學生商量候考　自由會顚倒迷花

卻說陸伯旋聽他同學潘仲華談强華學堂遇屈的事十分歎惜半晌道你們學堂

裏那班人員既不管事爲甚麼幾百箇學生都聽其自由不與他衝突呢如今他替他們分謗這又何苦來仲華道我們也有此意只是現在學堂裏的衝突弄成習慣鬧出笑話來上頭的人還怪學生不好甚至爲此冷了辦學堂的心我們甯可隱忍着不衝突倒不料隱忍到如今依舊起了箇大衝突給怕辦學堂的做了話柄索性停辦起來往日的功效一朝盡付東流豈不可惜伯旋道雖如此說你們幾位程度高的很可以結箇團體我來助些經費開箇共和學堂省得受人牽掣不好麼仲華道這事從前也有人辦過就怕經費不夠弄到半途而止倒是坍臺不如各奔各路有錢的我們自費出洋沒錢的我們等別處學堂裏招考再去應考便了起卿道你這是一派胡說你看這許多人那幾箇有錢能夠出洋雖然別處招考也招不下這許多人再者現今中國的學堂就如一件珍貴的破壞寶器你說他不好誠然有點兒破壞你說爲着他破壞就此丟手卻使不得爲什麼呢這倒底是一件寶器丟掉了要找第二件就有些爲難我爲何說這句話呢只因中國人實在窮的多每年學

費膳費操衣費不是一百兩銀子就是一百塊洋錢有志嚮學的卽便西文有了基礎不怕考不上但是這幾百兩銀子或是幾百塊錢那裏去張羅呢幸而遇着箇慷慨的至親好友還肯移挪要是遇見了吝嗇的朋友兩箇換他一箇饒借不到錢還要受人家的蹧蹋我有一位同學他只爲沒錢上學到他親戚家裏借錢他親戚道你不好好的在家裏讀書也要學那些亡命之徒趕到學堂裏去頑耍白蹧蹋人家的錢幹什麼呢我那同學道我家裏請不起先生除了學堂沒處去讀書怎麼見得學堂裏是頑耍的呢他親戚道怎麼不是頑耍我是親眼見的學堂裏的學生成日價踢球打秋千還有跳的跳到屋脊般高不是些亡命之徒麼我家裏請了一位極高明的翰林先生你來伴讀罷只不要引誘壞了我家少爺我那同學聽他說出這一篇鄙謬的話來頭也不回的去了你們試想如今社會裏面還有這般頑固的人學界那裏昌明得來學生的路子更窄小了如今抄近說强華學堂學費膳費倒底比別處減了一大半科學還算講究的一朝停辦求學的人又有點兒爲難了志嚮

道。起卿的話。固然甚是。據我看來。也不要緊。現在學堂裏的高等學生。科學不必管他。西文卻是很熟很好的。不怕沒處學本事。那程度低的。也有十二三歲的人。也有二三十歲的人。也有用功的。也有胡鬧的。併攏起來一箍腦兒。各人競爭去。自然淘汰出一箇優勝劣敗來。我們莫替別人擔憂。各謀各的學堂去罷。伯旋道。這又奇了。怎麼中學堂裏有十二三歲的學生。那二三十歲的。倒還在情理之中。爲什麼呢。中國的學界幼稚。有些少年失學的。中年求學。要算他們有志。十二三歲的正該進小學堂。你們不是有箇附設的小學堂麼。爲何不叫他們進去讀書。仲華笑道。這箇內容外面的人是不知道的。他們二三十歲的人。西文的程度倒不見得高。這十二三歲的學生。雖說各事不知。那西文程度卻很高。只怕小學堂裏好去當教員哩。伯旋這纔明白。忖過現在國家開學堂的宗旨。並不是單叫人讀西文的。誰知風氣一變。鬧成一箇西文世界。這也無可如何。但望他們從西文裏學出科學。再能通了中文。也還有用處哩。就怕除了西文一物不知。那就完了。四人談了一會。仲華急欲去替

沈家找房子。告別去了。仲華道。我們回堂收拾行李去罷。起卿道。忙什麼。難道他們敢擋我們嗎。我還打算寬住幾天。聽說我們長沙吳子貴先生打算在上海創辦一箇旅學。要是課程定得好。我們應考去罷。好在我們原籍湖南。他沒有不收的。仲華志喬都道。這話是眞麼。我們怎沒聽說。起卿道。前天柏毓生和我講的。千眞萬眞。仲喬道。子貴先生的學問。大家佩服。但是他那裏去籌經費呢。起卿道。現在的通病。就是有學問的人。沒經費。辦不成學堂。能出經費的。沒學問。又不知道開學堂。我一人的意見。知道旅寓上海的富人。各省都有。各府也有。只每一府糾成一箇同鄉會。開辦一箇旅學。自然學生都有了讀書的地方。犯不着東奔西走。像從九謀差。秀才求館似的。到處託人情。覓八行書了。話未說完。只聽得鏜的一聲。茶桌震動。兩隻茶碗從桌上掀了起來。有一寸來高。起卿嚇了一跳。只見仲華滿面怒容。大聲說道。直頭把我氣死。爲着社會腐敗。所以要進學堂。學成了好救同胞的腐敗。誰知求學的時代。自己先腐敗起來。託人情。覓八行書。學那官場的惡習。這事豈是我們學生做的。

眞正把人氣死。志魯道。你莫動氣。十箇指頭伸出來。豈能一般兒長。學生裏面。自然也有好的。有不好的。我們只須自己不腐敗。慢慢的去勸化同學便了。仲魯兀自動氣。起卿又道。剛纔的話還沒說完。子貴先生本來沒有錢捐助學費。幸虧他的學問大名。譽好。長沙富商都信用他。現在議定每年公捐二萬塊錢。從小學辦到中學。這不是一樁公益的事麼。我還聽說他們借着湖南會館的偏院先行招考。一面租房子哩。仲華志魯聽說。便道。既如此。我們同去找柏毓生問箇備細。起卿道。甚好。三人同出茶館。從寶善街走到西門。找着普慶里。只見湘鄉柏公館五箇大字。打門進去。可巧毓生在家。延他們到書房裏坐下。起卿問毓生道。你學堂裏的行李書籍。已經搬了回來麼。毓生道。搬回來了。那箇瘟學堂。我也急急早要出來。停辦了倒也很好。起卿道。你這話也說得太過。我覺得這學堂也還下得去。只怕別處學堂還沒這般認眞哩。毓生道。怎麼你也說這話。全都不知國粹。那學堂雖說認眞。只西文罷咧。國文呢。起卿道。國文麼。我便不敢說。只是教輿地的輿地。歷史的歷史。國文的國文。也

沒見缺了一樣。教員呢講的講。不講的不講。各人有各人的家數。幷沒甚麽腐敗。毓生道。嘎。照你這般說來。就暗藏着腐敗兩箇字在裏面了。你倒會說話。我是沖口而出。不知道忌諱的。起卿道。已過的事。我們也沒工夫來細說。我倒問你。長沙的旅學倒底幾時開辦。毓生道。你這人怎麽這樣性急。人家纔創了這箇議。那裏馬上就會開辦呢。起卿道。不是這般說。你。們。家。住。在。上。海。的。自。然。不。着。急。我。們。停。了。學。回。去。是。很。不。容。易。住。客。寓。又。沒。旅。費。要。是。這。旅。學。果。眞。辦。的。我。們。決。計。住。在。這。裏。靜。候。要。是。不。打。算。辦。呢。我。們。只。得。回。去。你。好。歹。替。我。們。打。聽。箇。確。實。我。們。明。天。來。討。回。信。毓生唯。唯。答應。四人閒談一會。仲華起卿志曾便要告辭回堂。毓生留住道。就在舍下便飯罷。仲華道。老伯回來不便。毓生道。家嚴在洋行喫了晚飯。就要出去應酬。兩三下鐘、纔得回家哩。卽便遇着了也不要緊。我還要請教起卿西文哩。仲華等三人只得坐下。毓生拿出一本西文。四人同看。問了幾處難通的文法。起卿一一告知。原來三人裏面要算起卿的西文第一。學、生、聚、在、一、處、眞、是、談、天、說、地。很、有、樂、趣、的。那、肯、相、

離。一會兒毓生靜中生動。想出去踢球。仲華道。這裏又沒體操塲。那裏去踢球呢。毓生道。這裏的體操塲很好。我同你們去便了。於是眞有興頭。毓生走進裏間屋子。拿出一箇大皮球。兩箇小皮球。四根棍子。一條長繩。大家走出普慶里。轉到後面。果然一片草地。合綠毯一般。就只比學堂裏的草長些。四人劃淸了界限。分門踢去。要算仲華第一。原來仲華本有軍國民的資格。兵操運動。件件皆精。三人齊都佩服他的。踢完了球。又是打球。又是拉繩。說也奇怪。仲華走到這面。便這面贏。走到那面。便那面贏。毓生道。怎麽你的氣力恁大。仲華道。這不是我的氣力大。你看我的身體。比你們壯實。地心吸力重。自然被我拉過來了。四人直要到晚間。這纔回到公館喫晚飯。裏面送出來的菜。是一碗淸燉鴨。一碗鯽魚。一碗蠶豆子。一碗莧菜。一碗辣子炒雞片。一碗辣醬。仲華等三人。本來喜喫辣的。在學堂裏却沒得喫。這時如逢故我。竟每人喫了三大碗飯。盛飯的老媽子。都詫異起來。飯後。匆匆回學堂去。正打算睡覺。只見監學走來道。諸位要回府時。明天就請動身罷。這裏的房子。已經買給英國人。要

把來做天主堂哩。議定三天內出屋。諸位走了。我們還要替他們打掃房子。用藥水薰灑。諸位住在裏面不方便。起卿道。好好的房子。爲甚麼用藥水。薰我們住進來時。爲何不薰呢。再者賣出的房子。從沒替人家打掃的規例。搬呢。自然要搬的。讓我們明天去找到了客寓再搬罷。監學道。我說諸位不通世故。須知這房子。是賣給外國人的。他們何等愛乾淨。不好好的薰洗。他也不要買。停辦了學堂。自然大家搬出去。沒什麼留戀的。起卿道。可憐可歎。中國的學堂開不起。把房子賣給外國人。還要替他打掃潔淨。不要說他不要說他。我們明天一早搬出去便了。仲華怒目而視。要想開口。監學已經走出去。三人痛罵一場。這纔睡覺。次日果然一早起來。僱了車子搬動行李。堂中的人早已走空了。三人押着行李到寶善街文明旅館住下。飯後就去找柏毓生。告知就裏。毓生道。我早就料定的。你們不搬。他們那裏容得。起卿道。實在這監學不成人格。毓生道。那裏怪得他呢。他也是有激而言罷了。起卿道。你去打聽旅學沒有。毓生道。我今天一早就去的。據他們說。只須助欵交到。便當開辦。仲華等

三人都覺放心等候坐談一會。日已西斜。大家又打算去踢球。忽見從前的同學駱伯言闖了進來。大聲嚷道。你們好樂。也不來約會我。毓生呆了臉。不甚睬他。原來駱伯言合他們不能合羣。爲他有點兒腐敗。喜和頑笑場中的人來往的原故。當下伯言見衆人不甚睬他。覺得沒趣。搭趄着坐了一會。卽便辭出。可巧求是學堂裏的諸藹人。惜音學堂裏的袁春帆。打街門口走過。伯言遇着了。正是沆瀣一氣。藹人道。你在這裏幹什麼。伯言道。我來看一箇同學。春帆道。呸。你定是去看柏毓生的。你在強華學堂裏開除了出來。他們並不來看你。如今他們停了學。你倒去看他。就誤了我們正經何苦來呢。伯言紅了臉道。我們有什麼正經。春帆道。昨兒晚上。我和你說的你怎麼又忘記了。今天五下鐘。張園的自由會。你爲什麼不去。伯言拍手道。眞是笑話。我腦筋不靈了。連眼前一樁大事業。忘記得影響都沒有了。了不得。你看我錶上已過了四下半鐘。我們快走罷。伯言見靄人穿着一件夾縐羅衫。夾紗馬褂。足登萬利洋行的皮鞋。頭戴草邊涼帽。忖道。靄人那裏去借到了一筆款子。穿着得這般時

髦我今天是賽他不過了我這件夾衫還是去年買的已經齷齪了鞋墨又沒搽過這樣腐敗的樣子如何好去與會春帆雖說穿件竹布衫他倒是很潔淨的嵌肩兒的袋裏又挂着箇打簧金錶就勝似我們幾倍了不言伯言肚裏躊躇再說三人一路緊走看看到得跑馬廳口靄人滿頭是汗氣喘吁吁的叫道春帆伯言慢慢的走我腿筋轉不過來了伯言道你從前賽走的本事那裏去了怎麼轉了腿筋呢靄人道我今天走了幾十里路實在喫不住了好兄弟慢慢的走罷春帆伯言只得依着他慢走靄人好容易一步一拐走到了張園果然約會的人齊都到了原來這時正値跑馬張園裏非常熱鬧有些倌人都怒馬高車的趕來羅綺繽紛蘭麝馥郁弄得這班學生神色迷離心魂顚倒不知如何是好伯言和靄人就如一對蛺蝶在花叢中穿來穿去春駒不繫游騎無歸這纔算得自由歐洲文明各國的人拿出死力來競爭的其名叫做自由原來有這些樂趣在裏面哩閒言少敘當下春帆一轉臉找不到了靄人伯言急得沒主意獨自一箇站在安塏地的走廊上面背陰之處留心

張望那有他們兩位的影兒卻見一位同學衣襟上插了一朶白薔薇花視線注在一箇極時髦的倌人身上忙叫道梧卿你見諸靄人沒有那同學把手一指道不是站在那裏的春帆一眼望見果然靄人手扶着伯言的肩呆呆看那來的馬車春帆暗暗地走到他的背後把象牙骨的扇子在他肩上很命打了一下靄人喫驚回頭見是春帆罵道你這箇捉狹鬼我早猜定是你春帆笑道你們也須顧些兒公德人家被你看得不好意思你們還在這裏細看我們回去罷你沒見你們先生在那裏喫茶麼靄人回頭看時果見安塏地茶檯上坐着一位教員穿着天青色的羽綾對襟單馬褂闊袖子的竹布大衫頭戴夾紗小帽手裏搿着一柄竹骨子尺來長的摺扇眼戴玳瑁邊眼鏡昂頭四望靄人伯言都喫一驚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抱熱誠捐軀殉學　慕義風革面皈眞

卻說駱伯言諸靄人見他先生也在安塏地喫茶十分驚訝繞着灣子走到池塘沿上商議道這位先生也太古怪了平時教導人家道德說什麼學生不該在外面治

遊怎麽自己也走到張園來我們都被他偵探了去這還了得春帆道怕什麽你們也太膽子小二十四世紀的學生勢力膨脹到極點了那還有箇怕先生的理靄人道不是這般說我們何嘗怕他你不知道這位先生脾氣十分古怪說出話來尖酸刻薄他不時借文明國的規則譏刺我們不好合他駁辨幾次三番要指名駡他一場又怕違背了公理他在上海學界裏又很有名譽的人都帮着他說話我們抵敵不過只得守着服從主義春帆道原來你們也只這點本事只敢侮弄幾箇外行先生要是我决不服從他越是有本事的先生越要把他治倒了纔定我們的世界哩伯言道這話我不佩服有本事的先生如何治得倒他你須找不着他的錯處春帆道我說你們不中用人都有錯處找着他一椿就把他治倒了即如今天他在這裏你們就好編一段笑話出來蹧蹋他一場他下次就知道警懼了靄人道這却不妥我們就怕弄巧成拙鬧得不好喫了苦頭倒底眞是眞假是假不要想陷害人陷害不着反葬送了自己不當頑的春帆喪氣不語三人也就一路出園原來他們這位

先生。確係上海一位新學界的名士。姓陶名造時。表字惘華。自從上海設談西學的時代。他早已研究起格致書院裏的人。那一箇不佩陶惘華先生。借着這點聲光。在學界裏混了二十多年。正是一帆風順。到處歡迎的。他卻有一種特別的好處。滿嘴談新。服食起居。沒一樣改卻舊時的習慣。官場人見他體貌來得古樸。都信他是一位守舊的班頭。學界裏聽他議論開通。又都敬重他是一位維新的志士。此次來到張園。並非爲遊玩起見。他卻約着一位大熱心人朱頌便先生來此提議學務的。眼裏並沒見他那班高材生在這園裏嬉遊。諸駱出園門時。可巧朱頌便先生也來了。惘華起身相迎。頌便走得滿頭是汗。把一頂外國帽子脫下。放在桌邊上。慢慢坐定。歎道。我這麼東奔西走。受人家許多骯髒齷齪的氣。從無可設法中。運動到若干經費。開成這箇學堂。難道是自己圖利不成。原爲着外國人的勢力天天增長。我們同胞還不開悟。有知識的人一天少似一天。都由沒受教育的原故。我既生在世界上。又不幸生在這亞洲的中國地面。叫我腦裏感觸這無數離奇幻變的現象。我要放

下手來不幹。我這血輪裏的熱力。由不得我做主。我單盡我這一部分的責任。也只不過創辦箇學堂。教育幾箇有精神的國民。我死也瞑目了。誰知我一片熱忱。被人家看做涼血。屢屢勸導不醒。我還辦什麼學堂。講什麼教育。停辦是極易的。左右對不住出資本的人。也是我教育無方。以致僨事。我無顏再生於世的了。憫華道。頌便先生辦的學堂。數一數二。并沒甚麼不規則的事。爲何發這一篇慨歎。頌便道。好是表面罷。社會上的褒貶。也不足據爲定評。我意中指望學生的。卻不如此。憫華問其原故。頌便不肯細說。只得罷了。天色將晚。頌便自回學堂。憫華也就回寓。次早忽聽得打門聲。急走進兩位西裝的少年。憫華接見時。卻不認識。那兩人自通姓名。方知一係周少美。一係張陳華。不及敘談別話。急忙問道。憫華先生知道頌便先生尋了短見麼。憫華大喫一驚道。這是什麼話。昨兒下午。我們還同在張園喫茶的。他雖然發出一大篇感慨。卻沒大不了的事。爲何要尋短見。難道性命是不值錢的。少美道。頌便先生的心事。我們兩人倒知道一二。他說現在學堂的程度。還是幼稚。擔任教

育的人。卻也新舊參半。良否參半。學生不算沒知識。沒進步。只能恪守規則的。百中揀一。總看辦學堂的立法如何。這卻也難怪他們。我們這箇學堂立法是簡要不煩的。執法的人。卻守法畫一。自然礙着他們自由。因此不時要起衝突。這是學生程度不高。不能體諒執法人的美意所致。看似不甚緊要。其實關礙學界前途不小。我并不要束縛學生。叫他們奄奄沒氣。只是衝突看甚麼事。課程不好。該衝突。校員尸位。該衝突。賞罰不公。野蠻令下。都該衝突。除卻這些錯處。學生便當謹守法律。專心用功。如今我這學堂裏。小小的衝突。不止一次。都有無理取鬧的。這般著名的好學堂。尚且如此。別處可想而知。這箇風潮既長。必致敷衍的施其放任主義。魯莽的拿出壓制手段。學堂裏的笑話愈多。學界的前途愈形黑闇。這是我日夜憂心的。他話只說到此。我們兩人本是這學堂裏的齋長。早把先生的意見。代表同學。同學也有感激的。也有冷笑的。我們無可如何。前天因議課程。又小小有了衝突。先生滿肚皮的不願意。卻並沒斥責學生。誰知昨天晚上回來。就伏案寫了好幾封信。交給僕人發

出去了。一夜沒什麼動靜。今天早點時。還不起身。他天天都是絕早起來料理校務的。今天忽然起晚。我們都有些疑心。喫過早點。推門進去看時。見他直挺挺的躺在牀上。眼睛裏鼻孔裏都是血。登時堂中鼎沸。大家猜不透爲着甚事。料想是服毒身死的。我們這學堂。都虧頌便先生在外面運動經費。他既死了。只得全體解散。同學的人都失了倚賴。悲泣不止。我們兩人更加悽慘。再者先生又沒家屬親人在這裏殯殮。一切還沒人料理。幾箇校員都擔不起這事。聽說憫華先生合我們先生是一人之交。還望先生看平日交情分上。過去照料照料。憫華慨然允諾。三人同到學堂。只見一羣校員學生。圍着桌子。不知道看什麼。一人手裏捏着封信道。諸君休得忙亂。待我來宣讀。衆人齊都分排站定。聽他宣讀出來。原來是朱頌便留別校員學生的話。無非要他們守定規則。認眞用功。發抒愛國的忠心。擔任國民的義務。這人宣讀已畢。大衆垂淚。這纔和憫華招呼。敘些原委。憫華兀自悽愴。只得替他們打電報辦殯事。忙了幾天。纔得清楚。有些好義的人。把這事傳揚開去。送輓聯祭文的不一

而足他家眷來時空無所有訪問起來纔知須便先生運動的資本不夠校用每年總須在自己家裏提出千來塊錢維持校事他家裏的存錢罄盡了便把五十頃田抵押着應用學生聽得這話齊都感奮情願改悔力學以副須便先生的期望公議替他鑄一箇小銅像垂型千古這是周少美陳夢華創議的大衆贊成只是大家都是學生那裏來的錢呢卻因須便的教育熱誠深印入衆學生的腦筋裏因此志在必行並都回去和父兄商議稱家有無湊成一大注款子這銅像纔能鑄就那時又感動了上海幾位商家並都捐錢把這學堂維持下去恰好駱伯言諸靄人生怕陶憫華指摘他的錯處天天與袁春帆那一班人商量主意意欲先下手爲强攻去了他樂得耳根清淨靄人道我們多寫幾張匿名揭帖貼在課堂裏他受不住了自己會去的這是暗中逐客的法子伯言道你休拿得這般穩這人臉皮最厚像橙子皮兒似的你沒見麼匿名揭帖別說沒人送給他看卽使他看見了還當是耳旁風決不着意的他要怕人閒話早已去了也不等到今天靄人細想這話果然不錯只是

無計可施春帆道你們總要聽我的話纔能請你這孽師出校哩諸駱二人洗耳恭聽春帆道你們只把他劣跡匯攏來寫一封信投到報館裏去報館裏要肯登出你這孽師卽便捨不得出校校東也該請他走路了靄人大喜伯言也拍手贊成背後閃來一箇學生冷笑道你們別高興這事徒勞無功還有後患哩靄人問其原故他道來函一門報館雖說不擔責任但也不肯毀壞有名譽人的名譽陶惘華的名字上海灘上人人知道難道報館裏的人不知道怕不肯登倒去通知了他反受其害靄人伯言驚呆了臉春帆道這話不確從來報館只幫着學生一面說話沒有回護校員的不然我們的勢力範圍那有這門大呢你們快休驚疑儘管寫信送去保沒後患的靄人伯言將信將疑還沒決定忽見兩箇朋友來了春帆認得是王子坪侯琴軒子坪是象棋國手贏了彩便隨意喫喝使用卻沒餘錢琴軒彈得一手好琵琶人都稱他琵琶大王也是遊戲世界中最歡迎他的當下各人見面通了姓名正是大家同志十分親熱子坪道你們在這裏議事麼都綳着一張面皮爲的什麼依我

說。此。刻。也。該。喫。飯。的。時。候。了。我。們。喫。九。華。樓。去。春。帆。道。今。天。我。們。拼。箇。公。局。罷。屢。次。奉。擾。是。不。該。的。子坪道。這有。甚。麼。要。緊。我。有。錢。便。擾。我。你。有。錢。便。擾。你。還。是。一。樣。於。是。大。家。並。不。客。氣。同到。九。華。樓。揀。箇。雅。座。坐。定。各。人。點。菜。喫。酒。靄。人。的。豁。拳。內。中。要。算。第一。大。家。都。推。他。做。拳。界。裏。的。拿。坡。侖。當下。技。癢。難。熬。要。打。通。關。春。帆。道。靄。人。要。打。通。關。時。我。們。豫。備。喫。酒。便。了。子坪道。我。不。信。拿。坡。侖。雖。說。善。戰。還。有。我。惠。靈。吞。在。這。裏。春帆道。既如此。你們兩下先交手罷。春帆提起酒壺。滿滿的斟了十大杯。二人豁到十拳。恰好各五的平拳。大家都道工力悉敵。接連豁了三十拳。靄人多輸了一拳。大家拍手道。倒底。拿。坡。侖。敵。不。過。惠。靈。吞。哩。自。此。又。喚。子。坪。做。拳。界。惠。靈。吞。搦。戰。了。半。天。都。有。些。酒。意。琴。軒。叫。堂。倌。去。借。一。面。琵。琶。來。叫。子。坪。唱。自。己。彈。伯。言。敲。着。碟。子。春。帆。拉。着。胡。琴。堂。倌。都。站。在。門。口。聽。熱。鬧。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又。來。了。兩。位。同。學。一是白楚公。一是高朗山。跨進來就蹙着眉眼。楚公道。諸君。這。般。快。樂。沒。聽。見。朱。頸。便。先。生。的。事。麼。子坪愕然道。甚。麼。事。楚公從頭至尾述了一遍。子坪不覺淒然。琴

軒放下琵琶春帆丟下胡琴都覺腦筋受了一箇大激刺伯言靄人也覺感動靄人道像這樣的先生我們就跟着他死也情願春帆道我自己想起來實在不合學生的資格要被頌平先生知道了只怕也要動氣伯言道不說了是人都有錯處能改悔就是上等人格我只不服那老舊先生人沒錯處他便逆料着人要做壞事處處防閑琴軒道老舊先生還有一箇毛病人有了錯處他卻永遠把這人棄絕了不許他改悔逼得人家沒路走索性做壞人他倒不如不管用了放任主義倒還能成全人哩子坪道老舊的先生還有一箇鬼胎他胸中的黑白全然顛倒有志氣有見解的學生他說他桀驁不馴輕則記過重則開除那圓熟軟媚的學生當着他面恭惟得很好說幾句舊話迎合他的意見背後卻只管罵他只管做壞事他都不來管理因此釀成許多惡果朗山道學界是一件吸新吐舊的有機動物本不好容老舊人濫厠的如今學堂裏的校員新的苦於國學不夠不能不參用舊的因此有舊校員他那心理合我們的心理就如水火一般暗中起了衝突他還指望拿出他的舊學

問來嘵嚇我們壓服我們殊不知早被我們看透他的舊學工夫也不見得深沈所以思想不能發達我們見到的他還見不到哩能如朱頌便先生的學問我們自然佩服不在新舊上論的了楚公道佩服是一句空話我們既然佩服他就當他先生服從他的教育先生是死了我們應該照着他的遺囑自己管束着自己賭唱喫喝冶遊一概屏絕我們索性立箇自治會從今日起立下規則有人犯了法律我們會裏大家把他逐出不准入會諸君如表同情我們就結這箇團體罷小坪道楚公的話甚是但須多約幾位同志我們這幾箇人可巧賭也會賭唱也會唱喫喝也喜喫喝冶遊不敢說也有時去走走不要到後來不約而同齊都破壞了規則不是白費一番舉動麼我想多約幾位規矩的同學我們有了榜樣被他管束住了再不至於邪念復萌了楚公道能有規矩的人入會果然甚好只是我們的名譽不佳怕人家不肯入會據我愚見不如先從自己立法眞能不犯戒律名譽漸漸的好起來那班正人君子自然也來入會了到那時籌點款子辦些圖書我們學堂放假時便聚在

一處用功也是一種快樂。省得穢塵烈日中跑來跑去的遊耍。不但損了名譽。還蹧蹋壞了身子。人在世上不論士農工商那一行。都該盡自己的義務。我們除了學館子閒逛打茶圍之外。一些義務不盡。將來做那一行呢。我情願把這自治會趁早成立起來。大家都有公益。琴軒道。我也贊成。藹人伯言諸人並都拍手稱慶。正待議訂規則。卻好夥計遞上帳來。是子坪惠東的。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保安甯片言息事　說權利數語解疑

却說王子坪惠了鈔。衆人離了九華樓。白楚公約他們到得自己家裏。原來白楚公富有家貲。住在威海衛路。有一座小小花園。園裏的植物不下三四百種。楚公卻喜研究植物學。每見一種花草。都須親自翦來。做了標本。又必須覓着種子來。種在自己園裏。楚公並懂得接花木的法子。他把那樹枝割了下來。接在這樹上。封上些肥土。把來包裹好了。時常灌水滋潤。久而久之。兩下長成一處。開花結果。異常繁盛。楚公從學堂回來。便做這些事業。覺得十分有趣。這時引衆人來到園裏。隨意遊耍。辨

別些雌蕊雄蕊花冠花帔。只他說得來頭頭是道。別人都對答不來。越覺得學問須隨時研究。閒宕着白過了日子。殊覺可惜。那圖書館應該早辦的了。當下定議。楚公捐了壹百塊錢。東拼西湊。有了三百塊錢光景。就借楚公花園裏的藏修室。作爲陳列之所。自此這幾箇學生都潛心好學。不再去遊蕩了。原來陶憫華卻不知道這班學生要和他過不去。自從送了朱頌便的喪回來。正逢暑假。在家歇息。後來聽人傳說他那一班高足。結了箇自治會。設下了一箇圖書館。專心研究學問。十分欣喜。暗道這還像箇學生。中國前途。還有可望。正在得意。只聽得打門聲響。憫華開門。見一位學界中的老輩。鬚分八字。戴着一副金絲邊眼鏡。身上穿件湖色熟羅長衫。足登學士鞋。頭戴軟細草邊洋帽。背後拖着一條辮子。臉上七分儒雅氣。三分官氣。憫華猛見他。想不起是那裏會過面的。那人脫帽。合憫華握手道。憫翁你不認得兄弟了麼。憫華忙讓他入室坐下。道。兄弟實在眼鈍。一時記不起。我們那裏會過的。那人道。憫翁忘記了麼。那年愚園大會。我們還暢談過一番的。憫華隱約記得他姓衛。表字

蹇夫南京學務處的委員來上海調查過學務的當下便道眞眞該打我們要算至交兄弟實在荒唐這是蹇翁如何不認得了蹇夫道這却難怪那時兄弟還沒留鬚哩憫華道我們一別兩年聽說吾兄總教尙湖師範爲何來到敝地蹇夫道不要提起官場的學堂那有不出風潮的兄弟自從接辦尙湖後想起師範一事是全省教育的命脈要極力整頓一番到堂後考察他們功課倒也罷了只是精神上差些憫華忖道這人守舊不過的爲何說到精神上去倒要請教便道怎樣精神差呢蹇夫道我見他們學生只知道矻矻的埋頭用功宗旨在卒業後得館所以說他精神差憫華心裏詫異看不出這老頭子果然說出來的話很有道理便道蹇翁後來怎麼整頓呢蹇夫道兄弟也不用別的法子就和他們演說演說過幾次他們倒還會意只是其中還有兩種弊病憫華請教那兩種甚麼弊病蹇夫道一種是年輕的人單在科學上用功國文太不講究一種是年紀稍大的國文到還下得去科學的進步却遲我就改定下章程把那科學好的加重了國文功課國文好的加重了科學功

課。憫翁你道這辦法錯不錯。憫華暗地佩服。極口贊道。這是極好的辦法。現在的師範。就喫虧不能兩下兼全。都像這般造就起來。自然學界發達了。蹇夫道。誰知這主意是我打錯了。弄得新舊兩黨的學生。箇箇同我反對。上臺知道了。很怪我辦理不善。只得告辭而去。幸虧學務處的差使。並沒撤委。着我仍回學務處當差。這回是調查要件來的。憫華問甚麼要件。蹇夫却不肯說。只探聽上海學界現象如何。憫華道。上海學界。十分發達。官辦的學堂。也能改良。鐲除了官場習氣。私立的學堂。有些富商大賈。極肯熱心扶助。也曉得現在商人。自己的學問不夠。指望造就人才。幫助自己。甚至學界裏有幾位熱心人。呼號奔走。提創辦學堂的話。把公益的事。當做自已的事一般幹去。力量不及。便性命也不顧的殉起學務來。因此學界裏倒還人心固結。蹇夫道。學生倒還安靜。不倡什麼邪說麼。憫華道。官辦的學堂。學生極守規則。却沒有奴隸性質。私立的學堂。管理教科都極文明。所以風潮不起。不比從前那般衝突了。蹇夫却不很信。原來蹇夫這次來到上海。是有意搜查學界的。聽憫華說學

界這般安靜。將信將疑。告別而去。憫華送客回來。忖道。官場合學界。始終聯絡不來。各存了一條心。學務那能辦得好呢。不題憫華獨自在那裏發感慨。且說他的學生駱伯言諸靄人等。合白楚公高朗山同在一處。久而久之。自悔從前太覺荒唐。現今纔知用功。已覺拋棄了光陰。聽人家談起學問來。自己竟是門外漢。一般十分內媿。一天楚公又談植物學說。甚麼解剖的法子。因知植物的本體。都具有許多極細的囊。叫做細胞。這細胞漸漸的長老了。胞外面那層膜變化出來。或成爲木質。或成爲木栓質。或化做黏液質。木質呢。就是木材。木栓質呢。就是樹皮。黏液質呢。就如海藻類裏的昆布海菩石花菜等類。言下把細胞集合的模型。指給各人看。這時諸駱二人都覺得有興趣。不願再去閒逛。情願研究學問了。楚公又道。統計我們中國人的學問。敵不過東洋人十分之一。不要說歐美大國。我們進一步。人家已進了十步。幾十步兼程趕去。都趕不上。即如西國現在已發明電學。我們的汽機學。還知者寥寥。將來電氣製造。布滿世界。我們難道再去仰人鼻息。討生活做麼。你說我們人類聽

明一學便會殊不知實學的程途十分紆曲越不得階級普通沒學過萬不能就學專門我們費却十年八年工夫連普通學都學不完全加上幾年專門年紀已是不小況且貧寒的多急於謀食誰還能悉心研究學問呢現觀社會上的狀況凡自西國專門學堂回來的人已覺歡迎信仰殊不知專門學雖說畢業還須自出機杼組織一番新學識來方能應用不窮譬如五金起初是礦質鎔鍊已成纔分爲五金這就像專門學一般成了家數至於製造成器具那却在乎各人運動心機學業也是如是要把自己所學的出而應世必須運動心機不然便如一塊美玉沒經雕琢只好當他古玩看罷了我們前途負了這麼重大的責任那有工夫閒逛汲汲求學還怕日不暇給哩朗夫道這話誠然不錯只是世界上也不是箇箇人都須學專門的即如歐美難道通國裏的人都學過專門來一般也有沒學問的只不過普通知識比我們好些罷了楚公道話雖如此只是他們有幾位好學問的在上面提倡國家信用他出一新法新器都能施諸實用因此越富越强天天進步沒學問的各有職

業被有學問的芘護着勢力也就膨脹起來都做了有知識的國民我們中國難道沒二三專精學業的人只是上面沒人信用甚至枯槁山林那箇去理會他一知半解的迎合社會倒佔了優勝的地位有學問的別說沒人信用單這麼勞勞生事尙且不能過活以至灰了心也沒工夫再求精進了雖然如此但我們不好不自策勵到底學問進一步知識高一層做箇獨醒的人也是好的總之各人有各人的地位有各人的擔任有各人的執業我們既然處了學生的地位就該擔任將來的教育或是擔任別的事我們的執業總跳不出學界圈子要不早些把自己的學問修治好了別說外國人單這學界裏幾箇本國人都競不過從此處於劣敗地位豈不可恥說得朗山琴軒子坪伯言靄人一齊拍手伯言讚道楚公的話句句是我們針砭

我記得六歲上學先生把孝悌忠信四箇字攤在我面前教了幾遍强迫着我認我那裏認得來直急得要哭先生見我不肯認時便寫他的字看他的書不來睬我我要走却不敢便呆呆坐着有天要撒溺時先生又在那裏教我認字了我熬不住撒

了一褲襠。後來年紀大些。先生便教我讀大學。那大學這部書。有大字小註。大字還易讀。小註却難讀。我跟先生的聲音讀去。倒還勉强讀得來。讀到中庸。天天喫打。打得頭都昏了。因此腦氣不足。常常患病。及至後來。父母送我到學堂裏去。誰知學堂裏很好頑的。我愛的是兩件事。一件事是唱歌。一件事是草地上頑耍。妙在到了課堂。沒人責罰我的。那教科書。愛讀便讀。不愛讀便不讀。明天不熟時。先生叫我面壁。我就對着牆壁呆呆站着。拿出六歲時呆坐的本領來。到底站着比坐着難些。好在爲時不久。散課時。我和大衆一同出了課堂。又好去頑耍了。聽他們說學堂裏的規矩。書不熟。便要記過。那是稀鬆不要緊的事。他記幾百箇過。也不干我事。我父母是極愛我的。開除了。就這麼走回去。有何不可。誰知倒沒開除。我畢業後。升到中學堂。更覺得有趣了。我從前結交幾位同學。也是好頑耍的。大家商量着去喫酒。苦沒錢鈔。就做了箇車輪會。掄到那箇。那箇作東。掄到我時。我兩手空空。那裏有錢。我想出一箇法子。回家去對母親道。我要買書。須得兩塊錢。使我母親見我買書用功。歡喜

得了不得。常時向我父親討了兩塊錢。給我我便請他們喫酒。用不了。還賸下八角錢。我們便下象棋賭輸贏。自此沒錢使時。便回家去。指東畫西討了錢來應用。我纔知世界上最快活的事都是錢買來的。這纔愛重錢文。但是人家的錢。來得煩難。我的錢來得容易。楚公不解道。怎麼你的錢來得容易呢。伯言笑道。我見他們尋錢的法子。須把西文譯成中文。拿出去賣錢。有時人家不買時。便丟擱下了。白費了心血。我卻不消費心。沒錢時。家裏去取。直到如今。沒斷錢使。我這樣舒服的日子。昏昏沉沉的過下去。倒也罷了。偏偏遇着甚麼朱頌便先生的事。把我提醒了。又遇着你方纔一篇話。說得我毛骨悚然。細想起來。果然一箇沒得點兒學問。是站不穩腳步的。將來父母過後。沒人給我錢使。那便僵了。倒不如他們譯西文的人。雖說費了心血。弄錢煩難。倒底自由自便。靠得穩些。楚公大笑道。伯言同學。你如今悟澈了麼。雖然話都有理。只是你的宗旨還不對。求學豈專是為錢的麼。伯言道。這又奇了。不為錢為什麼。楚公道。所以家庭教育。是我們一世的根本。你早就鬧岔了。你府上的錢多

你又爲父母鍾愛沒一件事不依你。你要知道。你父親弄來的錢。不是容易有這般想頭。固然是好。但是高一層想去。學問好了。不怕沒錢使。却要做些公益的事。或是熱心教育。或是開通社會。或是提倡清議。有益國家。或是開悟工商。令其發達。這許多事業。都是我們將來應盡的義務。都從學問中出來。盡了義務。再享權利。方不是人羣的蟊賊。要義務不盡。單知道仗着本領騙人家的錢使。這就是蟊賊了。因此推說下去。那學問不深。處處誤人的。通都是社會的蟊賊。所以就學的人。先要端正了自己的宗旨。不但不可存心想出身做官。連金錢主義。都不可有。朗山道。楚公這話。陳義太高。我道現在的人。都須他動力激發他求學的心。紅頂金錢。都是學生的鞭策。爲何你叫人家不可愛錢。合想做官呢。這不是箇消極主義麼。楚公道。你這話就是腐敗的代表。你想我們中國爲何腐敗。只因人人心裏仰望那箇紅頂子。希幸戴那箇紅頂子。那紅頂子爲甚麼這般貴重呢。只因戴了他。必然有錢有勢。以致學界裏的人。嘴裏口口聲聲不屑戴。心裏却時時想戴。商界裏的人。甚至把錢去捐來戴。

只農工兩界的人不能指望罷了。學生抱着這箇主義進學堂先生抱着這箇主義教授科舉改了。這主義却還沒改。所以我國官場中人員。分外擁擠。分利時患人多。做事時又歎才少。釀成這一箇魚爛的世界。更沒改革振興的希望。略有見識的人。總須破除那紅頂金錢的主義方好。各人聽了。纔能明白。朗山也道。楚公的話。却是正論。我從來沒聽見過的。當時各人議定。因天氣炎熱。只早起之時。披閱圖書。飯後遊耍。只揀那空曠的地方。樹陰多處。憩息。日斜時。踢球拉繩作樂。一天旅行到了一處鄉間。只見遠遠地幾株楊柳。兩隻鷗鳥回翔樹頂。楚公趕緊走去。見是一灣清水。楊柳之外。還有無數竹枝棕樹。夾生兩岸。一會兒。諸駱各人都到。楚公想起外國人。都喜海水洗澡。說是最健身體。我雖沒有洗過。何妨借這灣水試試。定了主意。便脫却上下衣服。跳下水去。藹人道。不好了。楚公投河自盡了。我們快救去。朗山笑道。他是洗澡的。這冷水洗澡。最健身體。我們何妨試試。說罷。也就脫卻衣服。泅下去。打了一箇猛子。諸駱諸人。只在岸上。跕着。沒一人敢下去。只見他們在水裏跳盪回旋。十

分快樂直洇了一下多鐘。這纔上岸。揩乾身子。穿上衣服。徐步而歸走過辛家花園。只見黃公益徐保義穿着軍操衣服。跑得滿頭是汗。面紅頸赤的來了。楚公道公益你們到那裏去。公益道。我們兩人賽走。從梵王渡走起。走到這裏。也計不清里數。纔只三十分鐘。我在前。他在後。總只差十來步。楚公拍手道。眞是工力悉敵。公益道甚麼叫做工力悉敵。楚公紅着臉道。這是舊學界說慣的名詞。工力悉敵就是說你二位脚力差不多的意思。公益道。原來如此。怪不得人家都說楚公的華文好。這些名詞。我們都不知道。楚公道。慚愧。我是半開的國民。那及你們西文好科學深呢。公益道。休得過謙。楚公道。你們快請競脚力罷。休得躭誤了正事。公益道。我們走了這些路。也想歇息一會。咱們找箇地方去坐談罷。朗山道。最妙不過是這園裏的草地上。我們便去坐談。當下各人走入辛園。恰好太陽光已過去了。地下漸涼。諸人不由分說。見直坐在草上。楚公道。我最愛這片草剪得齊整。保義道。坐下去細軟得極。比席子還好。公益道。絕不沾泥。靄人道。不見得。我覺得這草地很不乾淨。保義道。你不信。

把你的鞋底。在這草上擦一回。保管乾淨。泥都落去了。原來靄人誤踏了一脚泥。連皮幫上都黑了。聽了保義的話。果然在草地上儘擦一會兒。泥都落盡。比板刷還刷得乾淨。因此放心坐下。公益保義。竟橫身躺下。楚公道。你們走得太猛。難怪要困倦了。賽跑賽走。也須有箇限制。別過了度。走出病來。不是當頑的。所說習練。原須緩緩習練去。不說是一兩天就要突過人的。公益沒話回答。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補運動諸生高會　應考試舊學商量

却說黃公益徐保義。聽了白楚公的話。公益不則聲。保義道。我們也知道走急了。要出毛病。只是到得走時。都有箇爭勝的心。不由自主的過了度。楚公道。競爭的念頭。是人人有的。但須隨時抑制。不要太甚了。公益道。後天禮拜六。我們學堂和强華學堂。富國學堂。三處學生。開特別運動會。借强華學堂做運動場。你們願意到會時。我這裏有入場劵。說罷。身邊掏出十張入場劵來。交給楚公。楚公分給各人。便問道。我

聽說強華的房子。已經賣給外國人了。怎樣借來的。公益道。原來你還沒知道。強華因商家折本。預備停辦。一位德國人。很願意買這所房子。差不多議定了。就要起草約。忽然出來一位大實業家華托辣斯。上前阻擋。衆人聽到這裏。齊都拍手道。好一箇華托辣斯。他是商界裏的巨擘。替國民爭回利權不少。這椿公益事。又讓他做去了。華托辣斯眞好。究竟怎樣阻擋的呢。公益道。幸虧草約還沒起稿。華托辣斯邀齊了商家會議。照賣給外國人的價值。打了箇八扣。隨時定議。立了契約。獨力買回。聽說仍舊要開學堂。不久便須招考。現正在那裏商議辦法。大約要仿東洋規則改良的了。楚公道。似此還好。我說這般一所學堂房子。賣給人家。我國還有體面麽。再者。文明國的學堂。是有增沒減的。現在我們中國學堂。本屬寥寥。其故都緣經費支絀。我聽說內地有好些民立學堂。都因開支不夠。有的減少學生。有的甚至於停辦。有家私的紳商。不肯出頭扶助。倒是一班寒畯。還有興辦小學。竭力支撑的。強華卻是箇中學堂。停辦了。甚覺可惜。華托辣斯又能熱心學界。我們大家感激的。只是這時

盛暑。開運動會不甚相宜。公益道。可不是。只因春季運動會沒開得成。這時補開的。好在這兩天還覺涼爽。我們又是七時到九時。不至於感了暑氣。楚公點頭看看日光漸不見了。兩下各散。到得禮拜六。楚公一早起身。胡亂喫些早點。約齊了高王佚駱諸幾位同學。走到虹口强華學堂。只見龍旗飄颺。不下百來箇學生站在場上。楚公走進會場。有人招待。這時天氣清涼。浮雲蔽日。只見兩位高大的學生在那裏比力。臂膊對臂膊。想翻轉來。卻翻不轉。相持有十分鐘光景。方纔放手。又見兩雙四位學生站齊。有人發出號令。便都拔腳跑出去。繞着會場儘跑。兜了百十箇圈子。發令的叫他們止。便都站齊。兩箇高的反在後。兩箇矮的轉居前。一會兒是跳高。一人特地把擋子移上了兩尺。離地足有七尺。撑着篙子。居然跳過去了。大家拍手慶賀。盤槓子倒是幾箇年紀小的利害些。那身體就如一條長蟲。盤旋曲折。無不如志。戲臺上的鼓上蚤時遷。料也不過如此。楚公朗山嘖嘖稱羨。王佚二人持癢難熬。恨不能插進去顯他的本領。散會後。公益保義同了强華學堂裏的學生潘仲華王起卿畢

志曾來大家會面談了一會。正待分散。仲華忽對楚公道。我聽說你們設了一箇圖書館。我久已想來找你談談。楚公道。好極了。既如此。大家同到舍下去會話。就在舍間便飯罷。仲華大喜。卻謙道。打攪不當。朗山道。難得楚公家老伯分外開通。不厭惡我們。我們就去罷。言下各人到了白家花園。仲華四處遊覽一回。又看看他們辦的圖書。雖沒齊備。却也眼前的都有了。當下楚公便問仲華强華的事。仲華道。華托辣斯情願捐入一千頃沙田給我們辦這學堂。現在請了一位經理人。正在清理這事。聽說要電催沈先生回來。駐堂監督哩。楚公道。我也聽說沈先生好。到底怎樣。仲華道。也沒別的好處。就只各事內行。他出的號令。自然叫人信服。楚公道。這就難得的了。仲華見諸駱諸人都很正氣的。陪着白高談論。倒覺詫異。故意挑逗一句道。伯言兄。這樣涼爽的天氣。爲何不到熱鬧地方逛去。陪着我們。是最沒味兒的。伯言臉上漲得通紅。楚公正色道。伯言這時改良了。不但不去閒逛。還分外留心學問。這幾天工夫。已經讀完了一本植物學教科書。倒背都背得出。仲華十分欽敬道。古人說染

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伯言染於楚公登時便有進步所以學堂裏不但須教員好第一須同學好教員只能面子上施教育同學倒在骨子裏施教育面子上的事除非長我們些智識骨子裏的事連道德性都漸摩好了只可歎我們强華考取學生進來從不問他品行只知西文强華文下得去就取進來了以致具着劣根性的學生混跡其間釀成一種腐敗的現象沈先生回堂時我第一箇須進堂楚公道學生進得來言麼起卿接口道沈先生在學堂雖屢次叫我們守規則不許多管閒事然而他卻具一種共和國民的性質絕不肯師心自用的仲華道別的倒不怕就怕沈先生偏重西洋方法有些不合宜之處起卿志魯也都說是可慮大家談論一回開飯出來喫過了都到池邊柳陰樹下釣魚去只見園丁領着一箇人進來衆人認得是柏毓生都拍手道好極好極毓生也來了毓生脫下草邊帽子掛在樹枝上蹲着雙腿在草地裏坐了下來道有我們一位同學鬧得不像樣差不多要尋短見了我想救他一救又沒這箇力量今午我請他在飯館裏喫了飯打算領他來見楚公他

覺得慚愧。不肯同來。我只得獨自來走一蹚。楚公。我們大家湊幾箇錢。送他回去罷。省得壞了我們學界裏的名譽。楚公道。那一位同學呢。仲華道。我猜着定是儲伯如、毓生道。一些不錯。楚公道。你且說他怎樣腐敗的歷史。毓生道。伯如的愛嫖。是我們大家知道的。十天倒有九天不到學堂。告假的條子。要算他多。這也不消再說。這時暑假期內。他便暢所欲嫖。東移西借。弄得水窮山盡。堂子裏還欠了八九十塊錢。他家裏更是一錢都不肯寄來。他還把他老子寄他買參的錢五十塊。齊都用完。所以不敢回去。如今堂子裏是走不進了。住在一箇小客寓裏。別的債都不要說起。只買參的五十塊錢有了。就好回去。川費是有限的。我預備借給他廿塊錢。其餘三十塊錢。楚公也湊上廿塊。各同學再一塊半塊的助上些。救他一命罷。楚公道。這也算義舉麼。中國人把性命看得太值錢了。這人如此荒唐。不死他死誰。不比那沒知識的人。逢場作戲。花幾文倒還說得去。沒見伯如這人。當做學生時代。就在花叢中過日子的。眞正腐敗到極點了。隨他去。我卻不捐助。死一百箇伯如也不見得可憐。這是

天演淘汰。應該死的。毓生呆了臉不則聲。仲華道。楚公的話。雖是正理。但伯如正在青年。西文科學也還有點兒進步。或者一時迷惑。聰明人改悔是極易的。我們看同學分上。搭救他一次。以後再有出岔。決計不管便了。楚公只不應允。朗山道。楚公的脾氣。是畫一不二的。他既說出這話。亮來不肯更改。我們卻看同學交情分上。大家湊些錢送他回去便了。毓生道。好極。倒底還是你們二位義氣些。楚公怒道。這麼說來。顯見得我沒義氣。毓生道。可不是。凡事總有一箇理。我們深恨伯如。從此與他絕交。或是責罵他一頓。這是我們執法。原該如此。如今他已弄到這箇地位。深愧我們不能早些勸誡他。況且他自知改悔的了。只要我們扶助他這遭。便可生全。論起情分來。似乎不當漠視的。楚公轉過臉道。毓生。你莫怪我。我最恨的同學裏有這般腐敗的人。不覺說得過分。細想起來。我從前雖然勸過他。卻沒苦口相勸。事已如此。我倒底不忍坐視。准依你的分付辦理罷了。衆人拍手稱好。楚公立刻回到屋裏。取二十塊錢。交給毓生。於是一塊兩塊。大家拿出來。湊足三十之數。還多五塊錢。毓生大

喜道。倒底楚公是箇俠客。能急人之急。楚公謝稱不敢。毓生道。我回去總須合伯知說知。叫他以後警戒。不可再萌故態的了。楚公道。這倒無須。你只把我不肯出錢的這番話告他知道便了。毓生辭別自去。這日大家聚會了一天。踢球拉繩作樂。原來這時雖是暑假。上海住家的學生自然各歸家裏。外府縣或外省的學生多半回去。那不回去的。不是有心補習功課。便是譯書賣錢。聚攏來人還不少。恰好有人開了一所學界寄宿舍。房金分外從廉。這時仲華起卿志魯因文明旅館實在嘈雜不堪。近時又來了一班東洋留學界中的人。宗旨不對。一天志魯起得甚早。想到外面去吸些新鮮空氣。擦過臉。徐步下樓。可巧樓底下住了一班東洋留學生。足有一二十人。也沒牀帳的。大家都是席地而臥。那股臭氣直衝腦門。志魯掩鼻走出。只因走得急些。皮鞋尖兒碰着了一箇學生的頭。那學生夢中驚醒。罵道。那箇亡八羔子。大清早起來。碰老爺的頭。志魯道。對不起。自我要出門去。誤碰了老兄的尊頭。老兄嘴裏放文明些。這些話不是我們學界裏人罵的。誰知那學生是箇北方人。生性粗鹵。嘴

裏本是粗言俗語鬧慣的。聽得志曾說話來得俏皮。更加發怒道。你們這般奴才知道什麼。我們是東京弘文學院卒業的。難道不文明。倒是你文明麼。志曾最恨的是中國奴才太多了。今聽得人家罵自己奴才。不覺無明火發。道。你纔是箇奴才。不知走了那處官場的路子。送到東洋去。學了點兒不完全的普通學。回來就敢夜郎自大。逞你的兇鋒麼。志曾是無心抵制他的話。誰知這人却係走了路子。官費送出洋的。雖說在弘文學院半年。沒學到一點兒本領。要算是最劣等不及格的學生。偏被志曾說中了他的心病。不覺挺起身軀。就對準志曾一巴掌打去。被志曾一手接住。只一扭。那學生直叫起來。大衆驚醒。見他二人打架。便齊來幫助志曾。灑開腳步一直出了店門。到白楚卿家裏去了。那班留學生穿好衣服。滿店裏找。找不着也就罷了。仲華起卿睡醒時起來。不見了志曾。聽得這樁故事。料想是志曾幹的。當天就去找楚公商議箇善後之策。可巧遇見志曾在金魚缸邊觀玩金魚。仲華道。你幹的好事。留學生告到新衙門要派巡捕來捉你。志曾冷笑道。我怕他呢。那箇是曲。那箇是

直。自然有箇公理。仲華道。倒底你們爲着甚事啟釁。志魯說其原故。仲華道。這樣的留學生。也太腐敗了。正在說這事時。楚公合朗山走來。問明原故。楚公道。我正詫異。家人來說畢少爺來了。我還當是隨意來閒逛的。有伯言住在圖書館裏。儘可相陪。我合朗山在那裏試驗一種砒毒。試驗完了。來到圖書館。却不見了伯言。誰知你們倒在這裏。留學界的氣燄。不消說了。我們那裏敵得過。還是遠避他爲是。仲華道。正是我聽說有人開了一箇學界寄宿舍。房子不知究竟怎樣。我想搬去住下再說。強華的開館還早哩。我們又不好回家。恐怕他們重復招考。我們也須應考去。省得往返了。楚公道。甚好。我勸你們見直住寄宿舍罷。我聽說那房子極乾淨。對着前面一片草地。空氣也好。房價也還便宜些。仲華聽說大喜。當下便去看了房子。只見五幢房子。門戶開得極其曲折。走到這一間。看不見那一間。其實是毗連的。仲華起卿志魯。都很合意。當下議定。仲華起卿回去搬取行李。志魯在寄宿舍等候。幸虧一班留學生。都出門去了。潘王二人算結了房飯錢。把行李運到寄宿舍來。妙在這寄宿舍

合白家花園相近。天天聚在一起。研究圖書。或是運動作樂。打聽得强華沙田業經調查清楚。每年收入租銀。除了各項開銷。約有七萬多銀子。只等沈子聖到家。便議開學。看看暑假期滿。仲華起卿志魯盼望開學。幾乎眼都望穿了。一天正想出門打聽消息。忽見柏毓生走來道。沈先生回來了。仲華大喜道。我們同去找他。毓生道。且慢。沈先生前天回來。我聽得人說。華托辣斯合他商議辦法。沈先生道。這學堂年代久了。積成一種腐敗的習慣。必須淘汰一番。仲華喫驚道。這麼說來。我們都在淘汰之列了。毓生道。也不見得。沈先生的意思。打算另行招考華文科學道德西文四項並重。嚴定去取。認眞考試。不容情面。取中的。纔能入學讀書。不論新舊學生。都許應考。仲華道。這和我的意見相同。他果然想得周到。既如此。沈先生與我們最有感情的。須去會他一面。毓生道。他因避却請託。所有堂中舊學生。一概不見。這是同學傳來的話。料想不假。仲華沒法。道。爲何沈先生也拘這些俗見。只得靜候招考的了。毓生忽忽自去。仲華次日見報。果然强華招考。潘王畢柏都去報名。注明是堂中第幾

班的學生。塡了願書。回寓靜候。說不得各自打開書籍。抱佛脚的溫理。到得應考那天。各人起早趕到强華學堂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經驗已深改良規則　教授無法未了風潮

却說潘仲華等四人。走到强華學堂。只見兩面龍旗飄颭。不覺心目爲之一爽。那些應考的學生。也有馬車來的。也有東洋車來的。絡繹不絕。都跕在廊下等候。一會兒人到齊了。有學監領他們到一間最大的房子裏坐下。華文先生原來是夏仰西。出題考試。交卷後。有五分鐘的歇息。就是科學考試。沈子槧到堂。題目到不很難。潘王諸人。對答得一毫不錯。西文也是子聖監考。程度也還淺近。三項考畢後。四人躊躇暗道。這道德怎樣考法呢。誰知又是夏仰西到堂。他的考法極妙。出了幾道問題。都是憑空設想。關緊道德的事。遇着疑難情節。應該如何辦法。潘王畢三人。倒都有主意。一一對答。合了宗旨。毓生實沒主意。對答不來。急得滿頭是汗。敷衍完卷。整整的考了一天。方纔散塲。隔了兩日。報上登出來。潘王畢三人。取得極前。柏毓生殿尾。開

學那天拜了孔子。子聖仰西華托辣斯到場演說。只子聖說得最爲懇切。他道我自從到得西洋。那一天不記罣着這學堂。想出許多該整頓的事。屢次寫信回來。無奈辦事人都置之不理。果然弄到破壞。現在華先生一片熱誠。捐助這些經費。華先生的意思。并不是借這辦學堂。採取名譽的實。因我們中國辦學堂的人。殊覺寥寥。一是苦於沒經費。一是安心不做公益的事。華先生知道學界合商界。大有影響。同是國民。應該彼此扶助。方能共保安甯。不然。一盤散沙。歐風美潮。都能捲刮了去。我們既受了華先生的賜。就該努力前進。不負他的期望。纔是。我們這學堂是私立中學堂。但是學業沒止境的。擴充起來。還要開私立大學堂。我聽說美國的蟹罷特創設蟹罷特大學。愛而創設愛而大學。我們華先生如今創設這學堂。就叫做華托辣斯中學堂。將來創設大學堂。就叫做華托辣斯大學堂。不好麼。說罷。大家拍手。子聖又道。將來大學堂開辦了。自然要求政府。優與出身。合官立學堂。享一般的權利。學界中有一班自命爲高尙的。都不在乎出身。其實也是一偏之見。要曉得國民既然愛

國就須看得國家的事合自己的事一般將來果然改了立憲政體下面有議院有公民主持上面政府裏難道不容我們學生參預這纔上下一氣辦起事來反對少些較爲容易所以興學的宗旨固然須普及教育養成無數公民還當用精神教育養成若干豪傑現在政界中就苦於沒有豪傑任事要任事的都不媿爲豪傑那立憲竟實行了有何不可爲什麼呢豪傑之士居心光明磊落不顧箇人的私利也不顧得罪同寅總之開誠心布公道事事替國家謀畫實益政府裏要有這般人主持決沒有鬧壞了國事的這時你們求學的時代也說不到這些話只爲要破除你們的成見所以這般說至如學堂規則自當共守不但學生須守規則教員辦事人都當守定規則不但教員辦事人須守規則連監督也須守定規則要知規則是公共的雖說如今學堂規則不像國家法律那般細密但是既做了學生自然人格比尋常人高了一級不須形式上拘拘繩尺要在精神上摩勵道德的進步即如各科學業固然全在教師然而我國的師範成材有幾聘來各位教師未見得教授法都能

純熟圓全。但我已配準程度。大約教師的程度。總比學生高兩倍。外國的教員却比學生高兩倍還不止哩。善學的於記憶力外。須有感悟的本領。一隅三反。是在善學諸生了。大凡小學教授。就如領瞎子走路一般。東灣西拐。全在領導的人扶持。中學教授。却有點兒不同。譬如這人已會走路了。只消指點迷津。不專靠着領導的人扶持。諸生須要自勉。說完後大衆拍手散會。子聖就約仰西合幾位教員。商議課程。華托蕻斯辭別回去。課程議定。合規則一并宣布。學生看罷。早聚了若干人竊竊私議。有的極贊成這規則。有的却反對這規則。內中有三箇學生。一是柏毓生。一是侯大忻。一是孫叔雨。最主張反對。毓生道。沈先生從前在學堂。倒很文明的。爲何出洋回來。反倒變了宗旨。拿出他那專制手段來。規則裏別的都不用說。只扣分這事太利害了。常假不算外。遇着告假每月過三次的。就要扣分。叫我們不得自由。這是第一不妥。大忻道。可不是。除了禮拜各假。准我們出門外。尋常不得過雷池一步。門禁也太嚴了。這一椿又侵人的自由權。叔雨道。最利害的。是禁止我們買食物。你想學堂

裏的早點。不夠喫飽的。全虧半中間喫些食物充飢。難道外間買來東西。都是有礙衛生麼。一般也有乾淨的。被他這一禁。只得天天挨餓了。這規則我們不能遵守。須合他理論去。原來柏毓生侯大忻孫叔雨是這學堂裏的老學生。自由慣的。忽然拘束起來。那裏能服從呢。當下約齊了一班舊學生。約有一二十人。走到監督室。要求權利。合子聖辨論起來。子聖道。學堂裏的規則。那裏能破壞呢。大忻道。功課比較優劣。自分用不着扣分數。如今因告假的細故。扣起分來。太不公道。子聖道。你說怎樣不公道呢。大忻道。用功的人。難免沒疾病或有事故。告假出堂。雖誤了功課。也是沒法的事。他得閒補足。並不至於荒功。然而執法的人。倒因他告假過三次扣分。荒廢的人。他雖天天在學堂。并不用功。他倒被扣分的襯托出來。忝居前列。豈不是不公道麼。子聖道。你誤會了。沒看清規則上的西文小注。這條原說除了疾病合有事故外。那告假出堂遊玩的學生。應該扣分的。大忻沒話回答。這問題已通過去了。毓生道。我們散課時。就在學堂左近閒行。也是運動一方面的事。沒甚不合。何爲禁止我

們。不准出門一步。這條却妨礙我們自由。失却自由。毋甯不學。這學堂太野蠻了。我們同學都不願服從。子聖笑道。既立了願書。來到堂裏。就不能不服從規則。學堂四圍都是店鋪合住家戶口。空氣極不清潔。你們既在學堂。我們管理的人。都擔了責任。你們儘管出去閒逛。染了疾病。不是又怪到我們麽。推諉固是不可。但我却防備得早。不叫你們喫虧。原爲你們衞生上立下這條。怎好反對呢。再者學堂裏一片空地。儘管運動。爲何要到外面去。況且隔了一兩天。體操教員。領着你們。須走兩英里的路。那時自然在校外走的了。衆人聽了。也沒得駁回。這問題又解決過去。叔雨道。第十八條。學生不得私買食物。我們學堂裏早起的點心。每人兩箇包子。或是一箇雞蛋。喫粥喫不飽。課堂四點鐘的功課。飢腸萬轉。那裏耐得過呢。全靠喫些私買的食物充飢。先生這條規則定得太利害了。我們實難從命。子聖道。我國處於列強逼近的時代。國民該臥薪嘗膽。耐苦力學。纔是。沒見日本學生。喫的是幾根醃菜兩盂飯。不能果腹。他們的身體。倒反強健。現在我們學堂裏的素的粥飯。儘量喫。只愁太

飽了。有礙衛生。那裏還好私買食物。要知外面買來的食物。總有點兒不潔。蠅鑽蛹噉齷齪異常。一人喫了。致生疾疫。傳染開來。同堂遭殃。那規則不是爲知識完全人定的。原是爲知識沒完全的人定下。知識完全。尤該兢兢守定。做知識不完全人的表率。這纔團體堅牢。不出意外的事。你們諸位。都是受過教育的人。知識高明。不該反對規則。還當勸導同學共守規則。纔是哩。衆人聽了。面面相覷。沒得話說。第三箇問題又解決過去了。毓生大忻。叔雨只得合一班同學退出去。子聖正待招呼舍監。叫他仔細查察宿舍。恰好仰西走來。子聖把學生的問答合他說。知道人說强華難辦。果然不錯。學生的要求。這麼利害。仰西道。你答得眞好。要不然。今天就起風潮。子聖道。起風潮的機會很多。我們只能盡心辦事。但求自己無媿。他們也就原諒我們的苦心。假如有點兒破綻。被他們指摘出來。休想安甯。仰西道。可不是。不善管理學堂的。並非才能不足。立法不好。只爲立身行己。道德欠缺。以致被學生指摘。那能不起衝突呢。子聖稱是。恰好兩位舍監走來。子聖道。學堂裏的宿舍。最關緊要。務請二

位小心照料。第一地板要時常拖洗。痰盂要常滌。牀帳被鋪要監督學生勤濯。帳門要常開牀上不准學生亂堆書籍玩具。學生的衣服叫他們七天一換。天熱時三天一換。晚間十下鐘一律息燈。如有抗違。定當記過。學生書箱蓋籃須得不時查察。不許他們私藏無益的書玩各具。這重任通都付與二位。千萬愼重。二人唯唯答應。退下去。私相商議道。監督出了這箇難題。我們怎樣能照辦呢。一位道。我們從前不是敷衍慣的麼。平安沒事。何等快活。今監督雖說加了我們薪水。要我們做這做不到的事。我們只好辭職而去。一位道。辭職也不必。中國人的事。總是來勢凶。頭陣過了。以後。仍是稀鬆的。我有兩箇辦法。監督逼得緊。我們就認眞查察。鬧起風潮。只不過大家同走。監督放得鬆。我們面子上做出些勤謹的樣子。骨子裏還他一箇各事不管。你看如何。那人大喜。二人議定同心欺瞞。說不得時常到學生宿舍裏去巡邏。學生見這兩位舍監來。本就玩視的。却因他是執法的人。不好得罪他。隨他巡邏去。倒也相安沒事。只晚上的熄燈。是一律遵照的。其餘有的服從規則。有的儘管胡爲。可

巧子聖這兩天爲着添聘教員。四處找人訪問。除了督察功課外。沒工夫管到宿舍。只以爲兩位舍監是靠得住的。後來教員請着了。堂中各事都有了就緒。便專心致志督察一切。一天走到學生宿舍。只見滿地的字紙痰盂裏穢氣觸鼻。牀上的帳子都歪着。揭開看時。原來西文書也有。中文書也有。鉛筆日記簿也都橫七豎八藏在枕邊。看此情形。不覺大怒。忙叫人請了舍監來道。二位請看這是誰之咎。舍監相視而笑道。這班學生。實在不聽話。我們也是沒法。記過簿子都有名姓。請監督看罷。言下。袖子裏取出一本簿子來。給子聖看。子聖沒得話說。又同到一處。只見地板上擦得非常潔淨。痰盂裏一汪清水。帳子被褥雪白。牀上十分整齊。書箱衣箱。齊都關鎖着。衣服尤其整理得淸楚。子聖大喜說也奇怪。那間宿舍不潔的。便一齊不潔。這間宿舍裏偏箇箇人潔淨。子聖道。人的性質。爲何這樣懸殊。可見得學校管理不能不認眞辦。聽其自然。好的顯不出。沒規矩的永不肯改變。言下。便把這間宿舍裏學生的姓名。齊都記下。這天走徧了各處。是好的都記下。是不潔的也都記下。到晚便會

同舍監傳齊好的學生。着實獎譽了一番。又傳不潔的學生。着實開導。說以後再不改過。便當開除。內中有幾箇學生。却是中西學業都好的。在各班裏要算年紀最大。衆人去後。子聖特留他們細談。子聖道。舍監是司法的人。宿舍裏的事。應該遵他的教。並不是服從舍監。是服從法律的。人都要有服從法律的思想。纔能做立憲國民。文明國的百姓。都是如此。破壞法律。算不得高尚。適形其野蠻罷了。東西各國學校中的規則甚嚴。並非單講自由。我們中國農工商各界。偏都不懂得自由。放棄權利。自由兩字。單單印入學生的腦筋。在那不當自由的時代。偏要不顧一切的自由起來。却有點兒不對。你們幾位都是程度高的。不要把自己懂得的新理。當做口頭禪。務須實行。還須勸導同學。規諫同學。纔是。現在你們臥處這般狽籍。連一身的自治都做不到。殊出我意料之外。我如今提醒了你們。只看後效罷了。那幾箇學生嘿嘿無言的自去。這時潘仲華柏毓生等一班人。見子聖這般認眞辦理。倒也佩服。私下議道。沈先生的話。句句是正當的。我們何嘗不知。只因自來辦事人沒有肯赤心的。

我們樂得欺他箇外行。沈先生在這裏。我們總不可犯他的規則。於是大學生約束小學生處處守了規則。學監等都覺詫異。都道人說中國人不能自治。其實不然。只因沒人提倡誘導的原故。這班學生原是聰明不過的。一說便改。何等爽快。我們不怕再起衝突的了。可媿我們。學問不足。勸誘不動。他們不說學監等私相欣幸。再說夏仰西被沈子聖拉來中學校內做了教員。天天上課。遠不如在小學堂的自由。而且自已教授的程度。到底差些。費盡腦力。編纂了兩種教科書。宗旨、失於太舊。文法、失於太奧。篇幅、失於太長。字句、失於太繁。子聖於此道却不甚明白。隨他教授去。幾箇華文好的學生。却是內行的。見他殷殷教授。不便明駁。後來請教他。分明指摘錯處。仰西還算虛心。敬謝不敏。那學生道。現在編華文。須揀我們肚子裏沒有的教授。纔好。仰西氣得失色。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一時現象都入夢中來　千古偉人總待洪鈞鑄

却說夏仰西聽了學生的話。不覺變色。正待出言抵制。那班學生。更加作惡。不等他

開口。早已一鬨而散。仰西一肚子的悶氣。沒處發洩。只得去找子聖。想要辭職。偏值子聖有事出門。不曾會見。仰西回到自已公館裏。躺在牀上。一言不發。他妻子只道他有病。問湯問水。仰西分付道。你快走開。讓我歇息一會兒便好了。忽聽得外面打門聲急。有客來找仰西。仰西問知是藍兆保。向來替報館裏訪事的。仰西不願見他。託言有病。兆保道。有緊要新聞。必須面談。仰西只得出外會面。坐定後。仰西問有甚麼新聞。兆保道。原來你還沒知道。現在朝廷停辦學堂。復開科舉了。快整理學業。我們同去應試。要知兆保本係落第秀才。寫得一筆好字。向就村館餬口。實因停了科舉。沒處設帳。這纔流寓上海。借着報館訪事混日子的。他既在報館。信息靈通。所以知道這開科舉的消息。又合仰西至好相關。特來招呼他的。仰西聽他所言。不覺心中一動。連忙收束住了。凝一凝神。答道。這話不確。我國停了科舉。興辦學堂。這許多年。外國人都知道。這是一樁大事。那能說辦就辦。說停就停。當着兒戲似的鬧去麼。兆保道。這事千眞萬眞。是我們報館裏接着北京訪事的電報。那有假的。明兒就見

報章。你不信。等着看罷。仰西道。即便是眞。這要算得朝廷的秕政。我們當了這許多年的國民。那還好去應試。出爾反爾。做這種腐敗的事兒。我是決計不去的。兆保聽他話不投機。拱手而別。仰西送客出去。回到屋中。仍復躺下。忖道。我一生與科舉的戲。幾乎送了性命。學堂卻沒辜負我。只是目前起了衝突。恐怕學堂裏站不住了。倒不如依了兆保的話。仍理舊業。縱然不得科名。但是科舉既開。一班下場子弟。總要請教我的。怕什麼呢。橫豎有飯喫就算了。轉念又道。慢這般拿穩。此番是復科舉。不是復時文。策論上的工夫。我卻有限。再加之以科學。我敢告不敏。只好讓他們後輩得意。我是無望的了。也沒這老臉重整旗鼓。抗顏爲師。想罷。長歎一聲。昏沉睡去。妻子走來替他蓋上一條被窩。只聽得仰西大聲叫道。還說甚麼立憲。連學堂都要停辦了。原來這時仰西又入夢鄉。見得一箇甚麼會裏邀他去議事。不覺大喜。便忙上車到會。只見子聖也在那裏。許多人不認得。一人發言道。箇人的意見。趁這復科舉的上諭還未宣布。我們會裏上書政府。力爭。這是正辦。一人道。我的意見卻不如此。

我想復科舉停學堂的摺子。雖說交學部議奏。究竟是照例的辦法。料想學部裏一班文明堂官。斷然不准他的。況且以時勢而論。外國人眈眈虎視。那容你再復科舉。一人道。所說學部不准。這話倒有道理。說外國人不容中國復科舉。這話正未必然。外國人何愛於中國。必要叫中國人學好了。本事合他競爭去。你沒見法國人統屬了安南。仍聽安南國行他的科舉政策。何嘗改革他的舊制。我堂堂中國。到底不比高麗安南。早已把科舉廢了。開辦學堂。外國人到底有點兒敬重中國。爲是見機得早。這回復科舉的謠言。只不過因學堂有幾樁背逆的案子。被揣摩時尚的官兒乘機進言罷了。我知道這科舉是復不來的。不關外國人的干涉不干涉。仰西夢中氣憤憤的嚷道。我不信。我不信。明明報章上說的復科舉停學堂。你們還在這裏做夢。還道上書與政府力爭。只怕你們的書沒上去。上諭早就下來了。只見子聖微微的笑。不則一聲。仰西夢中仗着一股熱血。不覺又對子聖道。這樣關繫重大的事。老表弟怎麼一言不發。子聖笑道。這事用不着我們擔憂。他停他的學堂。我辦我的義務

仰西夢中冷笑道這話欠通政府既然叫停學堂那容你盡義務呢子聖道你這話又迂了難道義務必須鑿定了在學堂裏盡的麼眞正有教育的熱心遇着子弟都可施教育見着人都可演說宗旨的況且政府要停學堂只不過停那有形式的學堂罷了那能禁止人家不讀書不學西文不習科學麼以此說來停學堂就如不停且比沒停時的教育好些還未可知甚麼原故呢現在所開的學堂大半壞在只重形式求學的人懷着兩箇念頭一箇是出洋的念頭一箇是出身的念頭有了這出字的念頭那入字的念頭就分去不少學問入得淺道德入得更淺其實出洋的念頭就是出身的念頭出洋回來出身更易出身既易升官愈快發財愈多明明是新開闢的一箇西法科舉世界我倒願意他停辦停辦了學堂索性把那班迷信科舉的人讓他們去趕科舉人心不至死盡自然有些志士不爲利祿所動的人出來加意提倡有願誠心就學的受了這種文明教育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這纔叫做普及並不在乎束縛着百十箇學生在學堂裏苦苦壓制的仰西夢中忖道我這表弟

要算第一名滑頭人家鬧得認眞他却說來冰冷正在無言回答的時節。忽見曾子輸走來入會坐定後。浩然長歎道。我們杭州的學務。要算得難辦好容易把紳學兩界調和平服了。又出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醜穢難言的歷史。幸虧一椿椿的過去了。這時學界裏漸漸來了些正派的人。學務頗有起色。誰知朝廷有停辦學堂的意思。弄得監督躊躇教員徬徨學生鶻突看這光景不論停學的話是眞是假只怕我們學界先受了影響風潮衝突在所不免我早想跳出這箇學界圈子諸君公斷道是好不好衆人都沒則聲仰西夢中艇起身軀答道這卻使不得這却使不得話未說完忽又見一箇和尚慌慌張張的闖了進來嚷道好好的我釋界裏千年不拔的基業都是被你們學界裏的人鬧壞了我們辛辛苦苦餐風宿露東家太太長西家奶奶短好容易募化了幾箇錢買地基構寺院不是爲自己爲的是我佛如來誰料你們學界裏的人乘風縱火今天要我們的房子明天要我們的產業我們氣不憤的樂得自己開辦學堂堵住你們的嘴如今好了大家停辦你們還能借着這箇名

目經官動府的來奪我們權利麼。我寺裏開的那箇瘟學堂教員被我們驅逐了。學生被我們全堂斥革了。你們為什麼不動公憤。進稟單登報紙合我們為難呢。哈哈哈哈。仰西夢中聽得他言。不覺大怒。正待辯論。那和尚倏忽不見。却見一位先生穿着川綢袍子。一臉的道學氣。手裏拿着一本書兒似的。卻又不是書。面子是竹紙做的。上面還寫着兩箇字兒。仰西髣髴記得這人是汪中幹。只見他從從容容的說道。列位不要動氣。兄弟有一句不中聽的話。辦學堂到底要講究國粹的。兄弟辦這箇復古學堂。被學界裏笑破了嘴。如今既然得了這停辦學堂消息。我們稟到提學使那裏。蒙他批得十分體面。說別的學堂或許停辦。我們這復古學堂。本是舊學。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正賴這種學堂。萬古不磨的。列位請看我們學堂裏這本窗課。那有半句犯忌諱的話頭。真是經經緯史。有目共賞的。說罷。把那本書在桌上一攤。仰西真箇取來過目。只見簿面上寫着窗課二字。正待披閱。只見一位面熟的朋友尹子奇走來道。再休提起。到底是優塲中人不講道理。好好的一箇棫樸學堂無端閉

歇了。仰西夢中對他道。這事並不爲奇。現在政府裏差不多要停辦學堂。難怪他們收歇。子奇道說也可笑。他們大家會議。有人說開學堂本是爲着社會上歡迎起見。即使政府要停。我們犯不着首先停歇。有人道我是爲着上憲看重學堂。這纔舉辦的。如今政府既要停辦。難道督撫還來多事。不成管他呢。早些兒停了。倒也爽快。省得許多經費。就只這人一句話。大家拍手贊成。各自把他們的子弟叫回去。學戲了。卻有一位名優不服氣。說了許多冠冕話頭。其實孤掌難鳴。只得相因作罷的了。仰西夢中聽他所言。付之一笑。尤其詫異的是來了一班學堂裏的學生。都因着停學的事。前來會議。有的道我們遞公呈請都察院代奏。有的道不管他停學不停學。我們學了這許多年。出身是要給我們的。有的道我們也不指望出身。此時卒業。只須送我們到西洋去留學。紛紛擾擾。鬧得頭昏。忽聽門外馬蹄聲響。一部馬車停下。一箇紅纓帽子的家人。打開車門。車中下來兩位官員。都是一色的開氣袍子方馬褂。頭上頂着水晶頂子。踱進門來。宣言道。諸位在這裏會議甚事。主席把幾箇問題告

知了他兩位官員不覺哈哈大笑道我說你們到底是草茅之士不知道政體煌煌上諭開辦了學堂這許多年那有停止的道理主席道莫說沒這事摺子是有人上的麼交學部議奏是有這道上諭的麼官員道摺子是不能禁人家不上的你們都說言論自由難道做了言官就不許他言論自由麼他說要停辦學堂也只得由他說去交學部議奏這是照例的一樁事更不足奇政府裏的舉動雖說有一層面子一層骨子但是行出來的事不離大體也就罷了必要一件件的研究他的用意這就上下相疑融和不到一處必至激成事變大家不得安甯了再者朝廷現在正要調和滿漢試辦立憲這是你們國民極願贊成的事好好的安分守己等那立憲實行之後各人有各人的權利通國人民箇箇安享榮華不好麼鬧決裂了於自己也沒好處依我說這些會少開幾箇也好等朝廷頒布下實行立憲的章程那時奉旨開會不遲衆人不覺鬨堂大笑仰西夢中厲聲道還說甚麼立憲連學堂都要停辦了就此一聲不覺徐徐醒來蹶然而起道我這夢做得奇怪妻子道你病好些麼學

堂裏打發人來請你。仰西道。我沒甚麼病。說罷。整頓衣冠。要到學堂。他妻子送上一碗燕窩湯給他喫了。原來仰西自從進了學堂。十分辛苦。只怕身體喫不住。時常買些補物調養。當下喫了燕窩湯。忙披衣走到學堂。原來子聖回堂。請他商議事宜。仰西氣憤憤的把那學生得罪他的話。告知子聖。就便辭退。子聖也怒道。這學生太不虛心。他自以爲中學好。就請表兄明天特別提試。問他幾條中國科學。他要對答不來。卽便除名。仰西聽了。大喜。這箇風聲傳出去。那班學生面面相覷。大家商議。託了旁人說法。請仰西息怒。情願陪禮。仰西也是久慣在學堂的人。那肯爲已甚的事。況且師生的感情要緊。不免答應了。他們這日那班學生。果然到仰西臥室行了鞠躬的禮。這纔沒事。背後卻切切私議。仰西只作不聞不見。一般上課盡心講授。仰西憶及夢中光景。便把這月裏的報紙。張張繙閱。果然停學堂復科舉的話。被學部議駁了。暗道。這更奇怪。我腦筋那裏會印入未來的事。以此看來。大凡未來的事。在精神上。都有可以預知的道理。正在自言自語。不料被子聖走來。竊聽箇明白。子聖道。表

見這句話來得突兀意思却深還請說明這精神上那裏有箇預知的道理仰西道我是偶然說這句話其中的道理並未從學問上研究出來但是我們的腦筋總算靈穎但看如今現象每能觸悟到將來卽如學界情形照這麼混下去可決其不會十分發達上面的人辦學務都有無可如何不得不辦的意思下面的人就學又挾着一種利己的主義供人指摘有了國民知識又都輕身捨命熱血用事枉葬送了身體況且這種人究竟不多十分中還不過一二分其八九分是昏昏沉沉想圖身家安逸財利充盈的以此推看我們這輩子恐怕不及見振興氣象了我夢中所見所聞都是我平時意中欲言沒言預料沒到的事印在腦中幻出這箇夢境來雖有些未來的事簡直像我已經閱歷過來看似奇怪其實平常你道我這話有理沒理子聖拍手贊道怎麼理你說得這道理甚深但是我們不比佛子禪家犯不着把這腦力用在空處去你說學界現象果然不錯只是學生原待教員指點仗你生公說法開通他們知識變化他們氣質造成一羣大國民來不好麼鑛裏的鐵沒經鎔鍊

磋磨那裏來的鋒鋩呢即如英美法德日本難道他們的人民生下地來就具國民知識麼也是慢慢地陶鎔訓練到這般地步的所以學生知識差不要緊教員知識差學界就永無發達的希望了無論大中小各學堂所說精神都在教員身上校長只不過操選擇教員之權監學只不過輔助教員糾督學生一時的迷失罷了二人講完這一篇話。卻被一位筆健的學生記下了。這學生又追記當時學界裏種種情形。積成一大堆的稿子。卻被做書的人看見了。便就他的事實。編成了這一部小說。無奈做書的人也是箇極腐敗的學究。所以叫做學究新談。正是

熱鬧名場難插脚　新奇學界著閒評

胡盧畫出憑君看　休問胡盧怎樣生

科學小說

洪荒鳥獸記

完全華商

商務印書館出版

書言南美腹地。人迹不到處。有靈境。上古生物久絶迹於人世者。咸竄宅其中。更有兩種蠻人。聚族而居。入其中者。爲英國探險遠征隊。計四人。皆博學。取所見飛潛動植。一一討論。其說理之明瞭。引證之贍博。可以益人神智。全書八萬字。而緯以愛情。點染生動。能令讀者百回不厭。譯筆亦雅馴暢達。洵爲情文並茂之作。

李薇香譯

二册 五角

戊申年六月四日印刷

戊申年六月廿二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八月十九日再版發行

（學究新談 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

發行兼著作人 商務印書館

右代表人 印有模 上海棋盤街中市

印刷人 鮑咸昌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龍江 吉林 長春 西安 太原 濟南 開封 成都 重慶 漢口 長沙 安慶 蕪湖 南京 南昌 杭州 蘭谿 福州 潮州 廣州 桂林 雲南 澳門 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最近出版◉

義黑

林紓譯

定價二角

書中主人翁爲一黑奴女也。於英國西方殖民地某島猝遇民變。一家人逃難相失。黑奴挈其主家之一子一女。閒關跋涉而至紐約。仰給於苦工者六年。流離顛沛。極人世所難堪。卒能堅持到底。厥後無意中其主人忽與相值。竟得骨肉團聚。而黑奴以勞瘁已甚。負擔纔弛。竟長眠矣。以一不識不知之黑種婦人。而任重致遠如此。視程嬰存趙尤奇。諡之曰義。疇曰不宜譯者以淵雅之筆。狀沈痛之情。其事其文。都成神品。尤爲得未曾有。

羅剎雌風

林紓譯

定價三角半

書中言俄皇遊歷歐洲。虛無黨人。乘時起事。一時風起雲湧。荆軻聶政之徒。無慮數十百輩，而黨中主要多貴族名媛。以金枝玉葉之尊。行燕市狗屠之事。尤爲駭人聽聞。與之對壘者爲皇家偵探。於行在複壁。發見機關。玫瑰花莖。偵知毒[illegible]之[illegible]思。[illegible]

完全華商 商務印書館發行

PL 2699 H73 1915 v.2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151 8160

FOR USE IN
LIBRARY
ONLY

PL
2699
H73
1915
v.2

BRITTLE SHELF